

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

淨土時年九十有四





三十季來尋劍客
幾回落葉又抽枝
自從一見飛拳後
直坐如今更不疑

唐靈雲禪師偈

心果書於妙雲軒



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

淨古時年九十有四



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
爲實當是人於一佛二
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

普字下漏
脫知字
心示

无有
何法
標
羅
三
三
菩
提
无
点
有
定
法
如
来
所
可
說
如
来
所
取
不
可
說
非
法
非
法
非
法

法華經

法華經

前言

黃老於1984年——1991年間，於北京居士林、廣濟寺、北京蓮華精舍，以及美國維州的蓮華精舍，對信眾及身邊學人曾作了一些精闢深入的佛法開示。此書是依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，因這些開示的時間皆在一個半鐘頭之內，故將本書名為《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》。

此書中有幾篇開示，雖於1992年黃老示寂後，已陸續見於網上，流通於世，但今日「一番拾起，一番新」，仍可感受到一代宗說俱通的大德苦口婆心的教化，以及其弘法利生的悲願。書中黃老之教化，應可助當今學人於種種亂象中免疫。

黃老在「洗濯垢污顯明清白」的開示中，舉了一個黑齒梵志的

公案作總結，此公案相當深刻，黃老總結說：這個梵志是利根，他就聽佛這麼一說「放下」，放了一棵；「放下」，再放一棵；「還放下」，放什麼？「你一起放，放到無可放的地方，就是你免生死的地方」，就悟了。所以伶俐人，……這都是禪宗的精神了。事實上各宗最後都是這一條路。今天說的這個對於咱們初機都有用，我們應該怎麼持戒、應該怎麼皈依。到了這兒，我們老修也有用。怎麼放？把它放光，放到無可放捨之處，就是你免生死之處，你也證無生法忍。

此書惜未經黃老親自校閱，特此聲明。恐整理中有所疏漏，望請見諒！同時也特別感謝參與此書校對、排版的高雄淨宗學會及白石文化出版社。

另書中附錄了一篇紀念黃老的文章，此文為黃老外孫華真居士

所著，內容真實、親切、感人，已於今年農曆二月二十四日，黃老示寂二十八年忌日，公佈於世。此文令許多人感動落淚，也讓黃老的教化走進信眾的生活裡，在修行與生活中有了榜樣，著實重要，尤其是在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與壓力下。

在此更祈願黃老能早日乘願再來，入歸娑婆來度含識。

2020 釋迦文佛聖誕

妙圓整理

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 (www.masterhnz.com)



masterhnz.com

【全球通用】



masterhnz.org

【內地用】

「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」網站已正式開通，請大家多多上去閱覽，並請廣傳這個連結給朋友。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目錄

- 一、一切聖教的中心——十念必生願（1984年8月10日）…………… 1
- 二、漫談發心和正信（1987年5月1日）…………… 4
- 三、無量壽經大意（1987年9月5日）…………… 8
- 四、地藏菩薩法會開示（1987年9月22日）…………… 16
- 五、遊美雜感（1987年10月30日）…………… 18
- 六、欲求無上道第一莫疑師（1989年1月8日）…………… 23
- 七、洗濯垢污顯明清白（1990年9月23日）…………… 25
- 八、如實知自心（1991年）…………… 31
- 九、開示龍樹菩薩中觀見（1991年）…………… 33
- 附錄一：我的外公我的恩師我的人生導師（2020年3月17日）…………… 35

持戒念佛有佳論

察過去習毋自欺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

淨古時年九十有四



理明
信深

愿切
行方

功纯
業淨

妄消
真顯

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一、一切聖教的中心——十念必生願

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於北京居士林

所以從前中國的居士中兩位最有名氣、最有修養的大居士，一個梅老居士，一個夏老居士。梅老居士就講了，說：「現在人的淨土宗之衰啊，就是因為大家不念《無量壽經》了。」

那麼《無量壽經》跟咱們念的這個《阿彌陀經》，說它是第一，它第一在什麼地方呢？淨土宗第一部經啊，底下我舉出八個內

容來，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重要，所以說不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咱們這個淨土宗就不大容易深入。

第一個，咱們念說阿彌陀佛成佛已經十劫，是不是？（但）阿彌陀佛怎麼成的佛，經上沒說。那《無量壽經》講得很詳細，遇見世間自在王如來，從世間自在王如來那兒聞法出家，這個成佛的經過。我們這個淨土法門，我們這個教主是阿彌陀佛，有這麼一個法門咱們能橫超三界，人人都可以辦得到，在家出家都可以，都能夠出生死，都能夠到了極樂世界裏，必定證大涅槃，殊勝之法啊，這都由於阿彌陀佛嘛。所以阿彌陀佛成佛的這個緣起，這個因緣和經過很重要，這個《無量壽經》裡頭講得很詳細。

第二個，咱們唱讚子，唱「阿彌陀大願王」，大願之王啊。所以彌陀最殊勝者是願力殊勝，是大願中之王，之中這個「王」字是

形容什麼？形容最高了，因為過去社會中王的地位最高，所以我們用這個「王」字來形容，這個是願之中最高了，地位最崇高了，所以稱為大願之王。這個「阿彌陀大願王」咱們讚子是念了，到底是一些什麼願呢？咱們大家籠統說，知道有個四十八願，這四十八願都是什麼？這個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頭有，《阿彌陀經》裡面沒有，這是第二個，所以說《大經》之重要。

第三個，極樂世界依報正報的種種莊嚴、教主種種不可思議功德、這個世界中種種不可思議功德，《阿彌陀經》很扼要的講了不少，但是《無量壽經》（稱為《大經》），它就更圓備。比方像《阿彌陀經》就沒有講佛的無量光、無邊光、無礙光、常照光、安隱光、解脫光、不思議光、超日月光，十二光的德。無量壽、無量光，一個是壽就代表時間，光就代表空間，都是無量。德是無量、

無邊、無礙、常照、得解脫、讓歡喜、清淨、超日月、不可思議等等，這個《無量壽經》裏正報的莊嚴，這佛的功德的莊嚴是正報的莊嚴，那麼《無量壽經》講得詳細。它的依報中呢，也是《無量壽經》講得詳細。這個《阿彌陀經》只講了蓮花黃色黃光、青色青光；這個蓮花大如車輪。到《無量壽經》，那個蓮花之大，你就是不知大到多少萬里了，無量的蓮花每一個花放三十六百千億光，每一朵花就放三十六百千億種光，每一個光裡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，每一個佛又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，依報莊嚴，這個都比《阿彌陀經》顯得更詳細。所以這第三點就是依正的不可思議。還有菩提樹，只是看見菩提樹的人，聞見它的香，看見樹的影，都可以證無生法忍，所以極樂世界殊勝啊！這都是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頭。這是第三。

第四呢，既然是這麼殊勝，我們就要去啊，十方佛都讚歎我們去啊。剛才我們說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都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去讚歎，他勸我們去啊。那我們就問，怎麼才能去？所以這裡講「三輩往生」，往生有三輩。咱們《阿彌陀經》只講了一個若一日一夜七日七夜念佛，這是其中的一種類型，一種修法，但是還有種種往生的正因，各種不同輩的往生水平不一樣，這個在《無量壽經》裡有講。

第五個，《阿彌陀經》裡講的都是釋迦牟尼佛在說，那麼阿彌陀佛說法呢？說十方的菩薩都到了極樂世界，到了講堂聽阿彌陀佛說法，阿彌陀佛說什麼呢？阿彌陀佛說的法在《無量壽經》裡有，所以說是不可不讀《大經》啊。

第六更重要。《阿彌陀經》只叫你去往生，沒有講我們這個

世界。《無量壽經》講了我們這個世界，我們這個世界是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人人都在造五惡，殺盜淫妄酒，可以這麼說。這五個惡得到現世的報，苦報，就叫五痛，痛苦。誰都是有說不出的痛苦啊，這個世界人哪，沒有一個是真正快樂的，這五痛。五燒呢？指著來世。做了惡今生受的報是痛，以後再受的果報叫做燒，無窮無盡。那個燒還更厲害，要入了地獄，那就不是咱們世界這樣的苦了。那地獄中看咱們這個世界上的人，他就看的跟天堂一樣。這個很重要，有很多念佛的人，覺得我就是念了佛了，我就什麼都夠了，對於這個世間所應當做的，所應該守的戒律，做人處事，應當行善種種，常常有所忽略了。這個在《無量壽經》之中，釋迦牟尼佛再三的告誡我們，這個也很重要。所以你要是做一個佛教徒，先須做好一個人，這個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重要的地方。

再有，講到三輩之外還有「邊地疑城」，還講了將來什麼經都滅了，只有《無量壽經》跟《阿彌陀經》留下來。所以我們現在念《阿彌陀經》大家很歡喜，這是一部特別的經，將來就只有這個經跟《大經》，「獨留此經」說的是《無量壽經》，但是《阿彌陀經》跟這個是一部經，所以也都可以留下來。將來什麼經都滅了，我們自己就說了，這個經是要滅的，第一部滅的，最先滅的是《涅槃》跟《楞嚴》，沒有說永遠都是存在的。咱們這是末法滅劫，是要滅的，但最後是《無量壽經》，所以這麼看起來《無量壽經》就很重要。

所以就是這兩本經，咱們剛才讀的小本是簡要精煉、精深，大本呢，圓融廣備，這兩個是一部經，互為表裡。那麼我這些年在家裡忙的呢，就是註解這部《大經》，所以很少參加道場，埋頭五

年，還是體會得很膚淺，還有犯很多錯誤，現在初步拿出來，請求大家指教。

那麼今天所要談的呢，就是阿彌陀大願王，也就是咱們淨土的根本。為什麼有淨土宗？因為有彌陀的大願。這彌陀大願的四十八願中有一個中心，這個中心就是「第十八願」。所以今天來向大家供養的呢，就是第十八願，也就是這個大願，彌陀四十八願的根本，也就是咱們淨土宗的根本。

善導大師，咱們中國因為把他的傳寫錯了，說他自殺了。《思歸集》這一點沒給更正，這是錯誤的。還有一個人問我說：「怎麼善導大師自殺了？」我說：「沒有，錯了，善導大師沒有自殺，那是問話的人（自了了）。」人家道宣法師作的傳記裡頭，那是問話的人自殺了。所以這一點也順便更正一下。像善導大師這樣的大

德怎麼會自殺呢？不會的。他那說著法，來了一個年輕人問他：「我這個念著佛死，我正死的時候正念著佛呢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往生？」善導大師說：「是啊。」他就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」一口氣念，出去了；念出了山門，上了樹了，還念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」，他往下一跳，死了。所以從樹上摔下來的那個，咱們《思歸集》上說的那個，那是問話的人。咱們中國好多書都記錯了帳，記到善導大師本人，這一點咱們必需要更正。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，蓮池大師說：縱然善導大師不是彌陀化身，至少也是觀音、勢至、文殊、普賢這一流人物。所以他不是這樣形容的。

善導大師是最提倡《無量壽經》的，而且最提倡「第十八願」，所以今天我們也就遵善導大師之教，向大家供養，來談一談

這個第十八願。現在我根據的是會集本，夏老居士的會集本，就是把各種譯本的精華匯在一塊。這個經文就是這樣了，第十八願：

「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，聞我名號，至心信樂。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願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」

「我作佛時」，這個「我」是阿彌陀佛，因為是阿彌陀佛發的願嘛，我要成佛的時候，這是阿彌陀佛自己說的。怎麼樣呢？「十方眾生，聞我名號」，「十方」，不管什麼地方，東南西北上下，任何地方的一個眾生，只要聽到了我「阿彌陀佛」，聽到了阿彌陀佛的名號，這是阿彌陀佛說的話，阿彌陀佛發的願，所以這個「我」字都是阿彌陀佛。「聞我名號」，只要聽到阿彌陀名號，他

怎麼樣呢？他就「至心信樂」。「至」就是「至誠」的那個至，當「到」講的那個至。至心的信跟樂。

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」，他所行的一切善，他一心，心心相續的，一心一心的，都把這些善根回向到極樂世界，這叫「心心回向」。「願生我國」，這個「我」就是阿彌陀佛，願意生到我阿彌陀佛這個國土來的。

「乃至十念」，乃至於他念我這個佛號，只念了十句。大家注意啊，所以這個願又叫「十念必生願」。所以善導大師就是弘揚這個第十八願，抓住了這個核心。有些人就好像總是信不及，我這念的佛到底能不能往生？我又沒有看見佛，我也沒看見光，我到底怎麼樣？到底怎麼樣，你就把這一條願看看你合不合？你合多少、不合多少？不合的趕緊改，是不是？念就很簡單，你只要十念，必

生！只要十念，必生願。十念就是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」，那這個恭敬點，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連著念十句。只要前頭這些條件你滿足了，你只要能念十句，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」十方眾生只要有一個人這麼做到，如果他不能來生的，我就不成佛了。這誓願嘛，發的誓願。那麼阿彌陀佛成佛沒有？成佛了。成佛了，那這個誓願就證實了是成功的，這些條件去做到的，你十念就必生啊。

不過我底下要說，十念是容易，前頭不容易啊！前頭有一些條件，後頭也有條件，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」你前頭都合了，但是你只念……。這就《阿彌陀經》沒有的，因為《阿彌陀經》要求那個高了，沒有誰能達到，說老實話。《阿彌陀經》因為裡頭少了二十一個字，將來我們以後再說。咱們念的《阿彌陀經》是鳩摩

羅什翻譯的，鳩摩羅什的翻譯之後，少了二十一個字。這有什麼證明呢？六朝有一個石刻的經在南方發現，在古時候宋朝以前就發現了，那個石刻的經文裡頭多二十一個字。六朝，就離鳩摩羅什時代很近了，鳩摩羅什就是那時候的人。所以好幾個大德都主張，像作《圓中鈔》的一個大德，幽溪（淨土宗的祖師），就他要把這二十一個字添上去啊。是「一心不亂，持念名號」，它就沒有說到你要做到「事一心」或「理一心」。

總之，不管你是不是「事一心」、「理一心」，你能夠一天一夜老念佛，這不容易啊，何況七天七夜你老念佛，不睡覺，那個是不容易的事情。這個就容易了，但是也有條件，你「五逆」不行，「五逆」還「誹謗正法」這樣的人（不行）。光「五逆」還可以，又是「五逆」又「誹謗正法」，這不行！

這就是第十八願的全文。我再讀一遍，「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，聞我名號，至心信樂。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願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」「五逆」，好幾種解釋，咱們找那個最通俗的，就是「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出佛身血、毀和合僧。」殺父殺母的人；把阿羅漢給殺了；佛身上你給他刮了一下，出了血了；廟裡頭大家僧眾很好，和合僧，你在這兒離間，造謠生事，把大家弄得不安，這叫「五逆」。

這個五逆是入無間地獄。入無間地獄中就沒有一會兒是你休息的時候了，這是一個無間。而且地獄它是不可思議的，不要說佛國是不可思議，地獄也不可思議。地獄就是說，你在地獄中有多少人，在裡頭，這地獄也是滿的，要是你一個人在地獄中，你也是滿的。所有地獄一切刑具在那兒工作的地方，你都在那兒受罪，這叫無

間；空間也無間，時間也無間。犯了五逆的罪，殺父母、殺阿羅漢種種的極重的罪，再加上誹謗正法，這樣的人不能生。這就是這個願的全文。

所以從這個願就出現了三輩往生，成就了極樂世界，種種的一切法，都是以這個為根本。現在我們就把這個願文簡單的、擇要的解釋一下。

頭一個就是「聞我名號」，這個「聞名」很重要。第十八願之前就是第十七願，阿彌陀佛有這個願哪，讓十方的佛都稱讚阿彌陀佛的名。因為要是不知道有阿彌陀佛，那怎麼念？所以就必需要讓人知道，知道這個法門。知道這個法門你才能念，念了之後才能去往生，所以這個「聞名」就很重要啊。

現在咱們不但都是聞名了，而且是已經在念，而且已經在發

願。要知道這個聞名是很不容易啊，能聞到。不要說阿彌陀佛是十萬億佛土以外的佛了，就是當年在印度的時候，在王舍城，這印度大城，很多經典都是在王舍城說的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在王舍城。佛在王舍城的時候，待了很那麼些年，在王舍城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聞佛的名、見過佛的；另有三分之一只是聞了名，沒見過佛，知道有這麼個人；還有三分之一，連名都不聞。所以聞佛名是很難哪。生的跟釋迦牟尼佛同時，同在一個城裡頭，你都聞不著名，咱們現在能對於十萬億佛土之外的一個佛，咱們能聞名，千萬要重視！這個機會要把握，不要隨便哪，這可不是容易事。所以第一個是「聞名」。

第二就說是「至心信樂」。「至」就是至誠的意思。我們粗淺說，也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的心，這個「信」、這個「樂」是登峰

造極了，到了頂，沒有能再過於此了。也可以說是，這個至心是什麼心呢？是個清淨的心，這個心中沒有一點夾雜。有的時候我們信佛的人有一些夾雜。還有的是世間的名利我不想要了，又想佛教的名利，我要當個法師，當個什麼博士，或者如何如何，這種種的想法，要成為佛教的學者，這都是名利心。出名，出來要人家都知道我，被人尊重，這都不是至心，這就已經是很雜亂的垢心，雜亂而污垢的心，不是清淨心。

再說就是「一心」，所以說有個「一心不亂」，一心兩個字很難哪，他一心。「一心」，咱們用文字也很難表達，但是可以用經典來解經典，一就是不二，《維摩詰經》就是入「不二法門」，一切平等。所以觀世音菩薩最後耳根圓通，先是沒有「動」相，還有「靜」，後來動靜都沒有了。那麼再一步一步都把它破了，還有

「空」，還有「覺」。這什麼都破了之後，還有「滅」。「滅」也破了之後，真正的「寂滅」。「寂滅」之後，就忽然超越世間、出世間。忽然超越世出世間，得兩種殊勝，「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」，跟十方的佛同樣的有那麼大的慈悲的力量，可以救度一切；「下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」，我跟六道一切眾生一樣，我這悲仰要求佛加被。他這個就是平等心哪，既是跟佛一樣有那麼大的慈力能夠普救一切，又跟眾生一樣求佛加被，這種就是不二的心，心、佛、眾生沒有差別了。

我們現在當然達到不了這種程度了，所以我們現在怎麼下手呢？我們達到不了觀音菩薩這種「一心」的程度，咱們就是俗話說的，就「一條心」，那就一個心眼，我就是念佛，我就是求佛力加被，我要見佛聞法。因為見佛聞法之後，我才真正理會了正法，

我才能跟別人說出的是正法，我的藥方才能治病，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。

往生不是為自己去圖安樂，去找個防空洞，打核戰爭沒我事，你那個往生不了。他這是個大悲之心啊，我要徹底度眾生。我怎麼才能徹底度眾生？最快的、最徹底的度眾生，怎麼能做到？見佛聞法，馬上就分身塵剎。高的就分身塵剎度眾生；不能到這個程度，回到娑婆世界來度眾生，可是你已經聞過法了，再有，你就不退了。這個娑婆世界種種的退緣，你要沒有智慧、沒有定力，你就被這些個所遷染。你來生再來，再來之後你不定怎麼樣。當然，你的定力夠了那又當別論，如果你定力不那麼夠，你像窺基，他這不咱們眼前……。

唐玄奘的弟子，窺基，他不是跟唐玄奘約好了嘛，唐玄奘取

經的時候遇見一個老人，他這多少年坐禪，身體都……，他要做玄奘弟子。玄奘說：「你這個身體跟著我去取經，你還受得了？這麼著，你到長安去投胎，你投到皇帝家，等我回來正好你二十來歲，你出家，你正好接我的法嘛。」他就去了，告訴他皇宮什麼什麼樣。結果這位老人他性子急，他看錯了，他投在皇宮旁邊的，投到尉遲恭家裡去，成為尉遲恭的侄子。等玄奘回來一找，玄奘還知道他嘛，就叫他出家，他不幹了。不幹了，就讓李世民下聖旨，叫他非出家不可。他就是這樣，他就迷了，這樣的水平都迷了。是跟玄奘約好了的，玄奘來了之後，他不幹了。那李世民就下了聖旨，聖旨你還敢違抗嗎？結果這位先生很有意思，他說：「那這樣，你非叫我出家不可，我聖旨不敢違，可是你也得叫我活著，我就是不能離開這些個婦女，我也不能離開我這些講究的廚房，你要讓我帶著

這一班廚子，帶著我這些個歌伎、伎女跟我一塊，你讓我出家，那我就出家。」他說：「好，你就帶著。」就帶著！所以一車婦女、一車廚房，後來又帶著一車經書，所以稱為「三車和尚」。後來碰見文殊，文殊說：「你這樣不如法吧！」他就把那兩車不要了。

所以你不能往生，難保你不退轉。他還跟玄奘有這個約會，你要不定這個約會就很難了，所以就是說其他很難了。我們從這個地方說到淨土法門，我們要至心的信樂，求生極樂。為什麼要求生淨土？這不是為了個人的一種利益。

「至心」還有一個比方，是鳩摩羅什大師打的，這個我們也能體會。我們這念佛，怎麼能算是至心的十念呢？他說就好像你後頭有強盜追你，你的冤家債主要殺你，拿刀子追你，你在拚命跑，可是前面有條河。你知道前面有條河，而後頭他追你追得很緊，這

個時候你心裡想的是什麼事呢？你心裡（常）想的事到這個時候還想？他就只想怎麼過河了，他不會再想：這回加級給我加幾級啊？我家裡頭還有那個什麼吃的會不會餓啊？我的小孩哭有人管沒有？他是都沒有了！他就是一個心，我怎麼過這個河？這麼念，這樣十念，這個咱們做得到，這個比方打得很好。實際，這個生死的敵人追咱們，比強盜還緊哪！我們並不鬆快，就應該想怎麼渡河啊，這樣念，那就是。所以就先把這「至心」的意思說了一下。

「至心信樂」，「信」，我們上次在這兒說過了，這小本的宗「信願持名」，信是道元功德之母。上次講了六信：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。詳細的話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《資糧》。這裡可以簡單說一下，「信」就是大智慧。咱們這個淨土法門，十方佛都稱讚釋迦牟尼佛，說你怎麼能夠在這個世界說這一種

難信之法呀？說是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，不是咱們地球上人不容易信，是一切世間哪。一切世間，就是天道也包括在內，天人也包括在裡頭了，很高的一些都在裡頭了。他們都不容易信得及，信不了這個淨土法門，這是一個難信之法。所以大家真要是信了淨土法門，那就代表你善根很深厚，你有真實智慧，不是世間這一種聰明伶俐的這種智慧，這種智慧沒有用的，出生死是沒有用的。所以這個「信」字很重要，「至心信樂」，頭一個要這「信」字。

反過來說，「信」的對面是什麼？是一個「疑」。疑之壞，再壞沒有了，我這麼一講，大家就知道信的重要了。這是古德說的，這是道綽說的，淨土宗三祖說的，道綽，善導大師的師父說的。日本人的淨土宗，他承認頭一個祖師是阿彌陀佛，第二個祖師是善導大師，第三個祖師是他日本人了。所以善導大師極為受日本人崇

拜，這個道綽是善導大師的師父，他說的。「疑心」，曇鸞都有這個話，你一疑就使得你混濁，你什麼都糊塗了。「疑」，他說這像個什麼東西？像個最髒的東西。這個最髒的東西，大家都知道，它不但是這個東西髒，我這個茶杯裡，你拿一個很髒的東西，把我的茶杯一碰，我這杯茶我就不喝了。當然，觀世音菩薩就喝了，他不垢不淨，我還是凡人，是吧，你這個這麼髒！他就說這個疑心，不但它自己髒、自己糊塗，它可以使一切都錯亂、都髒、都不好。

所以《金剛經》後頭（註：指《金剛經》後頭的贊子），頭一句話就是「斷疑生信」，你這老有疑，那還行？先解決自個兒的「疑」去，先不要管別的事，它是最混濁的東西。所以咱們只要真正能信得淨土宗的話，應當自己自慶，要生慶幸心啊，要護持這個心，要達到成就。可是心裡頭呢，我們也知道，我們現在也信有極

樂世界、信有阿彌陀佛、信念佛一定有好處，甚至於信一定能往生，但是這個「信」，我們要叫它深入，要叫它產生正信。

這個正信跟不是正信，出入很大，這個在《資糧》裡頭也說過一次。還有截流大師，截流大師是淨土宗的第十祖，他講的就更深刻了。他說你沒有正信你念佛，你種了些善根，來生你就富貴。富貴你就造業，你都吃上些好東西是吧，穿絲綢，做了好些傷天害理的事情，再下一輩子入地獄。所以你這樣的人跟那個根本是壞人就差一步。我今生是壞人，我下輩子入地獄，我早一步。現在你是信了，你是念了，你來生富貴、享受，可是你這一享受，一富貴一造業，你就跟我來，你也追到地獄來了，差一步，所以這就很深刻。所以我們不要滿足於我現在也信，就要看你是不是正信哪。

「正信」，截流大師就說，要當信我們的這個心跟阿彌陀佛

的法身是沒有分別的。所以先要「信自」，自心跟佛心是平等的。（但）光信這個，有人就狂妄了，不用修了，我跟阿彌陀佛都一樣了，我還修什麼？

第二就要信，你現在還不是阿彌陀佛，你絕對不是啊，你現在還是凡夫，阿彌陀佛是成就的佛，你還是沒成就的，你還在迷之中，這是第二步。

第三步，雖然我在迷之中，可是我就在阿彌陀佛的心裡頭啊。阿彌陀佛遍一切處嘛，他怎麼不遍在我？所以我在哪兒？我在阿彌陀佛心裡頭。那阿彌陀佛在哪裡？阿彌陀佛在我心裡頭。大家這麼想一想，我看咱們這個念佛就親切一點。咱們念佛在哪兒念？我在阿彌陀佛心裡頭念哪。阿彌陀佛在哪兒？阿彌陀佛就在我心裡頭，因為我的心也遍滿一切處。這不頭一句話有了嗎，我的心跟阿彌陀

佛法身是一樣的。這叫正信。

所以這樣的信來念，就跟那個不具正信的人念，這個功德不是一個程度的不同，是個歸宿的不同。正信的念，你是解脫，跟阿彌陀佛將來看齊，這就平等了。你不這麼念，就跟那個惡人將來走一條路，比他是晚一步。這個地方大家不要看著好像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，這裡頭有兩條道路的問題。是兩條路，不是一個水平，走的是兩條路。

所以頭一個就是「信」了。「至心信樂」呢，「樂」者，那就是信之深哪，所以就歡喜啊。聞了這個法門，聽了有這樣一個法門，十念必生，自個兒相信了。相信了之後，就會生歡喜心啊，我何幸才能知道這樣的法門，而我還能肯做。肯這麼去做的話，就是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了，這麼做我必定能生極樂世界，就給我們保證

了，你還不歡欣鼓舞啊，是不是？這個應該比聽見中國打勝美國排球更高興啊。這個重要啊！這個就是給咱們保證，這個條件都在這兒了，所以「至心信樂」。

還有底下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願生我國。」這個也是在「至心信樂」之下「願生我國」。所以這一看是什麼呢，這不就是咱們上次所談的「信願持名」，小本《阿彌陀經》的宗「信願持名」？這不就是把「信」跟「願」都點出來了？所以這個小本也就是以這個第十八願為根本出發的，所以信願持名乃至十念，就是持名了。

所以蕩益大師是了不起，蕩益大師說，主要你能不能往生，是看你有沒有信願。你念得再好，你沒有信願，你就往生不了。你要是信願有了，你往生，你念得有好好有壞，有定有散，那就看你將來

往生的品位有高有低。所以能不能往生是決定於你的「信願」，所以「信願」兩個字非常重要。跟這兒也是一樣的話，所以你可以念到只有十念都可以，十念都可以生。但底下不要誤會，我是決定提倡多念的，我就是用這個法子，我一天念多少，念多少萬。這就說明我們跟小本的宗是一樣的，這個第十八願。「乃至十念」，必生啊，這就是信願持名。

「乃至」是什麼意思？乃至於少得只是念了十念也可以生，當然多就更好了。這就說明，咱們這第十八願裡頭，跟上次咱們向大家介紹的「信願持名」是完全一致的。《阿彌陀經》整個全部的經，以及它的宗，也從第十八願出來的。

小本的宗是「信願持名」，咱們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宗是什麼呢？《無量壽經》的宗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這個看起來，

咱們這個願文中沒有說到發菩提心哪？實際這個都暗攝在裡頭。所以第十八願很好，它叫大家知道有個下手處。它「三輩往生」之中就提出來上輩往生、中輩往生、下輩往生，這個修行水平有高低，但是每一個人都有共同的條件是什麼？都是「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，三輩往生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。

「乃至十念」是念佛，這裡頭有了；這個「發菩提心」怎麼能看得出來呢？實際上沒有明說，整個的這個願文就包括了發菩提心。我們這兒提到的是什麼呢？只有提了一個「至心信樂」、「心回向」、「願生我國」，這就跟《觀經》的那三心是一樣的。淨土宗三經是最根本的，我們說到兩個經了，一個《阿彌陀經》、一個《無量壽經》，再一部就是《觀無量壽佛經》。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講，要往生淨土的要發三個心，一個是「至誠心」，至誠是

誠誠懇懇，至誠的心；第二個是「深心」；第三個是「回向發願心」，並且說「俱三心者，必生彼國」。這是釋迦牟尼佛的話，所以說「彼國」了，是他的國，是阿彌陀佛的國。釋迦牟尼佛說你有這三種心：至誠心、深心、回向發願心，「俱三心者，必生彼國」。這《觀經》的三心，就是這段願文。咱們說「至心信樂」那個至心，就是至誠心；後頭的「心心回向，願生我國」，這不就是「回向發願心」嗎，而且是至心的信樂，心心的回向，這個很深哪。深心是什麼呢，就是攝集一切善法，凡是善的我都要攝集在裡頭，所以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。」

而且念佛是諸善中王。大家都要行善，常常我要修橋補路……，沒有一樣不是行善，但是念佛是諸善中之王啊。所以咱們這個第十八願就包括了《觀經》的三心，《觀經》的三心也就是發

菩提心。這裡頭發菩提心咱們淺說，就是大智慧的心、大慈悲的心、大志願的心。能信這種殊勝的圓教的這種超情離見的淨土法門，這是個大智慧。

你要到極樂世界去，為什麼？為了最快的、最徹底的實現自己度眾生的本願。不然你泥菩薩過江，你自身難保。自己整個是無明，自個兒腦子所想的都是錯誤的。你從來沒有一念見過真如，整個腦子裏頭所想的是顛倒想，所以就「一盲引眾盲」吧，自個兒是個瞎子，還要替人帶路，所以這個不行，這是主觀願望。

所以《大乘起信論》馬鳴菩薩說，弱羽不可離枝，所以要見佛。見了佛之後，你才真正的自己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，你才能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。你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是佛知見，那這個事所以就是說，很難免於「一盲引眾盲」的這種困境。

所以往生是一個大的悲心、大的願力，不是求自了，不是求自己安樂，《思歸集》有個祖師講過，他說這種心求往生是往生不了的。因此第十八願中同樣的是包括了發菩提心乃至十念，也就跟咱們這個三輩往生是一致的。所以《大經》的宗就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再把《大經》和《小經》會合一下，「發菩提心」跟「信願」就是一味的。底下「念」是一回事，那就不用說了。所以這兩本經就是一本經，不過就是有廣有簡這些分別而已。

底下大家要問一句，這個十念到底指的是什麼呢？有的人說這十念就光說的是臨終；有的說還不僅僅說的是臨終，但其實是兩種都說。主要的是說什麼呢？這說的是臨終。他說你念了一生的佛，最後你有這麼十句，就決定生！這個十念必生，說的是在臨終的時候，以至於《觀經》說的特例，那個五逆，地獄的境界都現出來

了，地獄的火都燒到旁邊來了，這個時候，修什麼法都修不成了。所以佛學院有個學生問我，他說：「好像人家說這佛經裡，沒有一部佛經說是叫念佛一定說念『南無阿彌陀佛』的。」我說：「怎麼沒有啊？《觀經》就是這麼說的嘛。」它只是說念佛，一定要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好像經上不見這樣說，我說《觀經》就是這麼講的。《觀經》就是說，這個人地獄火現前了，碰見善知識教他念佛，那是觀想（念佛）他念不成，就告訴他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是《觀經》裡頭的。所以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是見於咱們的經典。

那麼這個是特例，等到地獄出現了，一生作惡的人，最後有這十念都往生。所以阿彌陀是大願之王啊，就是你只要有一絲一毫可以救度的這種因緣，都救度！就跟那個《地藏經》一樣，佛就再

三拜託地藏王菩薩，眾生只要有一絲一毫之善，能夠免他入地獄，都別叫他入地獄。所以佛是最慈悲的，到了這樣都……。所以這是一種特例。一般的呢，就是平常你老念佛，到最後你還有十念，就往生。你這個念要念到最後，你平常有時候也念念，也參加道場，最後不念了，那這個還是往生不了。這所指的是臨終的，但是和平時也有關係。

有人說我就是靠這臨終十念，我就等最後，我平常用不著念了。這個古德說得很好，你沒有平常的那麼樣用功，像《阿彌陀經》講的一日一夜，七日七夜，或者《無量壽經》的一向專念，你平常沒有這個，你臨時你就念不成了，更不會念了。臨終的時候，（有）種種的苦惱、種種的因緣、種種的牽扯。正是由於你平常念了，所以在你臨終的時候，這個時候阿彌陀佛的願力，就「慈悲加

佑，令心不亂」，佛來接引你，所以稱為接引佛。由於你平常念了，按照佛說的平常念了，所以佛就來接引，佛的慈悲來加佑你。因為你沒有這個能力了，你在臨終的時候，你念不了了，可是你平常是念的，是發菩提心的，佛就慈悲你、加佑你，「令心不亂」，使得你的心不亂，這麼你有了十句。你這麼有了十句，你往生。所以淨土法門這殊勝之難思，就在這。

再有，也有平常修十念法的，這就單有一個法，蕩益大師也說過，這個也都行。就是一天早上起來修十口氣，盡這一口氣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一口氣念完了，然後再念一口氣，這叫十念法。不是只念十句佛，是念十口氣。這樣的人，比方現在法源寺的長老，明真法師他就修十念法。他是禪宗，他自己有他的功課，他又兼修淨土，他就兼修個十念法。這

樣也都可以，也還可以得到淨土的加被力，也有可能往生，平常就這麼修。那都是要什麼樣的人呢？你真是有佛教的事務，或者有佛教的修持，或者你政府上有繁重的工作，崗位上的工作很重，你沒有時間，你只能擠出點時間來修十念，那這樣的話修十念法也可以。

所以日本有五千萬淨土宗，日本這麼一個小國、戰敗國，現在成為科技大國、經濟大國，可是信佛的人占了五千萬，占了國民的……，是淨土宗，不是信佛，信佛的人更多了。光淨土宗就五千萬人以上，就是因為淨土宗最適應於現代的社會。淨土宗的特點，就是「不離佛法而行世法」。我們很多在家人都有好多事情，你可以不離開佛法而行世法。你要上街買東西，你去看兒孫，在這個時候都可以念佛嘛。所以你可以不離開佛法行世法；「不廢世法而證

佛法」，不要把世法都排除了，我要退休了，我要什麼什麼住山了，把這個世法都排除了才能證。別的法門恐怕就得這樣，你不住山，你要入定，你入不了定，但是淨土法門不需要嘛，你不要廢除世法就證佛法，所以它適合於現代的社會。

所以這個十念，「乃至十念」，十念中有臨時、有平常。平常有修十念法的也可以往生，但是臨終呢，不管你是怎麼樣，你最後要往生，你最後要有十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這樣就橫出三界，圓登四土了。

底下再說一點兩個不行的，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」。你前頭都合了，但是後頭你要是又五逆、又誹謗正法，這種人不在裡頭。這裡就有人問了，說《觀經》五逆，剛才都說了，地獄都現前了還往生呢，怎麼這兒說不行了呢？這個古德答覆得很好，因為《觀

《經》裡頭只是五逆，沒有誹謗正法；《無量壽經》是五逆再加上誹謗正法，這就往生不了了，這是一說。等到道綽法師又把它引伸了一步，說這都不錯，這都對了，這話說圓了。《觀經》裡頭五逆十惡，十惡能往生，為什麼？因為他不誹謗正法；你加上個謗正法，你的罪就更重了，這二罪合辦，罪上加罪，因此你往生不了了。

道綽說：「是這麼個情形，你們考慮考慮。」有人問：「一個是五逆不誹謗正法，一個誹謗正法不五逆，哪個往生啊？」一般人想來就覺得五逆很重，他光是誹謗正法不五逆的這個輕一點，恰恰反了。這個五逆能往生，經上有，《觀經》就有；誹謗正法你不五逆，不能往生。而且他說，誹謗正法的人，入了無間地獄。不要小看這個，有好些人，即使佛教徒裏面，我就有些朋友、有些熟人就容易犯這個病，老是自個兒信某一宗就反對另一宗。都是佛的法，

你不能隨便反對，尤其不能贊成一個低的，反對那個高的。

咱們舉一個世間法的例子，你說共產黨就是打日本鬼子對，我贊成；你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，他就不贊成了，他反對。你說，這人怎麼樣？你不能贊成個低的，反對高的。有好些人就喜歡這樣，贊成一個低的反對高的。他不知道誹謗正法罪之重。有的人反對，像王恩洋老居士寫出書來反對密宗，說這簡直是邪魔。他這書我都看見過，其實他研究得也很深，但是他就是這個地方不注意。所以這一點，咱們又是知識分子特別要注意這裡。

這個道道綽大師說：……，在中國的佚書，很多古人沒看著，現在又回到中國來，流傳到外國去了。他說，入無間地獄，你別的罪入無間地獄，當咱們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壞劫，全崩了，三千大千世界都毀了，就好像一個大的核爆炸，一切都連鎖反應，全都核爆炸

了，全都完了，沒有了，一般的無間地獄也就完了，裡頭地獄也沒了，所以你的罪也就完了，也就不再是地獄中的人，地獄都沒有了。但是謗法的人，給你換到另外一個大千世界去，到那個地獄去受罪去。所以確實不要隨便說話，這是道綽之說。

底下又有一說，更令人感佛恩難報，善導大師之說。善導大師說：佛說五逆跟謗法的人不能往生，就是告訴你嚴重，讓你別犯這個罪。你要是真犯了這個罪，你真懺悔，你真正念佛，還能往生。這是善導大師的話。善導大師為什麼這麼說？就是叫你注意，不要犯。你今生已經犯了怎麼辦？還能往生不能往生？這就靠善導大師的話了。善導大師說，你真正懺悔佛還是救度你。這都有書為證，將來我的註解出來，裏頭都引證了。

這個好像道綽大師跟善導大師兩個大師說的不一樣，其實沒

有矛盾。道綽大師說你五逆又誹謗正法絕對不行了，他是從一個實際情況出發的。就是你既然誹謗正法，你就不大肯懺悔啊！懺悔這個事就做不到，因此不行了。為什麼？我就給他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謗法的人不容易懺悔，這裡頭有兩方面的原因，一方面是他的見解，他為什麼要謗？他的見解是這樣。他既然見解是這樣，一個人「捨身容易捨見難」，對於他這個見他變換不了，他怎麼懺悔呀？懺悔得說「我錯了，我那個見解都錯了，我不對了。」換一個見解他才能懺悔。他既然謗法，他那個見就很牢固，他就不肯懺悔。這就是說那個謗法的人不能往生的原因就在這，他不肯懺悔。但如果他還肯懺悔，這真是億萬人之中難得的又難得的，佛還是原諒，還是攝受。不過這種人就更少了，所以這就是說，不要覺得已經謗了法了，就絕望了，不是，真能懺悔佛還是攝受。

所以這就是咱們今天的第十八願，向大家匯報的。再把這個第十八願念一遍。這也就是咱們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淨土宗的一個根本。咱們念的「大願王」，大願王四十八願，善導大師說，就全從這一條願出來的，就都是圍繞著為了這一條願，「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，聞我名號，至心信樂。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願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」

今天很感謝大家，很熱的天，耽誤大家的時間很不少。第十八願就是這樣，如是如是！

一一、漫談發心和正信

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於北京蓮舍

今天所要談的事，就都是一些現成的事，頭一件事是紀某來跟我說，她說：「大哥聽了錄音之後，他發心要替一切眾生受苦。」她說她要寫信去勸勸哥哥。我跟她說那天我也很忙，我就沒給他做很多解釋，我說你不用寫信去勸他，我說那挺好嘛。那麼同樣的例子，就是孫某和那個馬某某（也管叫馬神仙），以前幫夏老師整理文字的，他很會算命，所以叫馬神仙。他就勸孫某說：「你啊，我看，我勸你啊，你這一方面又修法，可是你這個環境是這麼困難哪」，她曾經困難到掃街，掃街得點掃街錢，他說：「你就是發這

心要替大家受苦，你不能發這心啊！」勸她，她還不很同意，她來問我。我說：「你別聽他的，你既然發了這個心，你就堅持。」後來她環境已經好了，生活也不成問題了，但是她這個發心並沒有改變。

那這麼說起來大家是不是說紀某她這個錯了？紀某她也不錯，她是根據上師的話，王上師就說過：「你們現在功德還小，你們不要隨便就發心替別人生病，別人生病你別說你發心替他，那你要說發心替，你就是真替啊。你這功德背不起，你就要真病著。」所以她是這個想法，也是聽上師的話，上師有過這個話，這跟上師的話是一致的。

而且密教跟顯教不一樣，顯教講究燃指、燃臂這樣一些。你看《法華經》就是藥王菩薩燃了兩臂；我的師父虛雲老和尚，兩隻

手不到五個手指頭，都燒了。在開會的時候，我看東北的佛教會會長叫某某法師，是比丘尼，也是燃了不少，她說：「我那盡是胡鬧。」那她是謙虛之辭。這樣一些做法呢，密教不提倡。那麼這個密教不提倡是為什麼呢？再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。這個密教自殺是不通懺悔的，為什麼呢？他就說你是殺了一個修密的人。

所以把這幾件事連在一起，就都可以（說），這是一個脈絡下來的。因為你是正在修密，所以你不要去替人家生病，你也不需要去燃手指頭，也不需要去燃臂，也不需要去投身餉虎，更不可以自殺，你好好護持你自己。那麼這不就變成好像是……，這一個道理說這修密的人難得呀，那麼這也很容易就覺得你這就是為自己了。不是啊，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修密的人，這個作用很大呀！

就是當年在西廂房修法的時候，以前王上師的時候，也沒有坐

幾個人，也就五六個人，那天晚上。王上師說：「你們這幾個人裏面，有的人他修法的時候，他的清涼之氣直透地獄，」直接透到地獄，「地獄的眾生都得到安息。」他在那兒受苦，你在這修法，你的清涼之氣……，這比那個趙某那個就偉大得不知多少萬倍了，是不是？那地獄的眾生他可以得到喘息的機會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所以不要去自殺，不要自個兒去摧毀自個兒的身體，不要隨便發願去替別人生病，你好好修持。

而且你這麼做下去的話，事實上咱們的共願就有一句話：「與法界一切眾生同生極樂。」不管你發不發這個心，這個願文你總念吧。你願意這個全法界的一切眾生都生極樂世界，這不就把眾生都扛起來了嗎？這不就是給眾生最大的安樂嗎？這不就是把眾生的罪你都包下來了嗎？都生極樂世界嘛。

所以他這個事情，他這個學密的人，一方面就是說，你修法的這個饒益有情，是非常的重要、非常可貴。而且在你修持的過程之中，你不知不覺已經在發這個願了。但是她大哥的可貴呢，是他真正的從內心發起來了，所以我常常說發心發願，你什麼都念那也是有這個事，但你是真正從自個兒心頭出來「我要替眾生受苦，我要為一切眾生」。自己從心裏頭生長出這麼一個。就比方說那個豆，你要長什麼，種什麼東西，它得要發芽，真正你看它從這個杏仁心裏頭，長出一個苗來。咱們那個發心也是如此，你真有這個苗，他真有了這個苗了，這土壤、水分、氣候合適的時候，它必然將來要成為大的杏樹，要開花、要結實。

不過這個發心它不是個空的，所以我告訴她不要去勸他，我叫孫某不要聽馬某某的話，這始終是一味的。很難得發這樣的心，不

容易的。別人苦，我為什麼要替他受苦？我從內心裏願意去替他，他的苦歸我受，而這個話也正是聽師父的話。諾那祖師在《彌陀大法》裏頭再三說，學密的人所以成功快，就是因為菩提心大。菩提心大就是我一切的功德，都布施給眾生；眾生的一切罪苦我願意代受。它不是為自己啊，所以這個是密法之主要。

有很多人他就說，什麼叫跟菩提心相順、什麼叫跟菩提心相違？《往生論》說的很好，你供養自身心，是為自己出發的，那不是菩提心！不是菩提心你就不是大乘心，不是大乘心你不能生極樂世界，只是貪圖那兒好、貪圖那兒什麼。不是真要你投身飼虎，但是投身飼虎那個精神你應當有！就是說這個精神你應當有，應當是什麼，所以就不忘為一切眾生，這都是師父的話。

那王上師跟大家說的那個事情，就偏於初學密，這麼穩穩當當

的。那麼接受《彌陀大法》呢，那就不輕易傳了，這個大法不輕易傳了。也就是說人發不起這個心來，所以發起這個心就很難得。發起這個心之後怎麼樣？是不是說他就是一定比紀某高了？或者如何了？那怎麼去做呢？這就要舉兩件事。

這有人發了大心了，他就看見在災荒年，人沒得吃，他就割肉給人家吃。但餓的人太多，肉太少，割了也無用啊，這就很傷感。

「我願意這麼做，可是我的力量太小。」觀世音菩薩就現身了，「用你這個凡夫的力量能解決多少問題呢？」所以這才出了《白財神法》，白寶藏王的法是這麼流傳出來的。「你修法嘛，你修白寶藏王法之後，你這裏就有多少多少財富，你就可以救濟這一方。」所以他就說，你真正要救度眾生，你不能離開法啊！

還有釋迦牟尼佛的前生，看見那個水晒得池子都乾了，這螺

絲蚌殼都在那兒晒得要死，他就憐憫，他把這些蚌殼什麼東西（放生）。《放生法》就在《金光明經》裏頭的，這《放生法》。他就把這些東西都檢出來，用籬擔挑，挑到隔幾十里之外有個湖，那湖裏有水，倒在那裏頭，救濟它們。可是等他再回來一看，太陽經過這一度晒，又晒死好些。他這也是很傷感哪，碰上這佛菩薩開示他：「你憑人力有多大力量？你念《六道金剛咒》啊！你持咒啊！」所以後來他就念咒，念咒之後，晒死的這些個都超脫了。

因此發了這大心之後，你要去實踐你的這個志願，落實你的志願，你還是要好好的修法，所以這個不就……。你看看，從大哥他要發展這麼一條路，從紀某所要走的是這麼一條路，還不都是因果。哪個在前，哪個在後，最後都成為一致了，這個念著念著發起心來，那個發了心之後我要念。所以《法華經》：「如是性，如

是相……」，最末一句是：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」這本和末它究竟平等，你說哪個是本、哪個是末？哪個是因、哪個是果？「因澈果海，果澈因源。」在這個大法輪中，你不管從哪一點開始，都一樣，所以是平等平等。

那麼這個心算個什麼心？這個心是個行願菩提心。一切眾生的苦我願意代受，我的功德一切布施給別人，這是真正的行願菩提心，但這還不是具足的菩提心。這個智者大師，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師，智者大師的師父是南嶽思。智者大師讀《法華》就讀到藥王菩薩焚身，焚兩個臂，他說：「是真精進，是真供養。」這才是真正的精進，這才是真正的供養。他這豁然就見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。靈山那一會，釋迦牟尼佛在說法的那一會，現在還在那說法哪，什麼叫釋迦牟尼佛涅槃哪！哈哈哈哈哈，法會還沒終了呢！儼然未散，儼然

在那存在，佛在那說法，大家在那聽講。他就跟師父說了：「師父我這麼……」，師父說：「你這個叫做得的一旋陀羅尼，那這非子莫證」，不是你，別人證不到這兒，「非我莫識。」（註一）除了我，沒人知道。就這個思，南嶽思。

人家跟他說：「你這老漢成天在山頂上看著霄漢，你為什麼不下山度眾生去？就在山頂上這麼待著啊？就這麼不下山？為什麼不下山度眾生去？」他回答說：「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。」（註二）三世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的佛，我一口都吞盡了，還有什麼眾生可度啊？哈哈大笑，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，還有什麼眾生可度？這就是屬於勝義諦了，所以說：「南嶽山頭思大口。」他好大的口啊，三世諸佛他一口都吞盡了，這才會「南嶽山頭思大口」。

那麼他就不度眾生了？他就跟別人不一樣，他是什麼境界啊？

他這個就是得到了本哪，得到了本，從本上看。就那《資糧》裏打的比方，拿金子做為比方，做為根本。金子你打成這個，打成那個，那茶壺、茶碗、盤子、佛像、等等的盆，但是擱到爐子裏一化，又都是金子了。就是說到它的本體，那沒有別的，只有金子，什麼叫佛？什麼叫眾生？所以識了本體之後，就無佛可成，無眾生可度。

你都不認識本體的話，就是說這些不信佛的人，他也不承認有佛，他也不承認什麼叫度眾生，他也無佛可成，無眾生可度，這是不是勝義諦菩提心啊？當然不是了。問題是說一個是知本體，一個更迷本體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裏說的最好：「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」，根本都沒有這些，「修一切善法。」

所以在天津那時候，家裏什麼人也沒有，自個兒看書，看了

把這書也放下了，把這書一放下的時候，就豁然！這個狂笑不能自止，眼淚如雨也不能自止，不是先哭後笑，先笑後哭，是同時的。當時就寫了三個偈子，最後一個偈子就是：「雖知眾生無可度」，雖然我知道眾生沒有可度的，「而我度生願無窮。」可是我度生的志願是無有窮盡的。「心空正好行萬善」，「心空」那就是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了，「正好行萬善」就跟《金剛經》的話一樣，「修一切善法」嘛。心空了就真正好修嘛，而且心空了修，「十方三世盡涵融。」你這一念之善遍於十方、遍於三世。所以它快！成就的快就在這兒。一個事情都不是侷限於當前你所認為的這麼一個小圈圈，所以你一念之善，週遍法界。

那麼這就是行願菩提心、勝義菩提心，這個要把它都結合起來，這三個也都不矛盾。所以都無這一切相，還是要修一切善法。

而且善法之王是什麼呢？所謂一句佛號、一句咒是諸善之王。在平等中還有差別，差別中有平等，所以它也還是要落到修一切善法，而且也在這平等中有差別，抓住這個諸善之王。

所以最後都是一味的，不管你怎麼走，必須這一切你都具足了，你這個菩提心才真發起來，就是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」剛一發心的時候，你就成佛了。那個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說的是根本，這個就是說發菩提心，這是修德。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」這句話就修德、性德都在內了，但它是圓融的。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」，他這個心發起來之後，他就是雖然有時候有退，雖然有種種挫折，但是這個心他的八識心田裏既然發過，它永遠就不會消失了，總是要成功的。所謂的問題只是時間，時間是人類的錯覺，哈哈。

所以好多人說你現在沒怎麼樣，沒怎麼樣你只是時間還不夠，所以古人大悟之後，還要是坐破多多少少蒲團。有的人他就覺得好像用不著修了，都悟了之後還得二三十年才打成一片，大悟之後二十年，三十年才打成一片，所以我們就不……。南嶽思他說這話，這在他說，完全是合乎他的身份，但是不可以體會到他就是所謂豁達空了，沒有佛了、沒有眾生了。

那麼從紀某她兄妹的這行願菩提心修下去，你修下去，修著……，你念、念……，念到這一句就是這一句的時候了（就這麼跟著往下念，這個事還是可以做得到的），這個跟禪宗的所謂「孤明歷歷」有什麼分別啊？禪宗就是說「你是什麼呀」？是「孤明歷歷」。「孤」，沒有別的！就這一念；「明」，光明；「歷歷」，分分明明。所以你這一句它就是「孤明」，就是這一句，「喻嘛尼

唄美吽啥」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這句現前，清清楚楚，這就是「孤明」；一句跟著一句就是「歷歷」。而且在你正念得綿密的時，什麼叫成佛，什麼叫度眾生？也跟「思大口」一樣嘛，你這時候有什麼叫成佛？有什麼叫度眾生？你有成佛、有度眾生，就不是「孤明」了！就一大堆了！就入四相了！所以文殊才起佛見，就被貶到二鐵圍山。文殊在那兒，今天文殊聖誕，文殊才起了一個佛見，釋迦牟尼佛就把他貶到二鐵圍山。

所以就是說這「孤明歷歷」，宗門的境界，用我們現在所主張大家的這個老發菩提心、信願持名，這個裏頭它都是……你說殊途同歸也罷，說它就是一回事也罷，總之它都是一個圓。大家體會圓，還很粗淺的這個圓。你從哪兒開始都可以，從哪兒結尾都可以，沒有一個死的，定的，只能這樣，不能那樣。就我這個對，你

那個不對；你那樣，我就要把你勸過來，這都是分別，你這個要圓融無礙。這是咱們第一個事情，原因就出在咱們的人裏頭。這都對，紀某對，她哥哥對，那思大師更對，沒有錯的，從哪個路都可以開始。哪個路開始之後……，所以開悟之後的人，他要倒過來走。他已經上了山頂了，他知道底下路他要勘一勘，這個「八十翁翁舞，教導兒孫故」，八十歲老翁在那跳舞，「你幹嘛跳舞？八十歲老翁還在那跳。」「我教導兒孫哪。」你也得做這些事。所以它是圓，佛法它妙就妙在這個地方。

你們小朋友聽了就是說是什麼呢，就是說我現在先知道要念，我都會念了，我就接著老老實實念。這什麼功德都在裏頭，你不懂也在裏頭，不管你懂不懂，這一切殊勝的、微妙的功德全在裏頭。

那麼第二個問題呢，就是有人覺得很慚愧，老念不好，妄想

多，如何如何，煩惱多。那麼這每一個慚愧心是好的，從前夏老師說：「就怕無慚無愧。」而且這個慚愧呢，就是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的種子字，「啥」(shǎ)字兒。「啥」字有無量的涵義，每個種子字都有無量的涵義，但它有一個它最突出的涵義。比方「阿」字，「阿」字也有無量的解釋，它最突出的一個意思呢，是無生，阿字是本無生，它最根本的意思。這個「啥」字最根本的意思是慚愧。所以你看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西方極樂世界都成就了，他這個種子字是慚愧。這個印光法師是近代三大高僧之一，他自己就稱「常慚愧僧」，我是常常都在慚愧的僧。所以一個常慚愧的心是好的，這「無慚無愧」，佛不能救。

但是呢，這有的又從此產生一種消極情緒，很慚愧呀，我怎麼怎麼樣，他就很消極，灰溜溜的，覺得自卑感，這個就又是出了

偏差了。所以我老是說，咱們這修行路上，每前進一步都有一個岔路。有了慚愧心是好的，但是慚愧心之後，他又出現一個岔路。你要是發生了自卑感，消極，這樣子就又走上岔路去了。我們應該除了慚愧心之外，還要有一個慶幸的心。

夏老師聽見淨土法門之後，自個兒就在屋子裏呵呵笑，笑了一整天。他這笑什麼呢？他笑這回我可能出去了。這六道輪迴你很難轉（出去），這是個根本問題！你這個人你要幹什麼事，你要從六道輪迴中……，你這虛妄的輪轉，你就在這兒轉，遊樂園裡頭轉的那個玩意兒，你這轉一會兒可以，叫你成天二十四小時就這麼轉，我看誰也受不了。你這就老這麼轉，而且裡頭有極苦的東西啊，地獄這是真實的。它就是你做夢嘛，你夢中那個害怕那是真害怕，夢是假的，那個害怕當然你還是真害怕。所以就是說，冤枉的

受這一切啊。我們最要緊就是怎麼從這個地方出去，所以夏老師那時候高興的是什麼呢？說：「這回我可出去了。」

要生慶幸心，這佛法這麼難聞，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、淨土難信，而善知識難遇，這些難，這一個一個難關都破了，而且這個方
法是最微妙、最殊勝的。這不光是咱們淨土宗這麼說，密宗也是這
麼說，諾那祖師就是這麼說：「你修什麼本尊，你求生淨土啊，求
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。」因為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，它給你轉到你
所要去的淨土是容易的，你直接要去是難的。

這《藥師經》，就曾有念藥師的，念《藥師經》你臨死的時候
怎麼樣呢，藥師佛派八大菩薩，藥王、藥上為首，護送你到西方極
樂世界。你念《藥師經》，藥師不說你到我這兒來啊？怎麼給你送
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？因為藥師的國土你進不去，哈哈，他那個

清淨哪，你這個濁啊，咱們還是凡夫啊。所以不管你修什麼法，你對於這個淨土法門要是不理解、不相信，你就是沒有入門哪。所以這個事就是要生起一個極大的慶幸心。

所以除了慚愧心之外……，一方面有慚愧，你就容易產生消極。有慶幸心的人，覺得這得到一個殊勝之法，有時候他也出現流弊，說這個法十念就能往生，而一念也能往生，那我什麼時候一念就往生，他就很自信，他就懈怠放逸，那這個危險就比那個有慚愧心的人的危險還大。所以這都叫邊見，不是跑到東邊，就是跑到西邊，他總不能恰恰是一個所謂……（換帶子）。

「如臨深淵」，好像看到一個很深的，底下是有水的懸崖峭壁，咱們在邊上，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不活，死了。「如履薄冰」，這北海的冰，看著是要化了，你在這上頭走，它一化，你就滅頂

了，就死了。你不小心不行啊，所以就應當是這樣，但是那顏子他樂在其中矣，他很樂呀。

這個通教寺有一位法師，比丘尼，聽說她挺好。她跟孫某說：「我脾氣不好，我就很克制，克制來克制去，克制了幾年之後，先好像自個兒管著自個兒，還覺得挺要用點力，挺費勁的，但到後來就覺得這麼克制是樂趣。」這個她就對了，她這種戰戰兢兢，這一種謹慎，她就以這種謹慎，（當作）就是她的樂了。不真去用過這種功的人，就很難體會，她這個為樂了。

比方夏老師說：「我看只有黃念祖是保險的。」可是我聽到這個話之後，從來我就更加戰戰兢兢！沒有說我就是真保險了。我就更加戰戰兢兢了，更加用功了！因為如果我要失敗了，不光是我的問題，我還要連累夏老師，他的話沒說準。所以我們這一個慚愧心

跟慶幸心，真正要說，是同時有的。因為你慶幸這個佛法如此殊勝，佛恩如此之大，如此之難報！而我現在還只能做到這麼一點點，因此我十分慚愧啊！這個慚愧心是從哪兒生出來的？是從你真正體會到佛恩之廣大不可思議，佛恩之難報，從這兒生出來的！所以它是同時的。越慚愧它就越慶幸，像我這麼個不成材的人，如果沒有這樣的法我行嗎？

所以它這個事情都是這樣，你深入一步就好辦了，就怕你不深入，所以你怎麼都是錯，往左也錯，往右也錯；你深入一步它怎麼都左右逢源，往左也對，往右也對。它這不就是互相增長了嗎，是不是？而你也絕不會聽到這個就放逸了，你也不會因為這個慚愧，你就灰溜溜了，而且互相可以促進嘛。

這都是看到寫信來，有的人很誠懇，但是有些這種感覺，總覺

得有些自己責備自己。責備自己是好的，但就是要體會這個法門，這個法門之殊勝，底下最後要跟大家說。最近寫了一副對子給東林寺的大殿，這個裏頭很能把淨土宗的殊勝之處概括，擱到最後。

這個第三一點，就說到什麼呢，剛才正好陳來談起這一些個特異功能，這個事。最近有三個特異功能的人到我這兒來，一般我都說你們不要給我介紹這種人來。我這舉一個例子，這也是一個紡織工程師，年歲不大，他就是念觀世音菩薩，念念念……，他騎車的時候忽然看見觀世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給他講了很多話，他以後就常見，以後他就能見很多很多東西，就這麼個人。我這兒也有人有的時候能看見一些事，我總不是十分鼓勵的。它這個裏頭這個事，很容易發生偏差。

那麼這個人他是一心想度眾生，他也去皈依了什麼，他看了

《資糧》，跑到我這兒來。他說他的一件事，他說有一家，那家裏有個吊死鬼。有個吊死鬼嘛，那麼家裏就住的很不安，他去看見了。看見知道就給它肯定，他說那房子上是有個吊死鬼。另外呢，一個耶穌教的人，也能給人治病，也能看，也看出來就是有個吊死鬼。那麼他們就要請這個耶穌教的人，給他去除這個鬼。這個人他就起了這麼個心，他說：「我應該讓這個耶穌教的人知道知道佛法比他高，我要讓他除不了。」這就變成鬥法了，所以這個事他就要出偏差了，他就是出偏差跟你說。

到那一天，他們大夥兒都去了，還有一個耶穌教程度高一點的。那個人就作法，「嗯，好，這個已經走了。」那這個工程師說：「還沒走，跟那兒呢。」他一看，「噢，是藏在犄角了。」他又作法，求上帝把他帶走，求耶穌把他帶走，說：「這回走了。」

「沒走呢，跟在那兒，跟那犄角底下，在那貓著呢。」就這麼好幾回，後來這耶穌教的人說：「這回是真走了，真走了，真走了。」「沒有，哪有走？還沒呢。你看，你說都沒有了？你出來看看，在房頂上呢。」他就跑出去一看，「是！」他就看見那吊死鬼在房頂上。這個工程師就問他說：「你知道他為什麼走不了？你看見沒有！在房上。我就請了觀音菩薩，請了什麼金剛，請了玉皇大帝，這都來了，你看，這麼些人跟著，他能走得了？」那耶穌教的人說：「你這什麼，你請了一堆小鬼！」他說：「你這眼睛也太不行了，你管他叫小鬼。」

那麼之後嘛，他祈禱祈禱，這個時候這吊死鬼也不見了。待一會兒，耶穌教的這個人倒地地下就胡說八道，就罵上帝，罵耶穌，就瘋狂了。那不是有個程度好一點的嗎，「這是撒旦來了。」耶穌

教管這個魔叫撒旦，就說撒旦來了。那麼他就又弄了半天，然後把那撒旦弄走了，他一醒：「哎喲，剛才我說什麼來著，我都不知道。」

這麼一件事，這個裏頭可以引起咱們注意的是什麼呢？這點要跟大家談一談的是什麼呢？就他覺得我是請來了菩薩、金剛，可是那一個人，沒有這個概念的人，他看就是一堆小鬼。所以在那耶穌教的人看見的是堆小鬼，（而）他就把他看成是金剛、是菩薩。這一點就是說，這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所以你所見和你主觀上的這個東西……，現在不但是這個玄學，連科學都是如此。你做試驗，你要測一個電子的什麼什麼東西，這跟你測驗者有關係，這叫「測不準定律」。你測是一個樣，我測是一個樣，用的儀器不同，又是一個樣。這量子力學，「測不準定律」嘛，它跟這個測者，跟測量

者有關係。因為他自己就覺得我請的是這個，這他就有了了一個自催眠。是有些東西來了，他一看，「啊，這就是觀世音菩薩，這就是金剛。」

過去北京都扶鸞，這乩壇百分之八十都是靈鬼冒托。有的來的時候說是觀音降壇，所謂濟公降壇。說是濟公根本就是胡鬧，是有個道濟和尚，開悟的，是杭州的，沒有這些個附會的事。還有什麼呂洞賓來了，種種種種的。這多半都是所謂什麼？是靈鬼來了，也能作詩、能填詞、能答問題，也能知道一些事，裏邊有對、有不對。因為你這麼信嘛，那麼他就是以這個身份出現了。但那個耶穌教的人他沒有這個概念，他就看見是一堆小鬼，所以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所以就是說，這種能看之後，最後就要走上這個道路。你看他到底是什麼呀？不要別人看，就那個耶穌教的，趕那鬼趕不走

的人，不如你的人，他看的就不是這樣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他沒有被催眠。

日本投降以後，我在北京。我一時不能走，就去念點英文，跟一位英國的老基督教徒。他就談到印度這些事，他說：「印度這些事我真信。」我說：「我沒有見著。」他說：「我跟你講。」他就跟我講了。

他說印度就真正有咱們《聊齋》那個攀桃，拿根繩子往天上一扔，人就上去了。真有人是這樣表演，表演的這個人就攀著繩上天了，然後又下來了。後來就給他拍電影。拍電影洗出來一看，這人根本沒挪位，他就在那打坐。但四面八方多少人看，看見他上天了，攀上去了，結果下來了，實際他並沒有動。就說你都有心，有妄心跟那兒，他都可以給你催眠。這時候你是被催眠住了，也不是

說你自催眠，是被催眠了。都在被催眠的話，你就服從他的意旨，他說他上天了，你就看見他上天了。

所以這些邪魔的東西你信不得，你信了之後，他就可以得逞！他就可以向你進攻，你就為他所左右。你要有搞催眠術的，他催眠你一次，他隨時可以催你。我這有一個會催眠術的，我愛人說：「我就不信你催得了，你試試！」他就催不過去。你不信，他沒辦法，所以這些邪的東西不能靠邊，他沒有這回事。那個照相的機器它沒有妄心，他就沒法施展他的催眠，你照，它就是不動。所以這叫障眼法，實際上沒有很高的東西，變魔術的都有這個障眼法。

有一天在東安市場一個茶樓上，有一人他就看那樓底下在變戲法，「大家那麼入神哪，是什麼節目這麼入神？」待一會兒那節目演完了，大家紛紛也上樓來喝茶，還在議論紛紛：「啊，這真奇

怪了，真了不起，這個人。」他問說：「你們看見什麼節目了？」
「今兒這事多奇怪啊，把一條大牛拉到罈子裏去了。」說：「哪有這事！實際是個蛤蟆，把一個蛤蟆擱到罈子裏頭，這有什麼難的？」

那麼這又是什麼呢？就是當初圍觀的人被他催眠了，所以你看見都是一條大牛鑽進罈子去了。在樓外頭的這個人，他沒有在他催眠的範圍之內，他是居高臨下，還有這魔術怕人在高處看，他在高處不要有人。那時候他正好坐在那樓上，他看見的實際就是擱了個蛤蟆，他覺得毫不足奇嘛。這一些事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們之間就不提倡這些，大家也沒有，也不去搞這些，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。

但是另外呢，又有一個方面。有人就覺得我修了一輩子，我什麼也沒有看見，我什麼也沒有，到了臨終的時候能不能鞏固這個

信願啊？不鞏固這個信願，信願就不具足，信願不具足就往生不了。這個也不是一個人兩個人，也代表一類人的情況。就是我弄了半天，我什麼東西都沒有一點證明，我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所以淨土宗他就是要貫徹這一點，就是你要保持這個信心到最後，就是你沒有任何的一種靈感、示相，還能堅信，這才可貴。就是因為這個可貴，所以才跟彌陀的信願相合。所以淨土法門根本不是說要叫你念到什麼樣，你看見什麼，甚至於你必須念到一心不亂，念到如何如何，都需要去斷惑。只要你是至心的信樂嘛，哪怕十念都生嘛。所以淨土法門在這一點上，我們就說這是根本義啊。

所以理明信深，必須再把這個理，我們就是要把它弄得很透。蕩益大師在《彌陀要解》裏頭，把這個說的是最清楚了，所以淨土法門到了這兒的話，那就真是究竟。對於這個「往生與否」，是

「全憑信願之有無」，你具足了信、具足了願，就一定往生，因為有了信、有了願，你就不會不念。既然深信有西方極樂世界、有淨土，而且是六信，圓融的信，而自己又願意去，會不念嗎？他就不會主動的放棄嘛。你念多念少、念好念壞，那是次要的問題了，但你只要把這個信願堅決了。

那麼，怎麼能鞏固？我這一點兒都沒有什麼感應，我怎麼能夠好像說，能使得我自個兒固定我的信願呢？我就跟大家說這麼一件事，這也是我們親戚的事，就是魯女子蓮社的社長。她到北京來之後，她跟夏老師很熟，都在山東，她就跟夏老師說，她羨慕夏老師，她說：「你啊，有多少多少感應，我很慚愧，我沒有什麼感應。」夏老師告訴她：「你從前不是就是打牌、看戲，現在你怎麼都放棄了？你受了戒，受了菩薩戒；你幾天念一部《華嚴經》；你

吃長素；你會講經說法，這麼精進，這不是感應，是什麼呀？」所以這她生大歡喜心啊，她回到屋子之後，披上衣，搭上衣來給夏老師頂禮，謝謝他。

所以我們不是要求那些個感應，就說你在這個趨向菩提的道路上，你在這個背塵合覺的道路上，你在這一步一步的前進，這是最大的感應。其餘，「凡所有相皆屬虛妄」，就是這個，你所有的相都是虛妄，「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。」所以就是印光大師的話：你沒有得到一心之前，你不要求境界，你求了境界，要壞事！就那個境界不是個好境界。所以在這一點上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。你不去走那些道路，他有的時候就覺得我什麼都沒有點把柄，自個兒覺得我這……，又產生了懷疑。那怎麼叫做把柄、怎麼叫做感應？就是你在不斷不斷不斷之中，就是咱們那個共同的願文，「菩提願

行念念增長」。不能說念念增長，咱們年年有增長就對了，要是年年都不增長，年年在後退，那就應該要鞭策自己了。

當然現在這一段，曾經跟大家說過，像爬坡一樣，爬這個硬坡，那這個情形下要增長是很不容易的。你可以頂住，你不往後退！雖然生活上什麼什麼都沒有問題，這個時候你在聞法、修法、行善種種方面，跟過去比就是困難一些。不是有誰管著你，自個兒你忙不過來。有了孩子、有了家庭了、有了負擔了，工作上要求很嚴，給你浮動工資，你幾天請假就把浮動工資給你取消，工作累，老師要學生有好成績。一個一個都在這給你轉，給你忙，所以在這個時候之後，你還要能往前進步，都在這裡爬這個硬坡，爬硬坡就是這個意思。爬不上去不要緊，頂住，而不是在未得一心之前，去羨慕這些事。這也是屬於正見和非正見的一個分別。

那麼在鞏固我們的信念裏頭，這就有兩副對子。一副對子是去年從《彌陀要解》集合的，都是《彌陀要解》的句子。「從事持達理持，即凡心成佛心。」你就這麼念、這麼念，不知不覺，就這個事持你是做得到的，你不知不覺就達到理持了。到了理持的話，那這個功德就是無限大了，但你一上手就要理持是不可能的。反正你有起心動念，你有起心都不對。我一個念頭都沒有，沒有還是不對！「莫道無心便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」就沒你下手處！所以這一點必須你得肯定，沒你下手處！你有念當然是不對，你一念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斷滅了，這什麼都沒有了，還是不對。你怎麼辦？你有念無念都在四句裏頭，有是一句；無是一句；也有也無是一句；也沒有也沒有沒有又是一句，都不對，你還有對的嗎？在四句裏頭都不對。四句再一推也就是百非，一百樣錯，哈哈，所

以沒有你的路。就從事持入手，在事持裏頭，你不知不覺、不知不覺……是理持了，從事持達理持。

所以蓮池大師說那個《觀經》要入地獄的人，最後那十念，他說他這個都是理一心。他就是從事持達理持，他心裡頭真相信了，我看見地獄，看見油鍋了，這個時候只有念這個，我可以不掉下去，當做被炸的油餅，我還生了極樂世界，那這個念就是什麼都放下，就是這個東西了。他不但是理持，他實際就全是理一心了。這是蓮池大師的話。所以你只要信的結實，這裡有些個信得單純的，所以純很要緊哪。你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「即凡心成佛心。」就我們這個凡心，咱們這裡每個人都有一顆，現在是凡心，就這個凡心就成了佛心。這是蕩益大師的話，我把它摘成一副對子。

老實持名 全攝佛德成自德
深具信願 決定往生證無生

這一次是東林寺它大殿好了，東林寺是遠公道場，廬山東林的遠公的道場，是咱們中國第一代淨土宗的祖師。大殿修好了，方丈跑來說：「請你給寫副對子，要把我們這個淨土宗的精神發揚於世界。你給我寫副對子。」我就唯唯。他散了會，回了江西，給我來了封信。我也給他寫了，這個也給你們寫了，就這前半句，就不提東林，不提什麼了。「老實持名」，老老實實念佛，「全攝佛德成自德。」這是把蕩益大師一句話簡鍊了，他的話是什麼？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」。所以這一句大家都好好的把它記住！你不管念什麼，你們小孩念一句，念一句怎麼？你就把佛的一切功德、一切智

慧、一切的殊勝不可思議，都變成是你的了。也就說你現在就跟佛的功德是一樣，都把它攝來了，都把它吸收進來了嘛，你念這一句就把佛德全都吸收進來了。

底下呢，這一句也非常重要，「深具信願，決定往生證無生。」是決定的，信願你是深具的話，你就決定，不管你念的好、念的壞、念的多、念的少，決定往生。往生幹什麼？要證無生法忍，不然又成了有為法了，因為往生，往生是證無生，最後是無生。所以這就成了一副對子，「老實持名，全攝佛德成自德；」上聯兩個「德」字，下聯兩個「生」字，「深具信願，決定往生證無生。」

我這已經是第四個了，這廟裏頭要對聯，哈哈……。所以大家就是說，還是我們不要覺得要求啊，求這一些什麼、看見什麼、

什麼什麼、得什麼什麼，就是老老實實的。這「老實持名」，我們往往就不老實，老有所琢磨，老有所追求、期待，那這個心就很紛亂。老老實實念，很簡單哪，但就是老實不下來，老實很難哪，能夠做到老實，就全攝佛的功德成自己的功德了。

所以這一切道理就不用再說了，念佛有什麼好處啊？他這再解釋一下，他說「名召萬德」，這名字裏就包括萬德，你就把佛的萬德都召到你這兒來了。所以他這個意思就不是說你拿妄想破妄想。有一種解釋說，你這個念佛也是妄想，我拿那個妄想換你這個妄想，那個就比我們現在這個意義是差好些了。不是拿這個是一個方法，我用這個東西，沒有東西了那就以楔除楔。我這有個楔子，拔不出去，我拿個別的楔子一敲，就把它打出去了，都做為一個手段，不是！這個是你這一句，這一句你就是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！

這一句就是你的妙明真心，你這念的時候就是孤明歷歷。

怎麼能往生啊？你就深信切願，這個信字還是最難哪！所以一個竹竿這一節切破了，後面就迎刃而解。所以就還是要在這個地方上，要深入的信。不僅僅說我相信有個極樂世界、有個阿彌陀佛，佛說法不會是假的，這個是最起碼的信！你連這個都不信了，那你不叫佛教徒了。連這個都不信，那還叫佛教徒？你是來玩來了。要深入的相信，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，真是願意去啊，不是留戀這個世界。

所以後來余伯母她就連孩子，兒子、女兒她沒有話說了，她就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……，她這種留戀就變了，所以她這是大變活人。為什麼一個老太太能大變活人？也沒出去聽講，也沒看什麼書，她不就憑這句念嘛。這一句念為什麼能大變活人？「全攝佛德

成自德。」你老把佛德成為自德，不知不覺你就成了佛了。

註一：《指月錄》卷二天台智者大師

師入觀三七日。誦法華經。至藥王品曰。是真精進。是名真法
供養如來。於是悟法華三昧。獲旋陀羅尼。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。
宿通潛發。以所證白思。思曰。非汝弗證。非我莫識。此乃法華三
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。

註二：《指月錄》卷二南嶽慧思禪師

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。何不下山教化眾生。目視雲漢作麼。師
曰。三世諸佛。被我一口吞盡。更有甚眾生可教化。

三、無量壽經大意

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於維州蓮華蓮舍

這不是一個講經說法的儀式，只是我個人應華府佛教會之約，向大家來報告一下自己學習《無量壽經》的一些體會，向大家請教，是一個座談會的性質，所以我們很自由。看到所談的要是有不妥當，甚至有錯誤，請大家指教。

今天因緣十分殊勝。第一個，今天是我们淨土宗的初祖大勢至菩薩聖誕。淨土宗因為大勢至菩薩專門提倡念佛，所以公認他是我們淨土宗的初祖。今天是初祖的紀念日，所以這個日子大家聚會，時節非常好，這是第一點。

第二點呢，今天我們在這兒研究的是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是稀有難逢的法寶，這是第二個殊勝。

第三個呢，這是華府佛教會和我們新成立的蓮華精舍一個大聯合。這個大聯合呢，代表淨土宗和密宗大家的圓融，將來彼此互相的合作、促進，這是一個法門的瑞相，這是第三個殊勝的因緣。

那麼我們為什麼說研究這部經是一個殊勝的因緣呢？因為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土宗的第一部經。淨土宗是最殊勝的法門，因為它是易行道。佛的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佛傳的，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哪一個不是最殊勝，最好的呢？但是考慮到結合到我們現在的具體條件，在這個時間、在這個空間，眾生是這個根器，那就有什麼是最契機、什麼是不很契機的。所以八萬四千法門，別的都稱為難行道，只有淨土法門稱為易行道，所以淨土法門就很殊勝。而

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呢，是淨土宗的第一部經。

甚至有人說「此是淨宗第一經」。淨土宗有說「三經」的，有說「四經」的，有說「五經」的，不管你說是多少經，那第一部經都要推《無量壽經》。那麼《無量壽經》既然如此殊勝，那在這一本（註：指會集本）出現之前，《無量壽經》在古代我們中國讀的人很少，註解的也很少，所以寺院裡頭、人家裡頭讀的都是《阿彌陀經》，讀《無量壽經》的很少。註解的，從古到今，註《無量壽經》的只有兩個人。所以說《無量壽經》塵封大藏，讓塵土把它封蓋在大藏裡面一千多年哪。那麼這個第一部經，為什麼它要塵封大藏呢？就因為這一部經我們翻譯的本子翻譯得雖然最早，翻譯的也最多，但是到現在為止，在這一本出現以前，沒有一個被認為是妥善之本，所以沒有善本。各個都有它優越的地方，各個都有它不足

的地方，也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缺乏善本。

這個翻譯得最早的，就是在漢朝就翻譯了。我們佛經正式傳入中國是漢朝，漢朝就翻譯了，這部經還存在，我們稱它為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這是漢譯本。漢譯本稱為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漢朝翻譯的。又從漢朝以後翻譯的，遍於記載的，翻譯得最多，翻譯了十二次。現在在人間流傳的只有五種。後來有曹操、曹魏翻譯的，有孫權翻譯的、吳譯。從漢朝到三國已經翻譯三種了。晉朝翻譯得很多，都沒有傳。到了唐朝還在翻，到了宋朝又翻了。所以現在流傳的有五種譯本。

這五種譯本，它的差別非常大。大家看過《阿彌陀經》。《阿彌陀經》有兩種翻譯，有玄奘翻譯的、有鳩摩羅什翻譯的，出入很大。《金剛經》也有好多種翻譯，最著名的也是這兩位大師翻譯

的，鳩摩羅什翻譯的、玄奘大師翻譯的。那麼就連各種譯本都算進去吧，出入也不很大，唯獨《無量壽經》出入最大。

我們舉個例子吧，就可以知道它出入的懸殊。大家都知道阿彌陀佛四十八願。其中四十八這個數字在幾種譯本之中，它並不佔多數。比較流通的是魏譯。魏譯和唐譯都是四十八；漢譯、吳譯是二十四，二十四願；還有《後出阿彌陀偈經》，只有偈子，那很短，所謂「誓二十四章」。所以說「二十四」的就有三種，說「四十八」的只有兩種；宋譯是「三十六」。你看這個懸殊了吧，是不是啊！這個彌陀的願是最根本的東西啊，而且幾種譯本，這只是舉了一個例子，就說明它的這個出入之大。為什麼出入大呢？因為佛不只一次說，因為這個法門太重要了，多次說呀。多次說是因為對象不同啊，這個出入就不一樣了，這個記錄中也就（不同）。

而且梵本都是零碎的葉子，大家看過，一片一片散裝的，也很容易丟失。寫在貝葉上，有的時候也就很容易脫落。這個出入很大，沒有善本，所以塵封啊。

到了宋朝，有王龍舒居士的，大家都知道《龍舒淨土文》，他是個大德，是個進士，站著往生的。他的《龍舒淨土文》刻版出舍利。他是第一個把四種會集，他是四會，他裡面沒有把五種都會集，他只看到四種。王本唯一的一個缺點，是有些經文，在他的會集本裡，他是根據經的意思，用他自己的文字寫的。這樣是一個很大的的一個缺陷，就開了一個例，就好像用我們的語言文字，我們寫出來的東西說是經啊，這其實是不允許的。所以，他這個功勞很大，很多都流傳很廣，大家也喜歡念，他這個文字也比較通順；比其餘五種原本，他的大家很容易了解意思，辭句也通順，但是，就

是有這個毛病，這是一個缺陷。

清朝初年，彭二林居士把《魏譯》刪節，成了一本。所以有五種原譯，王龍舒的會集是第六種，彭際清居士，清初的，單把《魏譯》刪節了，很多重複的刪節了，成了第七種。

清朝咸豐年間，有個魏承貫，魏默深，是個大文學家。他就要解決王龍舒的這個缺陷，他又會集了一次，就是用五種會集的。他是有勝過王龍舒的地方。但是他沒有完全避免王龍舒的毛病，就是還有各別的字句是他自己的，自己編出來的。

因此，先師夏老居士，他就閉關，求佛力加被，成天念佛持咒，花了幾年的功夫，寫出了這部經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。那麼這個經一出來，大家公認是善本啊。這個經是在中日戰爭，日本投降以後才正式定稿，所以這一本出現於世，是最

近的事情。那麼大家都慶賀得到了善本，而這個善本呢，在台灣和美國都得到流通發展。這就是說明法運昌隆，也說明我們台灣和在美國的佛教徒水平很高，能夠識法，眼光很透啊，所以就是說，才有這樣一個因緣。

那麼這個經何以故稱為第一經呢？就是因為這個經它最完備了。你看看《阿彌陀經》讀了、《觀經》讀了，阿彌陀佛到底怎麼成佛的？什麼因緣哪？阿彌陀佛，都知道四十八願，發了什麼願這兩部經找不著啊；發了願之後，這個願是如何成就的？所以就是在這些個最基本的內容上。我們要往生淨土，這個淨土是我們到了以後，彼土的導師，佛就是導師，如何成佛的？我們要成佛，我們要學習導師呀。導師如何「行」，我們應當學習呀。而這兩部經都缺少這個內容。

《無量壽經》裡頭，那就比其餘的經論都詳細了。它就說，過去有個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，那時候有個國王叫作「世饒王」，他就聽到這個如來的法，就發心出家，捨棄王位。出家之後，得的法名叫「法藏」。所以法藏比丘就是阿彌陀佛過去生中的前身。法藏比丘「高才勇哲」、「與世超異」，「異」就是異常。他發了無上之心，就把他的心願向佛說。他說：「我願意攝集一個佛國，要比現在所有的佛國都殊勝，可以不可以呀？」所以發了一個殊勝之心啊。這個心，我們不要把它體會成「我要超過過去的佛」，而是說他願意讓眾生的成就和解脫更方便、更容易；是一個無量的悲心哪，所以也就發出這麼一個大願。

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為了他的請求，咱們就簡單的說吧，就把二百一十億國土都示現給他看，這二百一十億國土的粗呀、妙呀、

善呀、惡呀，種種呀。所以阿彌陀在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這樣的一個加持之下，看到這些佛土，他就總結，把一切適合於眾生的、利益於眾生的殊勝之處，把它總結成四十八願或者我們稱為二十四願，這只是數目字的問題了，實際內容是一致的。這個時間是花了五劫啊。這個在經本裡頭只占幾頁書，從「發大誓願第六」，這個是二十頁到二十八頁就完了。總共就這幾頁書，花了五劫的時間。我們人要寫一個志願書，寫一個總結，那這幾篇你有五天就足夠了。那阿彌陀佛怎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呢？足見這個大願是阿彌陀佛的悲心智慧長期的、專精的去推敲，才總結出這樣的願。他這個願，這個願文成就以後，就到本師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匯報，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就讚歎。之後他就多劫的修行，多劫的積功累德而成就這個大願。

所以要制訂自個兒的志願，（阿彌陀佛）在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的幫助之下，看到了二百一十億佛國，然後總結提出了自個兒的願，得到了證明之後，多劫的修行，使自個兒的心願都落實了，都成為實際了。我們要發個願不難哪，但是這個願成為事實，這不容易！阿彌陀佛就做到了，得到了，所以也就成就了西方的殊勝的極樂世界，極其莊嚴。所以這部經就把這個說得非常詳細。而經中所說的極樂世界的莊嚴就遠遠超過了《阿彌陀經》的內容，所以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例如我說一件事，極樂世界七寶池八功德水，這個凡聖同居土，那很多人哪，還是凡夫嘛，可以在池中游泳啊。我在敦煌的壁畫就看見極樂世界游泳池的情況，那種莊嚴啊，這游泳的人各個頭上都有圓光，那游泳池邊坐的人也都是頭上有圓光。經上說，這個游泳的人，

在水中沐浴的人，各個想法不一樣。在一個池子裡面，有的人希望水淺一點，剛剛到足跟，就到足跟這兒；有人希望到膝蓋就到膝蓋；有的人希望到腰，到上面一直到……。有的人希望淋浴就是淋浴。有的人希望這個水流得急一點，它就急一點；這個人希望流得緩一點，對於他就緩一點，種種隨你的意。就是一個池子的水，能滿足所有一切沐浴的人的心願，所以這個是極其不可思議呀。

不但這個不可思議，而且這個水波揚無量妙法音聲。這個水波就能夠發出無量的妙法音聲，你可以聽到從四諦法到極殊勝的法，到甘露灌頂受位，各個聞都可以不同。你聞了之後，而且你可以了解；你不願聞，你也不聽。不像現在有的人，忽然有一個什麼什麼，你不想聽嘛，那對你就成為噪音了。它這你想聽什麼就聽什麼，聽了你就了解；你不願意聽，你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很清淨。

所以這就是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願力所感。這一切都是阿彌陀心之所現，所以就說明這一切都是華嚴的境界，一切無礙。有情無情，你說這個水是有情是無情啊？它這個無情之物，它怎麼能知道大家的心念？它怎麼會說法呢？有一個人不懂得無情說法，說：「怎麼無情說法呢？」這個水鳥樹林都說妙法嘛，這就是無情說法。就顯示出這個極殊勝的境界。

既然如此殊勝，那麼大家就要問：「我怎麼才能去啊？」《阿彌陀經》就說了一種情況，就是念佛念一日或是七日七夜。而這個《觀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就詳細啊，有三輩九品，各輩情況不一樣；說三輩往生、如何能夠往生，而且最後還給我們指明道路。

這更重要的呢，就是裡頭有「禮佛現光品」，給我們後世眾生做很大的一個證據。有人說，你們修念佛，去極樂世界，念阿彌陀

佛，你們誰看見過極樂世界了？你們誰看見阿彌陀佛了？那這個事情，在當時，在佛說法的時候，在這個「無量壽如來會」上，大家都見了。我們不能說因為我親見了才算哪。我沒到美國之前，我不知道華盛頓什麼樣子啊，但我不能說我沒見過華盛頓，華盛頓就沒有啊。可見有些提法是不科學的。別人都見了，事實是如此，那就是有嘛，不能說要自個兒見才承認有。

極樂世界也是如此，當年在印度的時候，這個法會上是一萬萬人哪，就是我們地球上，父母所生的這個身體的人，兩萬。大比丘萬兩千人，因此要知道這個法的重要跟這個法的殊勝。《金剛經》一千二百人，這個是一萬二千人，明顯的就是比別的經典多，這很重要啊。這個居士七千人，這就是一萬九，比丘尼和女居士各五百，一共是兩萬人。還有種種他方世界來的、還有種種的天人、

還有種種的大菩薩，這個數量是沒辦法數的，用計算機說不出啊。就說真正我們地球上的人就兩萬人，這兩萬人親見。

後來佛說法的時候，阿難就站起來，他說：我想要見極樂世界啊。他也就是替我們眾生提問嘛。佛說，那你向西方頂禮嘛。他頂禮之後，頭還沒起來，極樂世界就現前了。而且跟我們的距離就像這一排跟我這一樣，如處一尋，就是八尺。彼此他看見我，我看見他；我們看見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也看見我們。阿彌陀佛說法大家都聽見了，一切世界都遍是光明，所以這個經是佛三度放光。佛一開始，未說之前，佛就放光；之中「禮佛現光」，阿彌陀佛，極樂世界放光；圓滿時還放光。這就是證明這個放光，表示佛的這個法殊勝，很圓滿哪。

而且不但這部經，《觀經》大家也親見了，那個王后和宮中

五百個宮女都見極樂世界。這個是淨土宗三經。不過他們見的人沒這麼多，這人數很少；這個是大會，大眾共見。這是一方面。

再有一方面，它這個說了兩面，一方面說了極樂世界的殊勝，一方面說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惡苦，濁世惡苦啊。所以把這個兩土作很好的一個對比，極樂世界是那樣清淨莊嚴，然而我們這個世界種種的污穢不堪，種種的苦。眾生造種種的惡，受種種的報；同時也對於這個眾生做惡造苦，佛也給予很大的警誡。

既然給你指出這兩土，叫你知道欣厭，淨土法門就是一個要欣慕極樂，厭離娑婆，這是一方面，把兩土都指出來了。同時也包括了在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做人哪。所以真諦、俗諦也都圓融啊，所以這個經是圓滿的。尤其現在，有的修行人就說「我有阿彌陀佛保佑，我其他就隨便了，我可以任意了」，是不是，這個不行啊。你

要做好了人，你才是一個好的佛教徒，這是俗諦。所以六祖也說：「佛法出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所以我們直趨大乘，但也還是人天乘。我們也是（要）盡我們最大的一切努力，要去做佛說的，為人表率。

最後又說，這個法，凡是在這個法中，對於《無量壽經》，對於往生法門能夠信解、能夠願、能夠修持的，「於我法中，得名第一弟子。」這部經是第一經，咱們念這個經，咱們照著這個經去做，我們求往生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「第一等的徒弟」。這等於是給我們授記了。那今天諸位都是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的第一弟子，超乎於聖。當然這是一面，你聽了以後如此；你不聽呢？因為不聽聞故，有一億菩薩就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他已經是菩薩了，還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咱們對於淨空法師倡導這個

經，我們表示讚嘆、擁護啊。這完全符合咱們釋尊的本心、阿彌陀佛的本心哪。大家的擁護、修習，也都是多生多劫和彌陀結的緣，這是經上的話。所以說「福慧始聞」，「若非往昔修福慧，若欲暫聞亦不能」，要不是往昔多生多劫修福修慧，你現在想聽一會兒都辦不到啊。

更有一點，就是將來經是會滅的，一切經都要滅盡，首先滅的是《楞嚴》。現在就有很多人都說《楞嚴》是假的。大陸有一個大學者叫呂澂，他的一個作品《楞嚴百偽》，提出一百條，說《楞嚴》是百偽。我說你不要說了，世尊早就給你授記了。將來這個經要先滅，就必定有些人先要反對，不然怎麼會滅呢？

那麼最後滅的，一切經都要滅盡，佛「以慈悲哀憫，獨留此經，止住百歲。」最後什麼經都要滅完了，但是佛特別哀憫眾生，

特別格外的慈心，讓這個經還在世界停留一百歲。所以這個經之重要是普度，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相信得很清楚。那麼這個經在那種時候，到了末法的時候，那個時候的眾生是什麼根器啊？人只活十多歲，那小孩的時候就壽終了。他的智慧發展到像現在的小孩子，他就要死了。而且人非常之狠哪，好鬥。現在我們也看出一點來，有的人跟你無冤無仇，他就拿刀子殺或者開槍。美國有這個情形，大陸也很多這個情況，你看他一眼，他給你一刀。

這個是過去所沒有的事情，這個就是慢慢的向那個《法滅盡經》所講的趨近了。這是以後的一些現象，一些苗頭就出現了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人人都如此，那就不是個別的有。而誰跟誰相見了就是殺，因為我不先殺你，你也要先殺我，所以先下手為強，誰先下手誰就先保住了性命。就是因為自己這麼互相殘殺，所以人類就完

了。這個大劫稱為刀兵劫。這個刀兵劫之後，只有極少數人藏到深山野洞裡頭，誰也找不著，這就活下來了。活下來的人覺得這樣不行啦，這樣殺下去就全完了。這才回心，所以這個劫才能過去，那麼人壽就慢慢增加，人心慢慢一點點好起來。所以叫做「滅盡」，就到了這個劫，劫末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這種眾生，這個法門還可以救度。

今天我們的水平比那個時候的人好得多。現在就怕你懷疑啊，你根器再好，你能夠理解，就怕你懷疑，所以說「唯有狐疑是棄材」。都是法器，只是你老信不及，「有這回事嗎？能有這麼殊勝嗎？」而法是相信了之後……，相信是有，又想「我這個根器行不行啊？」總是多疑，總是不敢相信，這個就難了。這就是不能夠完全按照經所說的，得到成果了；反之，皆得度脫。到了最後，還留

一百歲。因此這個經，全經主要的內容，為什麼稱為第一部經呢，最簡略的向大家彙報一下。

本來是說，要說說這個大意，這個經這麼長，我們如果廣泛的說說這個大意，不如我們抓住一個最重要的內容。所以我們就抓住這個精髓。

我們研究經，要研究所謂天臺教的五重玄義。它是以什麼為「體」？它的名字叫什麼？它以什麼為「宗」？以什麼為「用」？今天我們來談它以什麼為「宗」，因為這個「宗」它是承先啟後。那麼《阿彌陀經》，蕩益大師說它是以「信願持名」為宗，你的信、願和持名，這個是「宗」。那麼這部經以什麼為「宗」呢？

「宗」是什麼呢？宗的主要意思有三方面。一個是綱領，這部經是什麼綱領？如果你要了解它，你要了解它的綱領。綱領了解之

後，各別的內容我們要有所忽略了或是忘掉了，沒什麼關係。綱就是網子的綱，你看那打漁啊，拉網，拉那個繩子。所以綱舉目張，一個目一個目的作文章，你不知哪篇文字比較……，綱一拉，所有的目都張，就如那個綱。領子，就是衣服的領子，你一拉領子，你衣服就順了。所以「綱舉目張，領提衣順」，衣就順了。所以你得到了綱領，提綱挈領。那麼知道「宗」就是什麼呢？就是這一部經如網、如衣服，我們抓住它的綱領了，它就順了，你了解起來也就順了。

第二個意思是什麼呢？是「會體機樞」。經是以什麼為本體？以實相為本體。你怎麼才能夠體會這個實相啊？它有一個機關，這個機關就打個比方，現在這些個機器都要有旋鈕，旋鈕一動，這個機器就開動了。這一部經的宗，就好像機器的旋鈕、開關一樣，你

一啟動，機器就能行動了。這也就是打個比方，你就可以契會到經的本體。所以這個宗是契體的機關。

第三個，就更有實用意義了，是修行的要徑。我們不是作研究，我們不是想要當佛學家，寫一篇論文，得一個佛學博士學位。我們不是搞佛學，我們是要學佛啊，我們要成佛啊。要成佛，你就需要修行啊。所以宗是什麼呢，就是修行的要徑，重要的途徑。因此我們首先今天，把下面的時間集中在這個「宗」上。

這個《無量壽經》以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為宗。包括兩個內容，「發菩提心」是一個內容；「一向專念」是一個內容。一個是發心，一個是念佛，簡單的講，以這個為宗旨。這就是綱領，透過這個我們就可以契會實相的本體。這個就是我們修行的綱要、路徑，一方面要發心，一方面要念佛。底下我們就分著來解釋「發菩

提心」是什麼內容，「專念」是什麼內容。

我們首先簡單的解釋一下，「發菩提心」到底包括什麼。淺說起來，是個什麼呢？就是大慈悲、大願力、大智慧相融合的心。我們以慈悲為本哪，我們必需要有度眾生的大願，這樣的心發起來的人還多，但是說，和大智慧相結合這才是圓滿的菩提心，所以就是大智、大悲、大願的心。是這樣一個心，那這個心，我們可以引證一位古德的話來說，他來講這個發菩提心。

這是曇鑾大師，曇鑾大師是淨土宗的二祖。現在有的淨土宗把曇鑾大師忘了，其實是不能忘啊，這個大師是了不起的。所以我們有兩個說法，一個是在淨土宗祖師裡沒有曇鑾大師；一個是他還是二祖，初祖是慧遠，二祖是曇鑾，三祖是道綽，四祖才是善導。近人，在《思歸集》什麼的，蓮宗祖師都把曇鑾跟道綽不承認是祖師

了，因為他們的著作在中國有一個時期不存在了，所以有的就不大理解，實際是大德。他著了《往生論》的論註。

我們淨土三經一論，有天親菩薩作的《往生論》，這是曇鸞大師作的註解。在他的註裏說了，他說為什麼咱們這個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重要？就是我們不是說有三輩往生品嗎，三輩往生的修行當然不一樣了，那上輩的就是比下輩的那顯然水平要高得多，所修的內容也深入得多。但是不管上輩中輩下輩，每一輩都有一個必備的條件，就是哪一輩都是不可少的，那就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

《往生論註》：無量壽經三輩往生中，雖行有優劣，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。

所以曇鸞大師說：「無量壽經三輩往生中，雖行有優劣」，雖

然所修行的有優有劣，優就是上輩，劣是下輩；「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」，沒有一輩是不發無上菩提心的。換句話說，你要往生那你要發心，所以這個很重要。可以說是我們修行的一個要徑，你不走這條道路，你就不能達到目的。「此無上菩提心」是什麼心呢？他底下寫得很好。

「此無上菩提心，即是願作佛心。願作佛心，即是度眾生心。度眾生心，即攝取眾生有佛國土心。」

「即是願作佛心。願作佛心，即是度眾生心。度眾生心，即攝取眾生有佛國土心。」現在度眾生，總以為施點藥、施點粥，這樣是度眾生。而不知道你要把眾生攝受到有佛的國土去，才是真正的度眾生。你今天給他吃一頓飽飯，明天他還要挨餓。你只要讓他

生到有佛的國土，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了。

「是故願生彼安樂淨土者，要發無上菩提心也。」

「是故願生彼安樂淨土者」，這是曇鸞大師向大家提出開示了。所以凡是願意要生到極樂世界安樂國土的，應該怎樣呢？「要發無上菩提心也」，每個人都要發菩提心。有的人只滿足我就是念一念佛、我持齋，那就好像我一定。這個條件很不夠，要發無上菩提心呀！底下他更深入一步。

「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，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，為樂故願生，亦當不得往生也。」

「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，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」，若我不

發無上菩提心，他只聽到極樂世界黃金為地、種種七寶莊嚴，怎麼好，他非常喜歡，是發這樣的心，所以就喜歡，就願意往生；「亦當不得往生也」，這樣得不到往生。

所以這話就很深刻。所以沒有發菩提心，沒有發廣度眾生有佛國土心，只為了自己解脫生死，到極樂世界去享受安樂，這樣的心情、這樣的志願，你達不到往生的目的。這不是我說的，是曇鸞大師說的，所以這話很重要。

那麼我們剛才說了，這個就是先把最需要的東西說出來了。剛才我們說了這菩提心是三個內容，現在底下唐朝一位大德，他也講了發菩提心，他非常重視發菩提心，這是一個現在說是韓國人，過去所謂高麗、朝鮮等等。高麗學佛法學得很不錯，他們禪宗、淨土宗都有不少境界很高的人。

海東元曉師《無量壽經宗要》：一者隨事發心，二者順理發心。言隨事者：煩惱無數，願悉斷之；善法無量，願悉修之；眾生無邊，願悉度之。

他說發菩提心有兩種，這個就跟我們密宗講的非常一致。他說一個是隨事發心，（一個是順理發心），所以這個講兩個具體了。那麼說事發心，我們說有事、有理，念佛有事念、理念，所以發心也有事發心、理發心。隨事發心，就是大家講的「煩惱無數，願悉斷之」，煩惱無邊，悉願斷；「善法無量，願悉修之」，法門無量，誓願學；「眾生無邊，願悉度之」，眾生無量，誓願度。這就是大家常常念的這些偈子。

「此心果報雖是菩提，而其華報在於淨土。所以然者，菩提心量，

廣大無邊，長遠無限，故能感得廣大無際依報淨土、長遠無量正報壽命，除菩提心，無能當彼，故說此心為彼正因，是明隨事發心相也。」

那麼這個心的果報怎麼樣呢，雖然在菩提，這個果報它是一定要成佛，但是它的花報呢，就是生淨土了。為什麼這個心它的花報能生淨土呢？果報生菩提呢？因為這個菩提心量是廣大無邊的、長遠沒有邊際的；這個心之發起功德是無有限量的，沒有窮盡的，所以就能夠感得廣大無邊的依報的淨土、長遠無量的正報壽命。這往生極樂世界都是無量壽，壽命皆悉無量。不但佛的壽命無量，凡往生者的壽命都無量。「除菩提心，無能當彼」，除了菩提心，就沒有別的功德能夠跟這個相當的。

「所言順理而發心者：信解諸法皆如幻夢，非有非無，離言絕慮。」

二者呢，順理發心，就是理發心。要信解一切法，皆如幻夢。所有一切法，一切法不但是世間法，也包括出世間法，一切法皆如夢如幻。「非有非無」，所以不落有無兩邊，不是有也不是無。眾生就常常是落這兩邊，有的是極樂是「有」，有的是極樂是「無」。有無兩邊，也就是斷常兩邊。一個就是這些東西實在是有的，是常住的、是常見的；有的說是一切都要歸空的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斷見。所以都是偏見。說人壽命也是這樣子，一個就是道教嘛，人死之後，生了天之後，永遠不死了，常見；一般的世間人說，人死如燈滅，就沒有了，斷見，都是錯誤。所以皆如幻夢，非有，離開這個有無。色即是空，色就是有啊，空就是無啊；色就是

空，有跟無就一致了，一味了。

而現在《心經》這兩句話，目前這些大科學家他們也在說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不光是佛教徒說的，現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大科學家那是公認了。這句話是公認了，不是個別一兩個人說的，因為他們從科學實驗證實了，這個「空」和這個「有」不是兩件事，是一件事。愛因斯坦已經都知道了，他說：「物質是人們的錯覺。」現在大家都覺得「你看『色即是空』，這個桌椅板凳都在這裏，怎麼是空啊？」你不知道你現在有這些物質，是你自己的錯覺所形成的；我們大家共見的時候，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錯覺所形成的，就是這樣子。

那麼，就「離言絕慮」，就是離開言說。真正事物的本體，不是言說所能表達的，也不是你的思慮所能夠理解的。所以我們常常

說「不可思議」，而「不可思議」就說慣了，其實「不可思議」是一個很深的話呀。「絕慮」，你思想不能及，這叫不可思；言語說不到，這叫不可議。「不可思議」談的是一種很殊勝的境界，不是你言語思想所能理解、所能表達的內容。

「依此信解，發廣大心。雖不見有煩惱善法，而不撥無可斷可修，是故雖願悉斷悉修，而不違於無願三昧；雖願皆度無量有情，而存能度所度，故能隨順於空無相。如經言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乃至廣說故。如是發心不可思議，是明順理發心相也。隨事發心，有可退義，不定性人，亦得能發；順理發心，即無退轉，菩薩性人，乃能得發。」

「依此信解，發廣大心」，從這個地方發廣大心。這樣發心是

怎麼樣呢，「雖不見有煩惱善法」，這些煩惱善法也空了，一切都如夢幻，雖然知道這一切如夢幻，還是修善法呀。這跟《金剛經》一致，《金剛經》：「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「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」，大家知道這一句說的空見；大家只修一切善法嘛，落在有邊。所以這兩句雙照齊修，無我無一切相而修一切善法，那就圓融雙照了，就中諦了，就從容中道了。從容中道這樣的發心，那就是隨理發心，這就是菩薩境界了。雖然願意度眾生，也不存能度所度；終日度生，終日無度。所以這就能隨順於空、隨順於無相，就好像《金剛經》說：如是滅度無量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

一如是發心，功德無邊。設使諸佛窮劫演說彼諸功德，猶不能

盡。」

「如是發心，功德無邊」，這樣的發心功德無邊。「設使諸佛窮劫演說彼諸功德，猶不能盡。」就是諸佛，不是一個佛，是諸佛，拿多少劫的時間，來說明發這樣的心來修持有多少功德，他說不完。這是極讚順理發心的功德。前面只說可以得到往生的果，將來可以成佛，而這個能順理發心，諸佛拿窮劫的時間來演說你的功德，說不盡哪。這都不是在文字上故意誇張，事實是如此。這是大德，說話就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不異語者，不妄語者。

就是因為這個順理發菩提心不大好懂，所以我們這裏稍微再多說兩句，再多引證一些。剛才引證兩位了，一位是曇鸞大師，一位是海東的大師，他的名字叫元曉。現再引證曇鸞的下一代，第三個，道綽大師。

《安樂集》：顯發心有異者，今謂行者，修因發心具其三種：一者，要須識達有無，從本以來自性清淨。二者，緣修萬行，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等。三者，大慈悲為本，恆擬運度為懷。此之三因能與大菩提相應，故名發菩提心。

道綽大師在他的《安樂集》裏頭說，他說發心有兩種。第一種，就是先要「識達有無」，識達「自性清淨」。他的話很簡單，就是需要做一些解釋。發菩提心，剛才說了許多「有無不二」的道理；「修而無修、無修而修」的道理；「住而無住、無住而住」的道理。這就更指出這個本體來。所以我們的宗就是會體的機樞，指出這個本體。他說發菩提心要有三個內容，第一個你要識達有無，你一定要了達、你需要認識什麼是「有」、什麼是「無」，要正確認識這個「有」和「無」；了達「從本以來自性清淨」，「從本以

來」就是最原始最根本，你的自性就是清淨的，從來沒有染污過，「自性清淨」。「自性」，這我們的佛性，具足一切，與諸佛是平等的，從來是沒有染污，所以它是清淨的。「自性清淨」這句話比較好懂。

而這「識達有無」是什麼呢？「無」，無什麼呢？所謂「無」者，我們就是《心經》那一套，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……」一直下去，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……」直到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一串「無」。你要先識達這個「無」，這一切皆「無」啊。這大家可以信得及，觀世音菩薩說的話。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就是把他自己所照的告訴我們，「無」啊！一切皆無，我們要識達這個「無」，「無受想行識」。「無色」，剛才說，愛因斯坦他也都認識了，這

個「色」是一個錯覺，它是沒有嘛，就是錯覺。其餘都一樣，其餘都是因這個「色」生出來的。因為人有「受」，有感受，你的思想才有活動，「行」。「色受想行識」，「受」之後就有思惟，思惟相續就是「行」，有分別就是「識」。這都是由於你有「色」具先，「色」本是妄，而這一切也空。

而「無無明」，也「無無明盡」，這說得很深哪，所以《心經》很深哪。眾生之所以成為眾生，就是因為有「無明」，一念妄動。一念妄動嘛，我們就不合於「真如法一」，就產生「無明」，「無明」就成了「識」了。我們的智慧就變成「識」了。「識」，藉由第八識生第七識，第七識再生出前六識，那麼就完全成了眾生了。底下，這《心經》說「無無明」，「無無明」跟《涅槃經》是一致的。佛在涅槃的時候，入種種世界、入種種禪定，佛當時就告

訴大眾。底下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話。

《涅槃經》：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，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，如是逆順入超禪已，復告大眾：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，無明本際，性本解脫，於十方求，了不能得；根本無故，所因枝葉皆悉解脫。無明解脫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脫。以是因緣，我今安住常寂滅光，名大涅槃。

佛入種種禪定，入種種境界以後，告訴大眾：「我以佛眼」，「我」就是釋迦牟尼佛，我用佛眼「遍觀三界一切諸法」，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三界的一切諸法我都仔仔細細做了觀照、觀察。「無明本際，性本解脫」，無明之本，本來是解脫的，就是《心經》的話，「無無明」。「於十方求，了不能得」，我在十方

去找，找這個無明，我一點兒我也找不到啊。所以這個就比《心經》說的那個更具體了、更懇切了。「根本無故」，無明是根本，這根本既然沒有，它所出的枝葉「皆悉解脫」。「無明解脫故，乃至老死皆得解脫。」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」這《涅槃經》佛最後的話，跟《心經》的話是互為表裏的，這個也得解脫嘛。

「以是因緣，我今安住常寂滅光，名大涅槃。」所以就照見本來「無無明」，沒有無明，不可得。所以就是說，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「無」，這一切皆「無」。都「無」了，是不是什麼都沒有了？那還要知道「有」啊。什麼「有」？這都「無」了，還有什麼「有」啊？宗門說「必須知有始得」，那這個「有」很重要啊。「有」，有什麼？就是有佛性，你有佛性啊。這個傳大士，梁武帝

時候的人，跟誌公和尚都是同時，是個在家人，那是菩薩。當時梁武帝請傅大士講《金剛經》，傅大士上座，拿著戒尺一揮，下座了。下座後，誌公說：「大士說經盡」，經講完了。那樣灑脫，不像我這個拖泥帶水，哈哈……。傅大士他有個《心王銘》，他也打（譬喻）說得很好。

《心王銘》：水中鹽味，色裏膠青，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。心王亦爾，身內居停。

他打個譬喻，這佛性像什麼呢？像水中的鹹味。水拿舌頭嚐，味道是鹹的。這鹹味有沒有？有啊，你嚐是鹹的。但是你要在這裏找什麼叫鹹，要把這個鹹找出來，這鹹不可得呀，就打這個比喻，所以「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」。這是說明佛性之妙就妙在這兒。決

定是有，不見其形，不見其形才是真有啊。

這個裏頭可以打一個在現代有的，我們可以打一個還能幫助我們想得通的地方。講「性」，我們稍為學過一點物理的人知道磁有磁性，一個磁石它就具有磁性，它有一個磁性。它這個磁就非常重要了。有塊磁產生一個磁場，這個空間就有磁力。一個帶電的東西進來它就會轉，這是電動機的原理。所以我們一開電，許多東西會動，這是因為有磁場，一個帶電的東西它就轉。在磁場的東西，它自己在轉的東西，它在轉就要生電，這是發電機的原理。你看這個磁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但是你要把這個磁找出來，就不可得嘛。一個銅線通了電就出現磁場，你要在這個銅線中把磁找出來，這不可得。

而這個磁的作用不光是人哪。在大陸軍用訓練通訊的鴿子，鴿子可以在南京把牠裝上飛機，飛機到了北京把那鴿子放出來，放出

來之後，牠自己會飛回南京。我就說鴿子比我聰明太多了。我到一個地方要去看一個人，我要是跟著一個朋友一塊去，第二次我找不著。除非第一次是我自己去的，我要很用心，第二次才能勉強找得著。牠就比我高明得多了，牠第一次不知道路啊，牠是在飛機上，我就比牠笨多了。牠第二次牠自己就不用飛機飛回去了，牠就是利用這個磁，磁對牠的身體有感覺，牠這個感覺能夠分辨，可以飛幾千里路。這個磁決定是有，但是找磁是不可得。所以要識達有無，這個性。

從這個磁性說明我們這個性，就是《涅槃經》的話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。所以我們要「知有」，就是知道這個。要知道人人都具有，這是一件最根本的事情。釋迦牟尼佛成佛，就是在臘八這一天看見星星，恍然大悟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一切

眾生都有如來的智慧德相。而這也就是眾生皆有佛的本性，所以我們要「知有」，這是我們的根本。

那麼這樣的話，我們在修萬行，度眾生，要大慈悲，這也就是菩提心了。那麼知道根本，知道人人皆有佛性。知道人人皆有佛性，我們就自然發起大慈悲心，他本來是佛，現在是冤枉啊，入了六趣，糊塗啊，而我們要去救度他，也就是只要讓他去掉這些執著就是了。就好像一個人在作夢，很苦啊，在那兒叫，他夢中被獅子來吃他。我們去救他，我們不需要跟獅子去搏鬥，我們只要把他叫醒就是了，他這受苦很冤枉。所以我們就能發出度眾生的心，我們也容易度，所以要知道以佛性為本，然後就修大慈悲，去修種種萬行的功德，這樣攔在一塊兒，這是菩提心。

底下我們再說一下發菩提心的重要。這個我們可以舉一些密宗

的話，因為密宗最重視發菩提心。所以後來密宗有的走入錯路了，就走入神通、什麼怪異這些東西，其實這都是錯路。密宗最要緊、最根本的是發大菩提心。

《菩提心義》：菩提之心，成佛之本。……大事因緣，莫過於此。

在密宗的教典，有個書叫《菩提心義》，裏頭說：「菩提之心，成佛之本。」成佛的根本啊，「大事因緣，莫過於此。」這個重要性說的很簡單扼要，是成佛的根本。我們的大事因緣，是一切佛出現於世，就為一個大事因緣。這大事因緣，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了，所以這說的很清楚。

《菩提心論》：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。若修證出現，

則為一切導師。若歸本則是密嚴國土。不起於座，能成一切佛事。

再有《菩提心論》說：「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。」你發這個心，這個心就包括一切諸佛的功德之法。「若修證出現」，你如果能修證、能出現這個菩提心，生出這個菩提心，「則為一切導師」，你就可以作為一切有情的導師。「若歸本」，如果你能夠照見本來，和本覺相合，歸到本元，「則是密嚴土」，你那個就是密嚴土，那就是法身佛的國土。「不起于座，能成一切佛事」，你不要起於座，你就在這兒坐著，你的這個心發了，一切佛的功德、一切佛事，都已經圓滿成就了。又讚菩提心說了：

「若人求佛慧，通達菩提心，父母所生身，速證大覺位。」

「若人求佛慧，通達菩提心」，若一個人要求佛的智慧，你能

夠通達了菩提心；「父母所生身」，父母所生的身體，「速證大覺位」，不但是你即身成佛，而且很快成佛。那是因為靠什麼呢？就靠你起發菩提心。

不但是密部，《華嚴經》是顯密共的，顯教都重《華嚴》，密教也重《華嚴》。再說到另一面，對立面，你忘了菩提心怎麼樣呢，《華嚴經》說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很深刻。所以很多人說：「好像有人修善，怎麼沒有得到什麼善果？」但用《華嚴經》這句話來要求，對這個話，那你恐怕提問題的人應該再要想一想，他發菩提心沒有？如果你忘了發菩提心，你修種種善法，都叫做魔業，你做魔的事業。所以這個我們就是說，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此，莫過於此啊！這個是我在註解這部經，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所引證的一些經論，免得大家翻書，這是初版，再版

的還沒有印好，將來印好了之後，我很快會寄過來，將來寄給咱們會裏面，再寄給淨空法師請他指教。下面是「一向專念」。

因為我們開始晚一點，所以我也稍微推延一點，我們把「一向專念」說完吧。大家紀念一下，今天是大勢至菩薩聖誕，一向專念是念佛嘛，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就是說明念佛的重要。為什麼要專念阿彌陀佛呢？佛有無量啊。在楞嚴會上，佛讓大家各個說自己入三摩地的一個經過，第二十三位是彌勒菩薩，第二十四位是大勢至菩薩，第二十五位是觀世音菩薩。這是大勢至菩薩發言。

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：大勢至法王子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。十二如來，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。彼

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異。

這大勢至菩薩很特殊，他發言的時候，有五十二個菩薩一起發言，都從座起。也就證明，用念佛法門成就的人多啊，所以當初是五十三個菩薩皆依這個法門而成就。但是這個具體提出名字呢，是大勢至菩薩，所以當時在法會上是五十三個大菩薩，這個也是很值得我們著眼的地方。

「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。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。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」

我們簡單說最主要的，念佛像什麼呢？像母親想孩子，孩子不

想母親，而如果孩子想母親，像母親想孩子那麼想的時候，那麼樣的來念佛，就沒有不成功的了。「子若憶母」，子若想母親，「如母憶時」，像母親想孩子那麼想的話，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」，他們就不分開了，就在一起了。眾生的話，阿彌陀佛憶我們，如果我們也憶阿彌陀佛，咱們就生到極樂世界，就在極樂世界老親近我們的本師了。

「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

「若眾生心」，這句話很重要，我們是眾生，不需要我們修行到某一種水平，就是我們這個妄想心，我們的生滅心，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心。我們現在這個心如果「憶佛念佛」，「憶佛念佛」就是

你心口如一的念佛。有時候你口念心不念，那就是念佛不是憶佛。憶是心，「憶佛念佛」是心中也是在念佛，口中也是在念佛。

就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，「現前」就是馬上；「當來」就是以後。「必定見佛」，決定的，大勢至菩薩為我們做了肯定，做了保證，給我們吃了定心丸，一定見佛。

「去佛不遠」，我們離開佛不遠了，所以十萬億佛土距離我們不遠啊。再有，我們應當相信自己就有佛性，我們自心就是佛心，那麼我們的心也在那極樂世界，去佛不遠。

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你只要念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就像兒子想母親那麼一句跟著一句去念，你不需要再假藉任何其他方便，其他的法都不需要了，就這麼念去，自然就心開。「自得心開」這句話，大家要知道，這個心開就是開悟。很多人都以為念

佛只是往生，往生之後才開悟。你如果到了理持，你就開悟。事念和理念，到了理一心就開悟。大勢至菩薩還有五十二位，他們都是代表，他發言嘛，就是五十幾個集體發言哪。自然都心開了。

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。」

這是打個譬喻，說像什麼呢？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」，你染香的地方做工作的話，成天工作的都是香料，你身上就有香味，就是有香氣，就是如此。你老念佛，你的思想、你的心、你的身口意那就是佛呀。這個叫做香光莊嚴。

「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。今于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

第一。

「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。」大勢至菩薩的成功，在因地中就以念佛的心入了無生法忍，地上菩薩。入無生法忍是地上菩薩，到了八地才真正證無生法忍。

「今于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」「此界」，就是咱們這個世界。幹什麼呢？就是攝受念佛的人，所以我們就是大勢至菩薩攝受了。「大勢」，最有大威力了，「勢」就是力，來攝受我們歸於淨土。這是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，這一段正好說明念佛的重要性。再有，就是這個念佛法門，大勢至菩薩給我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開示，不要假其他方便就解決問題了。

還有呢，就是這個法門它普被三根，最穩當了。所以蕩益大師在他的《彌陀要解》中說：

《彌陀要解》：于一切方便之中，求其至直捷，至圓頓者，則莫若念佛，求生淨土。

「于一切方便之中」，我們粗淺的說，「方」就是方法；「便」就是便利。你得有一個辦法嘛，而這個辦法是便利的，才能解決問題。在一切方便之中，「求其至直捷」，最直捷，直截了當的；「至圓頓」，至圓滿至頓的，「頓」是快，不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就是漸法；頓法，剎那際成佛也是頓法，它最圓、最頓的，「莫若念佛」，沒有能夠比得上念佛的了，「求生淨土」。底下就說了，你念佛求生淨土，這個是最直捷、最圓頓。確實，有這兩句話，又念佛又求生淨土，求生淨土很重要。你求生淨土，現生就不退轉了，不是往生之後不退轉，現在真實切願求生淨土，今生你就不退。但是很多人不容易做到切願，今天電視節目太

好，今天這個念佛等我先看電視再說吧。那你還是留戀娑婆嘛，那個電視都是娑婆的反應嘛，真正到了切願那就是對了。

「又于一切念佛法門之中，求其至簡易，至穩當者，則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。」

「又于一切念佛法門之中」，念佛有四種念佛，持名念佛是一種；觀想念佛是一種；觀相念佛是一種；實相念佛是一種。在四種念佛之中，「求其至簡易」，最簡單、最容易；「至穩當」，最穩當的，「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」，莫若於你有具足的信心，有深切的願力，「專持」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名號。所以為什麼淨土以「一向專念」為宗，這都解釋了，蕩益大師從他的裏頭提出來了。

「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。以名召德，罄無不盡。故即執持名號為正行，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，至簡易，至直捷。」

而且蕩益大師還說，阿彌陀佛是「萬德洪名」。阿彌陀佛，剛才我們說他成佛以來的經過，他發願，是這麼發這樣的大願，花五劫的功夫才成就一個願。願成就之後，以多劫的苦行而成就了西方極樂世界，所以他是萬德莊嚴、萬德俱足。由於萬德俱足、萬德圓滿而成就了阿彌陀佛，所以這一句洪名是萬德洪名，是萬德所成的。就好像我們一顆藥丸子，是多種最好的維生物、最有效的一些東西所成的，所以這個藥丸子裡頭就具有眾藥，有種種的營養品。這不是一樣嗎！名號也是萬德所成的，是萬德所莊嚴。你這個藥是多種的營養品所成，具有種種的營養品，一樣的事嘛。

「以名召德」，你一念名，他這個德就都來了。這是道綽還

是曇鸞打的比方，很有意思。他說一種是被狗咬了，一方面抹一點藥，一方面用虎骨，老虎的骨頭把它烤熱，烤熱了，在咬的地方就搓，這樣就可以治病。這個虎骨不是常常容易得到的，不是經常有的，那沒有怎麼辦？一方面你自個兒的手把它弄熱一點，用手去搓患部，一邊搓一邊念「老虎來了，老虎來了」。那這就說明什麼？你叫著老虎的名字，起了實際老虎的作用。所以這些故事很生動。而且道綽自己這麼治過病，他說腳一下子沒走好，受了傷，要用木瓜。咱們都知道木瓜是藥，用木瓜可以治。他自己得不到木瓜，這也是用手自己按摩，嘴裏念「木瓜，木瓜……」，他就好了。這個是大德，不妄語，他騙我們幹什麼？所以這個「心」和「名」種種不可思議，就是那個太機械的人，他就對於這個不能相信，或者想不通。「以名召德」，那一切德無不盡，所以說不必再要觀想、參

究，參念佛是誰什麼什麼。當然你可以兼修，但不是必須的了，就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。

《彌陀要解》是蕩益大師，《圓中鈔》是幽溪大師。印光大師就說《阿彌陀經》註解有多種，但其中三種是咱們國家最殊勝的，就是蓮池的《彌陀疏鈔》、蕩益的《彌陀要解》，和幽溪大師的《圓中鈔》。後來印光大師又稱讚說，這裏頭還是以蕩益大師的《彌陀要解》最殊勝，佛再寫也不能超過。所以剛剛我們引《彌陀要解》的話，那就是佛再說也就是這麼說的。這是咱們淨土宗大德印光法師的言論。

《圓中鈔》：今經所示，初心凡夫，但是有口能稱，有心能念，皆可修之。故知此經所示，乃至簡至易之法門也。

《圓中鈔》說，《阿彌陀經》所開示的教我們念佛，只要有口，長了個口能念的人；「有心能念」，你口也能稱名，心裏也能想到阿彌陀佛，都可以修。因此，這個《阿彌陀經》所示的持名念佛法門，「乃至簡至易之法門也」，至簡單至容易的法門。你要念很多，（在）其他的法門。而且往往在臨終的時候，平常是很好、很攝心，在臨終的時候，你已經很散亂，在種種痛苦之中，心也很煩亂之中，你還要能用，那就要至簡至易的方法才用得上。

《遊心安樂道》：無始惡業，從妄心生；念佛功德，從真心起。真心如日，妄心如闇。真心暫起，妄念即除。如日始出，眾暗悉除。

《遊心安樂道》說：我們無始以來的惡業，是從妄想所起。為什麼造惡？因為你有妄想，是妄心所生出來的。念佛的功德是從

真心起，從本覺的智慧，而我們才生出想要背塵合覺來念佛，是從真心起啊。真心就如太陽，妄心就如黑暗。真心的智慧一起，妄念就除了，就好像太陽一出，眾暗就消滅一樣。所以我們這念佛，在這個地方，那不但是破惡業，而且是破惡業之根，破妄心哪。能使你的惡業，無明，黑暗就是無明，無明可以消除。而自己本來的功德、本來的佛性可以顯現。

接下來再引一段，這段大家可以很感覺興趣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勸父親，這個在《觀佛三昧經》，佛勸父親念佛。

《觀佛三昧經》：佛勸父王行念佛三昧。父王白佛：佛地果德，真如實相，第一義空，何因不遣弟子行之。佛告父王：諸佛果德，有無量深妙境界，神通解脫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，故勸父王行念佛三

昧。

所以說佛沒有不孝，佛勸他父親幹什麼？勸他父親念佛。他父親也跟現在人一樣，他的父親就說，你有好多好多好的法，「真如實相，第一義空」，佛的父王在佛面前還是自稱弟子，他不是說我、爸爸怎麼怎麼樣，他還自稱為弟子。他說：「佛啊，你的果德，真如實相，第一義空，為什麼不教弟子去修啊？」佛就告訴父王：「諸佛的果德，有無量的深妙境界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」父王你還是凡夫，而這些境界不是凡夫所能行得到的。「故勸父王行念佛三昧」，所以佛才勸你念佛三昧。佛勸父親當然是用最好的方法，來報答父親，就是如此。

【父王白佛：念佛之功，其狀云何？佛告父王：如伊蘭林，方四十

由旬，有一棵牛頭栴檀，雖有根芽，猶未出土。其伊蘭林，唯臭無香；若有啖其華果，發狂而死。後時栴檀根芽，漸漸生長。才欲成樹，香氣冒盛，遂能改變此林，普皆香美。眾生見者，皆生稀有心。」

而父王他要打算念，就問：「念佛功德怎麼樣啊？」佛就打了一個比方，就告訴父王，如一個伊蘭的林子，這個林子有四十由旬。一個由旬是四十里，四十個由旬就是一千六百里，一千六百里見方的一个大林子，有一棵牛頭栴檀。「伊蘭林」就是臭林子，有一千六百里見方的這麼一個地方，但是長了一棵栴檀樹，還沒有完全出土，只是有根，還沒完全發芽。這伊蘭林就變了，整個伊蘭林就不發這個味了，它的效果就小了。等到這個栴檀樹長出來了，這栴檀香就很盛了，就把整個林子都變成香的了。一千六百里這麼大

的臭林子，由於栴檀樹長出來之後，整個樹林全都變成香的了。

「一切眾生在生死中，念佛之心亦複如是；但能繫念不止，定生佛前。一得往生，即能改變一切諸惡，成大慈悲；如彼香樹，改伊蘭林。所言伊蘭林者，喻眾生身內三毒三障無邊眾罪。言栴檀者，喻眾生念佛之心。才欲成樹者，謂一切眾生，但能積念不斷，業道成辦也。」

一切眾生在生死之中，念佛之心也是如此。當你的妄心像一個臭林子這麼大，你去念一句佛號就有如栴檀樹。只要這一句佛號老現前，你整個的心都變成是香的了。所以這個念，要緊的就是每一念都是功德不可思議，都是功不唐捐。所以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說要「淨念相繼」，關鍵在「相繼」。你儘量的綿密，儘量的

綿密。如果我們要事念，那就是時時處處老能提起這一念。

《文殊般若經》：眾生愚鈍，觀不能解。但令念聲相續，自得往生。

《文殊般若經》就說：「眾生愚鈍，觀不能解」，叫他觀佛，他做不到。「但令念聲相續」，他有了菩提心了，你先要叫他念的聲音能接得上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這就相續了。你若不能作觀，觀想佛的相，觀想就是作觀，你觀想空觀、中觀、假觀也是作觀；若不能作觀，你看這個再容易不過了，你就念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一聲一聲，這個聲音接得上，也不是什麼過多的其他要求，「自得往生」！「自得往生」，這文殊是大智慧，《文殊般若經》。有人說念佛是一個愚夫愚婦所行，但這文殊菩薩，大智慧的文殊才教導我們這樣子的嘛，

這是大智慧呀，這念佛。你只要能這麼做就是大智慧。

再引一個，就是念多少了。這是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，彭二林居士，清初的一個大居士。

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：須知持名一法，最為簡要。行者初發心時，貴有定課。每日或千聲，或萬聲，或十萬聲，從少至多，由散入定；隨其念力，俱可往生。

「須知持名一法，最為簡要。行者初發心時，貴有定課。」這具體提到了方法了。剛才我說「宗」，它有三個方面，這個修行的途徑，這都是修行具體的情況，貴於你要有一些定課。我再補充，定課不要訂得太高，訂得太高做不到，就老著急，老要補功課。訂個覺得有把握的，那麼你可以有機會的時候超額完成任務，很高興

嘛，這樣子比較好。但是要有定課，定課還貴於雷打不動，我這堅持，儘量堅持。

你每天或一千聲，或萬聲，或十萬聲。永明大師每日做一百零八件功德的事情，還寫了《宗鏡錄》、寫了《萬善同歸》、寫了《心賦註》，很多著作，他每天還念佛十萬聲。不過他這個境界不是凡夫境界，凡夫做這麼多事，還念這麼多佛，做不到。彭二林提的這個就比較切合實際，咱們是凡夫，他提的低一點，從千聲起碼，或千聲或萬聲。蕩益大師第一個數就是三萬，你念佛或三萬或五萬。我們這個地方就看個人情況，現在大家都是很忙，我們在忙裡偷閒，我們要抓住一點時間。

實際上，阿彌陀佛發願，第十八願：至心信樂，乃至十念，無有不生，所以倒不一定要多。「多」是什麼意思？就表示你真正

是願意去了，所以你才肯這麼多念。是以行動來證明你是願，這也是我們的考核。一點點小事情，我們就念不下去了，那你還看娑婆世界看得重。你能夠把這些時間都擠出來念佛，那表示你對這個娑婆是不留戀了，你自個兒可以知道嘛，那佛就自然念多了。念得多嘛，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罪，罪就減少了，就這個罪它沒有機會發生了。而且念佛號一句有這麼大的功德，萬德都召來了，那麼你看你這個出入多大啊！自然是願意念哪。

《安樂集》：稱名亦爾，但能專至，相續不斷，定生佛前。今勸後代學者，若欲會其二諦，但知念念不可得，即是智慧門。而能繫念相續不斷，即是功德門。是故經云，菩薩摩訶薩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。若始學者，未能破相，但能依相專至，無不往生，不須疑

也。

道綽大師說，持名就是這樣子；「但能專至」，專心，非常的專心；「相續不斷，定生佛前。」這就是淨土宗祖師給我們保證了，決定生在佛前。你這樣做就有了功德了，所以經說：「菩薩摩訶薩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」，這是「功德門」。那「智慧門」怎麼樣呢？初學的人沒有破相，沒有破相你不要管它。我還在念佛，我還有相、有修、有什麼，你不要管它。「但能依相專至」，這是我們最殊勝的指示了，就是有相也不要緊，你只要專心去念，「無不往生」，沒有不往生的。所以你不要聽了很多禪宗道理，經常就說我這又是著相，又說是腳踩兩隻船啦，這樣就是二門俱破。不管！你依相就依相，你只要專心去念，「不須疑也」，所以你不要老是遲疑，一向專念哪。

底下再說了，「一向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向著一邊，偏著一邊，這一段時間都是這個，這是一向。「一向專念」的意思，就是大家經常的，自己所著重的就是念佛了，專念「阿彌陀佛」名號了，這個就叫「一向專念」。「一向專念」不是要求你要「一心不亂」，而且只需要你著重，時間上是能夠相續的，在思想上是重視的、偏重的。

這「一向專念」，一個就是一切萬行都放下，只提這一句佛號，叫一向專念，這是一種。再一種，念佛本來是五念，念佛裏頭，念是一種，禮拜是一種，禮拜、發願、回向這些都屬於念佛門。我們念佛的人也都是這樣，不排除這些，沒有不磕頭的，沒有不供的，沒有不發願的，沒有不回向的。所以我們在修持之中所謂一向專念者，不是把別的都排除，只是需要你這個主修和助修很

分明，就是重點突出。我們以持名為主，這個突出了，而其餘都可以有，那麼它是助修。主和助，需要分清主次，其餘兼修都是可以的。因此，就是兼念點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持點咒，也不違背一向專念，所以這「一向專念」的含意也就可以把它推廣一點。

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：行者既發菩提心，當修菩薩行，於世出世間所有一毫之善，乃至無邊功德，悉以深心、至誠心回向極樂。亦得名為一向專念。不必棄捨百為，乃名專念。以佛性遍一切處，有棄有捨，不名念佛故。

這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裡就可以更廣一點，而這個之說更適合於現代的這種情況。我們發了菩提心，我們就要修菩薩之行，在世出世間我們可以有好多事情可做，善事，利生的事情。我們每一件

善事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點點，我們都是以深心、至誠心回向往生極樂世界。那麼這樣，你或者有好多時間在做世間的事情，（但）你還有一部分時間在修，這也叫一向專念。那麼這個提法就和我們當前大家這個情形非常契合，大家各有自己的專業，各有重要的事情，每個人還有家庭的事情，都要做。只要你把所做的善，一切一切回向極樂世界，等你有時間，你就要一心念佛，這都屬於「一向專念」。

再說，有的大德就說你念佛就不許參禪，你念佛就不許持咒等等。實際上，修顯教的人也沒有不持咒的。念佛的人，你說《往生咒》也不念了？《準提咒》、《大悲咒》總是念一點吧。所以，真要是個嚴格的和尚，搭衣有搭衣的咒，持鉢有持鉢的咒，一切都有咒。你們看看那個常課日誦，都是咒。他要真正修持的話，他整

個各種行動中都有咒，走路有走路的咒，漱口有漱口的咒。所以沒有絕對的，所以是可以持一些咒。蕩益大師他是淨土宗的祖師，作《彌陀要解》，他就是閉關專念《往生咒》。他閉關的偈子說：

「我以至誠心，深心、回向心，然臂香三炷，結一七淨壇，專持往生咒，唯除食睡時。以此功德力，求決生安養。」

「我以至誠心、深心、回向心，然臂香三炷」，燃臂供佛；「結一七淨壇」，結一淨壇一七；「專持往生咒，唯除食睡時」，除了吃飯睡覺之外，就完全念咒。「以此功德力，求決生安養。」所以就是說我們只要重點突出，兼修也是可以的。

蕩益大師對於參禪的人，他就指出，你參禪的人，你要是禪淨兼修，不是要放棄你參禪，你只是把你參禪的功德回向淨土，都可

以往生。所以這樣一些在實行之中呢，我們所涉還是比較廣的。

最後再說一件事情我就結束了，這個也就是說《無量壽經》的功德，持名的功德。舉一個實例，日本投降以後，我就從南方回到北京，見到夏老師，請夏老師在我家裏講經。來聽經的有一個人，他是一個陸軍中將，他一直跟著閻錫山的。他聽經之後，後來在閉關的時候，他就痛哭流涕。後來他女兒在臺灣結婚，他來了台灣，這時候大陸解放了，回不來，他就出家了。出家做和尚之後，在小廟裏當方丈。那麼他要講經啊，別的經他講不了，《無量壽經》他一直在我家聽，就講《無量壽經》。

他當和尚並不久，一天，就是廟裏頭的工程，修大殿，他的弟子就招呼他嘛，他人已七十多歲了。就看著工程……，忽然間有個變化，他一回頭，就往方丈室走。這個徒弟很驚訝，你

在看工程，正在看要怎麼怎麼修建，忽然間怎麼一回頭往方丈室走？就後頭跟著追：「師父，師父，您怎麼往回走呢？」他說：「我要往生。」這徒弟：「他要往生？好好一個人，現在還箭步如飛，他要往生？」只好還是緊跟。跟著的時候，走著，走著，對面來一個和尚，就跟他說：「師兄，剛才師父還在看動工，他說他要往生，我跟著去，你一定要做準備，如果師父真往生了，你要集眾敲鼓，大家助念。」這兩個人的對話，那幾句話要多長時間，兩個人就交談這幾句，他緊跟追著師父。追到方丈室，師父坐在那裏，已經端坐往生了，走了。

這個當時在臺灣很轟動，他就是講這個經、念佛，一個軍人出身。一個軍人出身，這個業力還是很重的嘛，而且他是一個很高的軍官，這個人一定有不少業力，但是他晚年回心，他懺悔，他痛

哭，這個是一例。當他出家之後，他又把這個經弘揚，所以很快，他說「我要往生」，而且時間就這麼快，「我要往生」，當下就往生，只是耽擱這麼一點時間。弟子在後頭跟著走，他年輕人追一個老頭，「師兄，師兄，他說他要往生，我去追師父看看情形怎麼樣，你準備敲鐘集眾。」連一分鐘都不要，等他趕到，師父坐在那兒已經走了，這個自如了。所以證明這個是事實，咱們剛才講了些道理，事實上也證明這個是殊勝。

我也再把《彌陀要解》裏頭，蕩益大師的文章，現成的兩句話正好可以做一幅對聯，而把淨土宗的道理說的很清楚。就是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我們這個念佛是事，從事持，持是持名，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念著，這叫事上念佛，事持。你從這個事持之中，不知不覺就達到理持了，理念，就實相念佛，那是

菩薩的境界，這是很不容易達到的。所以淨土法門它能暗合道妙，你不知不覺念著念著什麼都沒有了，也就沒有說是黃念祖在念佛，也就是什麼事情都沒有，就是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個時候他就心無所住。心無所住，他還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」相續不斷，這是生心，心還在生。無住生心是地上菩薩的境界啊，但是咱們念佛的人，你不知不覺中，從事持就可以達到這個境界，就達到理持的境界，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所以這叫暗合道妙。你不要懂得，就是說你不要要求破相，你就這麼念，你不知不覺就和這個道妙相合，巧入無生；其他就是證入無生，你巧入無生。

所以上一句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下手處和它的方便，也都包括進去了。再一句，就是「即凡心成佛心」，就你這個凡心，當下就成為佛的心。《觀經》：「是心是佛」，這個心本來是佛，現在

我們在念佛就是「是心作佛」，作佛這個心本來是佛，本來是佛的心又在作佛，那不就當下即佛了？當下即佛，你本來這個凡心，當下成了佛心了嘛。這是蕩益大師的話，而正好可以作為一幅對聯，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兩個「持」字，下面就「即凡心成佛心」。

今天我是時間給你們佔了不少了，今天也是一個報告，耽誤大家很寶貴的時間，向大家道歉，並請大家指教。相會很不容易，今天因為是很殊勝的日子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因緣。因緣往往是因小果大，這種善緣是愈來愈擴大，希望我們這樣的因緣不斷的擴大，將來有更多的機會大家來弘揚《無量壽經》，弘揚淨土法門，廣度一切眾生。我就說到這裏了。謝謝大家！

四、地藏菩薩法會開示

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於維州蓮華精舍

今天我們也是一個很殊勝的因緣，這個是地藏王菩薩聖誕，所以今天我們也是一個別開生面的，不是完全密宗的道場，我們消除界限，所以今天來呢，可以兩個方式。一個嘛，可以做為隨喜，今天我們底下要念密咒，這是一個密宗的壇城，不一定只有做為密教的教徒要皈依密教，而是以顯教的身分來隨喜密宗的道場，也是非常受歡迎的，今天這我們作為一類。從來沒有接觸過密宗，今天來隨喜道場，在地藏王菩薩聖誕，和地藏王菩薩結緣，和我們密宗道場結緣，這個我們很歡迎。

也有呢，借這個機會就皈依密宗了，對於密教蓮華精舍來進行皈依，那麼以後就可以顯密兼修。實際真嚴格說起來，這個顯教沒有不兼一點密的，都念一點咒啊，《大悲咒》、《準提咒》什麼的。和尚天天上殿都念《大悲》、《十小咒》，而和尚搭衣、拿鉢，都要持咒，很嚴格，不持咒的出家人是沒有的。那麼我們就顯密兼修，借今天這個機會就皈依一下密教，這個我們就歡迎啊，也歡迎啊。

那麼這兩類我們怎麼區分呢？就在回頭咱們修儀軌的時候，上來就皈依，那麼這個時候大家每位就考慮一下，一個是隨喜的性質，我隨喜念一念；一個就真正做為我今天是皈依了，所以跟著念的時候，就做為我是皈依了。回頭大家要是這樣的呢，把名字寫一寫。這兩個情形，一律我們都是歡迎的，都是竭誠歡迎的，沒有分

別的。可以完全的隨喜，也可以說從今天起就是跟蓮華精舍進一步發生了聯繫了。這都在我們念《皈依咒》的時候，個人隨個人的心願，一起念，但是我們這可以分成兩類。

那麼首先說一說地藏王菩薩聖誕的這個因緣。地藏王菩薩久已成佛，那麼怎麼能知道他是哪一天的生日呢？而且遠劫以來，曆的年月，都跟咱們現在的不一樣。今天七月三十日這個生日，是九華山地藏王菩薩有個肉身像，就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，這個化身的地藏王菩薩的生日。他在唐朝是朝鮮的王子，他放棄了他王子的這一切，出了家，做了和尚，而且只攜帶了一條狗，沒有別的東西，從朝鮮跑到中國來，到了九華山。常常我們看見的地藏王菩薩像，旁邊畫一個老頭，畫一個年輕的和尚，那就是記載的這個故事。那個地藏王菩薩就是朝鮮王子，那個老頭就是九華山的主人，他把這個

山供養了地藏王菩薩，這個年輕的和尚就是這個老居士的兒子，這兒子出家，做地藏王的徒弟。所以這個呢，就有了生日了，那麼成就很大，受到了景仰。

到了明朝，九華山就很荒廢了，又來了一位和尚，在九華山又坐化了。後來這兩尊肉身曾經放光明，所以九華山就復興了。但是後來又荒廢了。就前不久，可能就是八五（年），或者稍微早一點，這兩位地藏王菩薩又放光，有多少人看見的事，當然報紙不能登載這個消息了。但是確實我一個親戚他在那兒從事搞電視片子，他是導演，他跑到那裏，親自聽到，當時大家都說了。就是明朝的地藏王菩薩和唐朝的地藏王菩薩都放光，光明照亮一片。

所以今天地藏王聖誕就是紀念唐朝這位高麗的王子，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，肉身就留在九華山，他的生日，而且是兩度放大光

明。當然還不止這兩度了，有的我們還不知道。這就是說，我們今天談到這個生日的來源，和最近九華山上的瑞相。今年四月初八五臺山也放光，這都是我們佛門一些瑞相，放了五台大光明，把全山都照亮。今天我們也是知道一些祥瑞了。

底下我們說一說地藏王菩薩的因緣。剛才我們說的是化身，至於地藏王菩薩他的本來呢？那不有一部經，就大家都很熟悉了，《地藏王菩薩本願經》，這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。過去多少劫以前，這是多少劫以前的事情，那時有佛號為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那麼佛已經涅槃了，已經到了像法了，佛已經不在世了。

那時候有一個婆羅門的女孩子，她很能夠種福，根器很好，但是她的母親不信三寶，女兒雖然勸她的母親，母親也不肯聽勸。她母親死了之後，入了地獄了。這個女兒知道母親不信因果，下場

必定是不好。她就和她的房子賣了，就買了許多香、花種種的供養東西，先就在佛的塔裏頭、廟裏頭大作供養。後來在廟裏頭看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的像，看見很莊嚴，她心裏就想如果佛要在世的時候，他一定可以告訴我母親在什麼地方。這個時候她就 very 悲哀，就流眼淚，看著如來。那麼看的是像，就聽見空中有聲音說話：「唉呀，你哭的這聖女哪，不要這麼悲哀了，我能夠告訴你母親的地方。」

這個她聽了很奇怪呀，怎麼空中有人說話呢？就合掌向空說：「是哪位神，你來寬我的憂慮？我自從失去母親以來，晝夜都非常憶戀，我沒有地方可問哪。」這空中聲音又說了：「我啊，我就是你所禮拜的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我看見你想念母親，超過一般的常情，所以我就來告訴你。」她一聽見這個佛的聲音，她就 very 誠懇，

她就五體投地磕頭，磕得肢節皆損，這表示她聞著這忘我了。骨頭節、骨頭都受傷了，起不來了，這麼誠懇的，大家把她攙起來，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才醒過來。醒過來嘛，她就對空中說了：「希望佛慈悲，趕緊說我母親在什麼地方。」那時候佛就告訴她：「你供養完了之後，你趕緊回家，你端坐思惟吾之名號」，你就端坐，你就思惟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的名號，教她念佛，「你就會知道母親的去處。」

所以從這裏開始我們也知道，過去是如此，現在也是如此，你要念佛啊！你要達到你的心願。就是佛雖然現身，佛也不是就直接告訴你你的母親在哪裡，是不是，而關鍵是要你回去念佛，你才會知道。這一點，我們要從經書中得到啟發。那麼就念了。

她就很用心，因為她很想母親，很想知道母親在哪裡，就照佛

所說的如法修行，念了一天一夜，就見到地獄了。鬼王就來接她，（我們就說簡單一點了），她就問，說我的母親叫什麼什麼名字，她在什麼地方？這個鬼王就向她賀喜，說：「唉呀，原來如此，你可以回去了，不要憂悲了，你的母親生天已經三天了。因為她的女兒非常孝順，給她的母親設供，供養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不但菩薩你的母親解脫了，同在地獄中關閉的一切衆生，同時都生天了。」

所以佛法就是大慈大悲啊，普被，一個人用功，她不但把自個兒的母親超度了，同在監獄中一切受罪的這些個有情，同樣的生天。她從此以後就倍加發心，這就是地藏王菩薩的前生。因為她自個兒親自看到地獄，看到母親怎麼度脫，所以發了極大的誓願，就在地獄中救度衆生，罪苦的地方救度衆生，所以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。這就是地藏菩薩的因緣。

那麼我們現在供養地藏王菩薩、念地藏王菩薩名號、念咒的功德，釋迦牟尼佛這有幾句話，我也可以給大家彙報一下。底下就是釋迦牟尼當年在大會上說的，佛在這個會上放種種的殊勝光明，地獄中觀世音菩薩來問，最後地藏菩薩的回答。

一吾觀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說難盡，見聞瞻禮一念間，利益人天無量事。若男若女若龍神，報盡應當墮惡道，至心歸依大士身，壽命轉增除罪障。少失父母恩愛者，未知魂神在何趣。兄弟姊妹及諸親，生長以來皆不識。或塑或畫大士身，悲戀瞻禮不暫舍。三七日中念其名，菩薩當現無邊體。示其眷屬所生界，縱墮惡趣尋出離。若能不退是初心，即獲摩頂受聖記。欲修無上菩提者，乃至出離三界苦。是人既發大悲心，先當瞻禮大士像。一切諸願速成就，永無

業障能遮止。」

「吾觀地藏威神力」，我看地藏王菩薩他的威神功德，「恒河沙劫說難盡」，恒河有多少沙子啊，那每個沙子算一劫，這麼多劫我去說，我都說不盡，他的功德說不盡。（「見聞瞻禮一念間。利益人天無量事。」）大家如果聽見他的名號，看見他的像，我們去禮拜，一念之間，就等於我們對於人天做了利益，做了無量無量的事情。所以我們今天看見地藏王菩薩像，我們禮拜了，就等於做了無量無邊利益人天的大事。

「若男若女若龍神」，不管是男、是女，是龍或是神，「報盡應當墮惡道」，這一趣的報身完了，應當墮入惡道，這非常可怕呀，三途一報五千劫，這個三惡道不容易出離。他如果「至心歸依大士身」，在他臨命終之前，他以至誠心皈依地藏王菩薩，他壽命

就增加了。他不是馬上就壽盡了，是壽命就增加了，而且除罪障，把他應該墮惡趣的罪障就消除了。

如果有人很（年）少失父母，失掉了恩愛的人，「未知魂神在何趣」，不知道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去了。那麼你「或塑或畫大士身」，你畫大士的像，你「悲戀瞻禮」，你好好的看，好好的禮拜；你拿三七的日子，三七二十一天，二十一天念地藏王菩薩的名號，「菩薩當現無邊體。」菩薩就現身了，地藏王菩薩就現身了，就告訴你眷屬所生的地方。縱然你的眷屬已經生在惡趣，他馬上很快就會出離，所以超度自個兒的先人，這地藏王菩薩功德很大。若能不退這個心，你還可以自己本身得到地藏王菩薩的灌頂，得到地藏王菩薩的授記，你將來要成佛。

「欲修無上菩提者」，那就是凡我們在座的人都是這樣吧，都

要想成就無上菩提。欲修無上菩提者怎麼樣呢，乃至有的人只是想出離三界苦，只想自己要出離三界的生死。這兩種，上者要成佛，下者只想自己出三界。這種人先發起大悲心，然後就要瞻禮大士像，禮拜、看、供養大士的像。「一切諸願速成就」，一切你的願都很快成就，「永無業障能遮止。」既然供養地藏王菩薩，禮拜地藏王菩薩，要想成佛，想出生死，以大悲的心，禮這個像，你這個祈願，一切願都能成就，永遠沒有業障能夠阻止你的願的。

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發了勝願，今天有這個機緣來拜地藏王菩薩，來念地藏王菩薩，我們大家這個願就都很快成就，永遠沒有業障能夠作阻礙的，這就是說地藏王菩薩的功德。因此，我們今天以特殊的一種形式，所以不限於已經學密的人，歡迎大家都來，見聞隨喜，從此開始學密，我們歡迎；今天只是來隨喜，結個緣，我們

同樣是歡迎。

再有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囑咐地藏。所以我從前讀經讀到這個地方，老是流眼淚啊，這個釋迦牟尼佛慈悲啊。有的人總說佛怎麼怎麼厲害，用地獄讓大家受罪。這哪是佛的心願？佛願意衆生一會兒也不要在地獄裏頭待。大家聽見這個釋迦牟尼佛拜託地藏王菩薩的話，就可以看出佛是非常哀憐我們，拜託又再拜託呀。

「地藏，吾今殷勤，以天人衆，付囑于汝。未來之世，若有天人，及善男子善女人。于佛法中，種少善根，一毛一塵，一沙一滯。汝以道力，擁護是人，漸修無上。勿令退失。」

「地藏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的話，喊他的名字。地藏啊，我今天很殷勤地把這天人大衆「付囑於汝」，我拜託給你。「未來之

世」，將來如果有天人以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在佛法之中，哪怕只種點很少的善根，少得像一根毛，一個小塵土粒，像一個沙子，像一個水點，這麼一點點。就這麼一點點，地藏王菩薩你要以你的道力，擁護這個人。你要擁護他，讓他漸漸修，要他進步，不要退步。這是第一個拜託，你看，只要有一點點善。

「複次地藏，未來世中，若天若人，隨業報應，落在惡趣。臨墮趣中，或至門首。是諸衆生，若能念得一佛名，一菩薩名，一句一偈，大乘經典。是諸衆生，汝以神力，方便救拔。于是人所，現無邊身，為碎地獄，遣令生天。受勝妙樂。」

再有，「地藏」，又叫地藏了，「未來世中，若天若人，隨業報應，落在惡趣。」隨他這一生報完了，壽命終了，不要落在惡趣

裏頭。惡趣就是三惡道，畜生很苦，看看大家吃蒸鍋裏的螃蟹。我在幹校的時候看見豬，我覺得豬最苦，牠不但自己被殺，牠注定了牠生生世世所有子子孫孫都要被殺，這是苦，極苦的事情。我們想想，我們心愛的孩子要去被殺，苦不苦？而這個豬就注定了，不但自個兒要被殺，牠的生生世世子子孫孫沒有一個不被殺的。所以惡趣很苦很苦，鬼就更苦了，地獄就更苦了。

那麼他要快墮到惡趣，或者已經到了地獄門口了。「是諸衆生」，這樣的衆生，如果他能夠在這個時候，能夠念得一佛名，一菩薩名。他都已經到了地獄門口了，他能夠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一句南無藥師琉璃王如來，能念一句南無地藏王菩薩，能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，不管是什麼，一句佛名，一句菩薩名，一句一偈大乘經典，能念上一句偈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復如電，應作

如是觀」，就一個偈子，他在這個時候念這樣一個偈子。不是限這一個偈子，一切的大乘經典，一句也可以，一個偈子也可以。這樣的衆生，（佛）就拜託地藏王菩薩，你以神力你要救度他們。拜託他，救度他們。「于是人所，現無邊身」，你在這個人這個地方，現出你無邊大威力之身，「為碎地獄」，你把這個地獄粉碎它，讓他生天，「受勝妙樂」。

地藏王菩薩有這樣大的威力，而釋迦牟尼佛是這麼拜託，證明他只要肯念一句，念一個名號，你就以你的威神功德，不但不讓他墮入地獄，而且要他生天。所以我們要知道，我們這個要念熟，念熟在這個時候就有用，你能念一句，馬上就變了。

「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，胡跪合掌。白佛言，世尊，唯願世尊，不

以為慮。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，善女人，于佛法中，一念恭敬，我亦百千方便，度脫是人，于生死中，速得解脫。何況聞諸善事，念念修行，自然于無上道永不退轉。」

地藏王菩薩當然就答覆了，他說：「唯願世尊，不以為慮。」世尊，你不要憂慮，不要掛念。「未來世中」，「於佛法中，一念恭敬」，只是有一念恭敬心，「我亦百千方便，度脫是人」。地藏王菩薩就接受了釋迦牟尼佛的囑咐，請釋迦牟尼佛放心，不要憂慮，這個責任他擔起來了。這個人生死海中很快得解脫，何況他聽了很多善事，他念念修行，那就更不用說了，自然我會護持他，在無上道，永不退轉。

這幾段經是《地藏經》裏頭的，跟我們關係很深哪，所以藉這個機會供養大眾。再有，就是我們今天不是還要持些咒的嗎，再把

這個密典裏頭講持咒的功德（介紹一下）。這裏頭是諾那祖師的真言，所傳的真言錄，講了這些真言的功德。

說地藏王菩薩在因地中發心，就是一個孝女，為度母親，這個誓願是最深哪，這是大願啊！所以大願是地藏菩薩，大慈是彌勒菩薩，大悲是觀世音菩薩，大智是文殊菩薩。所以地藏王菩薩稱為大願之菩薩，大願，誓願最深哪。在咱們這個地球上，佛法滅盡了，完全沒有佛法的時候，唯這個菩薩，三寶都不住世了，這個菩薩還是在地獄中救拔、救度重罪的有情。

所以念地藏王菩薩的咒，就能消除重罪，能消定業。就所謂……有常說是定業不能消，不能度，這個就特別指出念地藏王菩薩能消定業，就是已經注定要受報，這個定業都可以轉移。而且，在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增加福報了、可以消災、可以增加繁榮。你這

個地方不安定，你念這個它都消除，一切都順利，做農業的就豐收，做生意的就是一本萬利等等的。再有，就是念這個經懺的，超薦自個兒的亡靈，報父母恩，這個功德極大。

所以，今天大家回頭我們在回向之前，每個人默禱一下，自己今天所要超薦的自個兒至親的人，我們自個兒默念一下他的名號，請地藏王菩薩救度。我們也等於今天這樣一個法會，一方面祈禱在世的人善根成熟，一切福報增加；對於已經故去的親眷，希望地藏王菩薩如他誓願，他不是說了嗎，他都答應下來了，釋迦牟尼佛所拜託的，如他的誓願來救度，這也是今天我們這個道場的目的。底下我們就一個很簡單的儀軌，大家一塊共修一下。

五、遊美雜感

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於北京蓮舍

去年跟大家最後一次的相會，是在那個戒壇念佛七，轉眼又快一年了，所以今天也很想和大家相見。那麼這一次呢，因為一個特殊的需要，就是不能不去了。一直美國的蓮華精舍連著約了我幾年，我就推吧，說：「等啊，等到八七。」今年就是八七，就不能再推了，所以跑了一趟。這剛回來還不到一個月。在那兒就是來問的人越來越多了，嗓子也啞了，以至於我自己坐飛機，在東京機場下來休息的時候，別的人坐的飛機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到了，在休息室裏頭還在問法，所以就變成非常忙，說話不斷，所以很疲勞。

因此回來之後，我們的許多老居士都應當去拜訪的，都沒有去，禮節上都……，就在這兒一齊抱歉！應當是回來了之後要去拜訪的，都沒有去，抱歉。

那麼今天我們要談的，不是什麼講解經論，而是只是，可以說是遊美的雜感。到了一次地球的那一邊，自己的一些雜的感想。剛才已經說了，這次去是因為那邊蓮華精舍的約請。這個蓮華精舍大家恐怕還是很生，這是一個真實修持的密宗團體，它不是跟別的一樣，好像是搞一些宣傳，藉著要發展很多人，它是一個很注重實修的。這裏面許多都是高級知識份子，專家、博士，很有一些拔尖的科技工作者。這個團體是紅白教的，密宗的舊派，是依諾那祖師、貢噶呼圖克圖的法。貢噶呼圖克圖，年歲大一點的佛教徒還都知道，很多還皈依過、見過的。這兩位都是紅教和白教合而為一的。

蓮華精舍就是以繼承這個法為主的，著重實修、守戒，這裏頭（的教義）反對其它的這樣子（亂搞）的，跟別的亂搞的不一樣。而這個是主張嚴格地遵守戒律的。

那麼解放以後呢，在國內當然什麼宗教活動都（不公開），在咱們十三大以前，那都是不能夠公開的，是吧，所以蓮華精舍也就沒有公開的活動，國內沒有活動了，但是國外的活動還是照常的，這就這麼一個情況。那麼現在呢，由於在國外他們有些書、刊物不斷的對於我有些介紹，所以國外知道的人還是很多。至於我在蓮華精舍一個地位，在國內沒有人知道，在北京今天在座的，知道的恐怕沒有幾個人。但是在國外，他們把上師的遺囑翻印又翻印，大家都知道，因此他們就請我，我就再三推。推到今年，正好我這三部書：《淨土資糧》第三版，作了些修改，也印出來了；《大經解》

是再版，也作了修改，十一月份付印；第三種就是《谷響集》，有的人得到了，這個書印了一萬部，在國清寺、東林寺、靈岩寺都可以找得到，幾毛錢一本，這是初版。這三種書都印出之後，八七年就沒有寫作、校對、印刷這些任務了，所以就實現諾言，為蓮華精舍到那裏去履行我上師所遺留給我的任務。

我在中國、在美國是一致的。我上師所給我的任務是在蓮華精舍之內，出了蓮華精舍那咱們就不以蓮華精舍的情況論了。所以他們那兒發表一個公開的東西（給）大家介紹「黃念祖上師」，改了！「黃念祖居士」。因為你這是對外，對外那就不能這麼稱呼，那就叫「居士」，一般的幾個佛教信徒而已。所以在國內國外這是一致的。

那麼意外的是什麼呢？這個情形值得跟大家說一說，就是在

華盛頓沒有廟，所以在我去了之後，有人就問我：「你對華盛頓印象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印象都好，乾淨極了，非常寬闊，一點也不擠，不是人擠人、車擠車，非常瀟灑、疏散、乾淨。」我說：「這些情形我都很滿意，你們這兒就是缺個廟。」不過現在他們積極想搞個廟，自己也想搞個廟。這個華府佛教會也在募捐，想找個地方，跟咱們居士林似的。它的前身，會址是文化中心，臨時的會址，它借的那兒開會，也不是在那兒辦公，就是請人講經說法時利用那個地方。那個中心的前身就是臺灣同鄉會，所以他們這個色彩很明顯，就是來講經的人在那裏說法之前，你要先做一番宣傳工作，要說臺灣怎麼好。那麼這對於我來說，到那兒是不可能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事情本來要說呢，也就不可能在那兒講。這是一個障礙。

第二個障礙呢，就是一個法師，他們的會長，是「邀領」，就是廟裏沒有和尚嘛。這個法師（邀領），在離開華盛頓要坐五個小時的飛機。我住的地方是Virginia州，可是坐上汽車半小時就到白宮，所以這個地方它是很方便。這個法師他領兩處，他不在這兒常住，他要來的話，要坐五小時的飛機，那就比咱們上海到這兒還遠，五小時的飛機，很遠哪。他剛講完經，他還就宣布說：「你們不要再請人講了。」怕大家聽亂了，所以本來是不許再聽人講的了。那麼這又是一個障礙。

意想不到的就是這個法師，他叫做淨空，他非常客氣，他稱我「黃念祖居士」。這個淨空法師他是在四個月之前，在一九八七年，我去的時候是夏秋，這個是春夏之間，他正在領導整個當地的佛教會，在學習什麼呢？學習夏老師所會集的這一部《大乘無量壽

《經》。所以這個因緣是很特殊的。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正在領大家學習這個經。而且定出了每一章的要點是什麼，有哪些經文摘出來的是應該背誦的，這都是法師他親筆寫的，複印給大家的。就說這是很嚴肅的、很有規格的、很周密的、系統的在學習《無量壽經》。

這裏頭他在教大家開始學習之前，先有一個總的引言。為什麼要學習這個經呢，他引了六段話，有古德的話、有各人的話，其中第三段就引的是我的話。這一段一段的，為什麼要學習《無量壽經》，下面是英文，因為他們在美國。這第三段就是黃念祖居士怎麼怎麼說，因此在美國由於學習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們對於我這個名字就已經熟了，因為人手一篇發給大家，而且我這段話引得還很長，就是這裡頭我有一段跋，從跋裏頭摘了一段。所以有這麼一個

因緣，那麼就都突破了這些障礙，就約請我去講，而且我在蓮華精舍有活動的，他們能參加的也儘量來了。他們也借這個地方來聽法，所以活動聯繫的次數很多。這個錄音呢，那就是滿桌子都是錄音機，吃飯、吃早點，只要是張開嘴，那這個錄音機是不停的。做了五次錄像。（當我臨走時），他們的會長一直送到飛機的艙口，代表他的佛教會，還有宣傳部長，所以這個是沒有想到的。

而這個事為什麼值得提一提呢？因為這是大陸的佛教徒頭一個到華盛頓和那兒的佛教徒會見。在他們的印象中，他們只有臺灣了，因為去的人也是臺灣的人，法師也是臺灣去的，所以印經什麼也都是臺灣。那麼這個因緣就引出因緣，他們看到我的《谷響集》、《淨土資糧》，這個法師和群眾大家都認為很好。這位法師馬上就要去臺灣，他就要把我這兩部書帶到臺灣去。為什麼要帶去

呢？他們現在這設備很進步，通過電腦之後，就把我們現在印的這個簡體字自動全變成繁體字了。因為他們在臺灣的人、在美國的人，看我們這個簡體字那是很吃力的，所以他們都再用繁體字在國外去複印。將來這個《大經解》印出來之後，他們也預約要這麼做。

還有就是它的一個特點，這個佛教會的主持人什麼等等，都是很青年有為，都是三、四十歲，朝氣勃勃。像那個會長是公路工程科技人員，他的愛人是搞電腦的；那個圖書館主任，一個女的，三十多歲，也是搞電腦的。都是一些個有職業的高級知識分子，各個方面都……。

而且有一個很有智慧，她念《金剛經》念到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她就提問，若這樣她就

覺得不圓滿了。那這個淨空法師（顯明法師）就給她解釋：「還有四句沒翻出來，都翻出來就圓滿了。」後頭還有四句。所有的古譯，就是鳩摩羅什大師特別，就是把八句變成四句了，其餘玄奘、義淨這些大師，個個都是八句。當然各人翻譯的不同了，綜合起來反正大家的意思就是這麼四句話吧。後頭還有四句，是「應觀導師體，即法界法性」，不能以音聲求我，不以色見我，那是什麼呢？你應該看導師之體，就是法界的法性。法身就不可見，法性就不可知，非你思量的東西。不可思議，你不能思啊，你思不能思，你不思時就不知，就不能知嘛，但不是說導師沒有法身，所以這就圓滿了。所以她這個人很有智慧，她自己就體會到了，說這有所欠缺啊。所以就說他們這一些個可貴的情況，而且在這個導師領導之下。

回來之後我才知道這位淨空法師，在那兒，當然一個因緣我是

明白的，他是台灣李炳南的弟子。這個李炳南在台灣成了一個權威了，他是講易經、講佛法、講什麼的，領導三個團體，大家都是一致很景仰他，九十多歲，他是夏老師的學生，也是我舅父梅光義居士的學生。那麼他呢，是李炳南的弟子，後來出家做和尚了。而這個本人是如何呢？鄭頌英來信告訴我，說這個人是辯才無礙了。我跟他沒有見面，但是他聽到，歡迎我去講，而且他把我的書要帶到台灣去印，從美國帶到台灣讓他們去印。對於他我沒有多少理解，就鄭頌英知道，說這個人他講禪講淨土，是辯才無礙。在當地我也聽到這話，說他先是講東西還要預備，後來就不用預備了，就自然流出了。我當時聽到，也覺得好像這是弟子們對師父一種贊揚的話，沒有十分留意。等聽到鄭頌英這個說法，那就真是知道了，這是一位大德。所以他們華盛頓的情況，美國的首都哪，正在淨空法

師領導之下，在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，在那兒提倡佛法，這是很正規的這麼一個佛教會。我們覺得不管是從佛教看，從世界和平看，都應認為是一件很值得歡迎，很令人鼓舞的事，而且它這一些個骨幹很有朝氣。

另外呢，這雜感，就是雜啊，這是它好的、光明的一面，那麼也碰見一些成員就是……，所以這個問題它是到處存在的。咱們中國有，在香港有、臺灣有、美國有，各處都有，問題就是都有存在的。其中有一位居士，這還是一位博士夫人，她是機械學博士的夫人，要說也應該是很有知識的人了，但是對於佛教，她就非常幼稚。她跟我說，她從小就學佛，她學佛是從一貫道學的。大家聽這個話不是很奇怪嗎，她這個佛是從一貫道學的，而且現在這個一貫道在臺灣成為合法團體了。一貫道我們是很清楚的，那個是為帝國

主義服務的，為日本人服務的，這裏頭有許多弄虛作假。一貫道的弄虛作假，我在山西就看見過一些表演，就是弄虛作假的人，把他那個怎麼做的表演給大家看。比方一個雞蛋拿著香灰一擦，就出了好些字，這是怎麼做的呢？那就很容易，用牛奶寫的，蘸牛奶寫在雞蛋上，再那香灰一塗，字就出來了。還有的紙拿到蠟燭上一烤，字就出來了。這是怎麼做的呢？這是拿礬水在白紙上寫，寫完了之後，你在火上一烤，字就出來了。他就用這個騙人。像這樣的一些東西它居然變成合法團體。還有許多人不分，覺得自己信佛是從一貫道那兒開始的。

再有，不止一個，還有一個他們都是供佛之外還供黃大仙。咱們聽了也覺得很奇怪吧，這個黃大仙在香港就大大的有名。這拍電影的人，我們總覺得都是很時髦的人，不應當迷信，是吧，但是

所有香港的電影明星，在他今天要上鏡頭了，今天就要上，這個camera要給他拍照，今天要演片子，他必定的，沒有一個例外，必定到黃大仙那兒去磕頭。這個黃大仙一直從香港傳到臺灣，再從臺灣帶到美國；供佛還供黃大仙。所以頭一個是道教跟佛教分不清；第二個問題是佛跟仙分不清。南方黃王不分，那王大仙也就是黃大仙。咱們北方常有道長、白、黃、柳這四種，這個狐、黃鼠狼、刺猬……等等這四大門。黃大仙就是這四大門之一。這種還不是仙跟佛不分呢，就是跟這一種邪鬼神和佛分不清，這種的現象。

第三個現象呢，就是有一個人跟我說，他是皈依了某某某，這個名字我暫時不說。而且覺得很自負，學密的先進哪，也是一個女的，而且她這很活動。我一聽這個人之後我就明白了，所以這個人她後來我就不再跟她談話了，我就躲開她了，不能再談話了。她

這個師父本來就是外道，後來大寶法王到了美國，他皈依了大寶法王，一皈依之後，他自己就稱為是密宗的金剛上師了。天下哪有這個事啊，是不是，一個外道，來個活佛你皈依一下，就是金剛上師了？而且收的徒弟極多。他的徒弟不但在美國，在咱們中國雲南就有人，老修了多少年密宗，都皈依他，拜師。而且這一種在國內，前兩年碰到一個氣功雜誌的總編輯，他到我這兒來，他沒瞭解這個情況。現在大家許多都是自稱為密宗，而且都是大傳其法，而且是大傳其不正當之法，這就是一種特殊的一些情況。所以就是這一些問題呢，都帶著一個很普遍性質。

佛、道到底區別有多大？典型的一個例子，有兩個，一個老太太，她到廟裏來就穿上咱們這個法衣，像個居士；到了廟（道觀）裏去，就把頭髮往上一梳，戴上道冠，穿上道姑的衣裳。她的兒子

很擔心的說：「這樣你將來往生不了哇。」她說：「我不管哪，誰解決我問題，我就給誰磕頭。」她就是這樣不分。這個兩忙，佛教有會，她跑來幫忙，現咱們居士身；道教那兒有什麼事，她就現道教那種修行人的身份，跑到那兒幫忙去了，所以這都是不分。這不分有什麼影響？這個事情因為帶普遍性，我們對於這個原來是接近外道的人，或者喜歡研究外道，或者是本來就學過外道……，佛教以外都稱為外道，這個「外道」不是個貶義詞，這裏頭沒有把它貶低的意思。加上個「魔」字，所謂「魔外」，「魔」就是貶義詞了，「外」嘛就不是我們門內的。我們佛教是門內，你佛教門外頭的就是外道，這裏沒有貶義。當然是有外頭，你在一個社會就有外頭，外頭他的一些道嘛，所以「外道」不是個貶義詞。但是這外和內還就是很有分別，還有再跨一步就是魔了，所以「魔外」，他發展成

魔了，那就是確確實實很可怕了。所以我們對於由外道而一步一步深入而信了佛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，它是很符合規律的。

中國過去不就是孔子、老子嗎？我們佛法來了之後，咱們中國人就從孔子、老子之教，而接受了佛教，這不是很正規、很好的事情嗎，所以這要一個過程，這是個很好的現象。你假定是一個和尚，念了半天的經，念了幾十年的經，而最後一看，看見了耶穌教的《聖經》，他佛教的經不念了，念《聖經》去了，這個就不好嘛，是不是？正確的你堅持，高明的你不堅持，你去堅持了一個普通的，比我們這個要淺的、要低的，你這就退步了嘛，退步就不是好事。當然並不是說耶穌教不好，但是相比，它沒有我們究竟。而且他如果不能夠劃清這個界線的時候，往往你的三皈依就不清淨了。我們學佛第一步就是要三皈依，你這些界線劃不清楚，你三皈

依就不清淨了。

最典型的一個例子，這都是大家很多人都會過她，也是一個熟人，這個是非常可惜啊。這個人是非常純正，她也拜過貢噶上師，也開過頂，也是在上師加持之下，能夠見到極樂世界，能看到本尊。現在這些奇異功能，她差不多都有。你死了，人在什麼地方、到哪一界了什麼什麼，她都完全可以知道，她是這麼一個人。你有病，她就什麼什麼給你看一看，給你吹一口氣就好了。但是她呢，就是因為她最初拜的那個師父，她宣了誓，就那個師父傳她的咒，她必須得念，她不敢放棄，她就一直還是念那個。那麼這樣的話，她的下場就很不好。

這個北方很多能看病的人，這種人呢，就是瞧香看病的人，幾乎死的時候有一個通常的情況。就是北方都是有炕，炕上有席子，

睡席子，她要拆這個席子，死的時候就把席子拆成一片一片的草，然後再厲害的就要吃這個草。最嚴重的呢，他要吃的，不只吃一床席子，要吃掉一床以上，有的最多要吃掉兩床席子，就是把這個席子吃下去。吃下去之後，這些席子在裡頭渾身就鑽出來了。這麼死掉，就從裏頭刺破，而幾乎很少例外，所以這下場很慘。這位老太太，她沒有吃席子，可是拆席子了，也就是沒有能夠逃脫那個共同的，他們的那個下場。所以瞧香、看病，現在所謂奇異功能等等，這樣的一個下場，這是實事。

我現在跟大家說老實話，有些事情我這個責任很大呀，大家要知道。大家願意找我說話，找我問話，我是很恐懼啊。錯答一句話，五百世野狐身哪，責任很重啊！所以我說的這些事情，都是確實實有事實根據的。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。

因此在這個雜感，第一個雜感我們就是必需品堅持淨信，首先要三皈依。密法，我們的這個皈依，比方要這麼說，「皈依上師而從此就永不皈依邪惡知識」，那麼聽了這些冒牌的上師就不能再去皈依，更不能聽見有些什麼什麼。從前有一個林某，在北京他有一些言論，別人問我說：「他的話對不對？」我說：「你還打聽他對不對幹什麼，他自己已經報名說他是黑教了，你幹嗎還問他對不對？」這個人在美國大紅啊。所以現在就是這樣，大家這個水平很低，所以一貫道成為合法團體，林某在美國大紅，在中國也有好多知道的，他自稱為黑教。「黑教」它就是西藏原始的佛教，就等於咱們當時土著的、道教什麼的，這樣的性質，那就不是佛教嘛。所以我們就不能皈依這邪惡知識了。

所以「自皈依佛」，就不能再皈依其他的像穆罕默德、耶穌；

「自皈依法」，就不再皈依外道典籍，外道的典籍就不能皈依，尤其還又專門去鑽研那些外道的著作；「自皈依僧」，就是永遠不許皈依外道邪衆。這個就是說，我們既然受了三皈依，就應當堅持三皈依，受了戒就應當堅持戒。

戒，不受則已，受了就不能犯。我們必需要很好的把這個戒的本身弄清楚，自個兒要護持。犯是難免的，要很快的懺悔，越快越好，頂好是不出當天。你就在佛前，你哀切的懺悔，你也不用告訴人，你要自己從內心悔改，這是個戒要護持。

我們既然學佛了，看見這種情況，就首先要……，都是從不信而信，從外而內。但是我們既然進了佛教之門，我們這個界線就要把它劃清楚，這是我們最根本的成為佛教徒的意義。那麼成為佛教徒之後，我們就要去修持了，修持就是信、願、行。信、願、行是

咱們……（換卡帶）。

我們這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奇異功能，大家也就（覺得）是很讓人驚心動魄的許多事情。它是起一定的好處，就是可以破除這一些機械唯物論。我有的給起個名字，我叫它是「唯常識論」。它是什麼呢，他只能相信這常識內有的事，你這個事情跟常識不合，他就不能信了，這也就違反常識。其實他不知道我們這個常識很幼稚，我們人的知識一天一天的在發展，現在我們可以太空旅行，離開了地心引力場，外大宇宙的很多事情，這以前人不知道的，不是在咱們常識範圍之內的。這個電子、原子、質子，甚至有比電子小多少萬倍的東西，還不是最小，質子、中子都可以打開，打開小到什麼情況也是無止境的。這以前都不在常識之內嘛，有的人就是「唯常識論」，所以奇異功能就把這一些破一破，那確實是起了它的功

效。

但是呢，對於這個我們要有所警惕。這頭一個，為什麼現在奇異功能出現這麼多呢？怎麼以前沒有呢？以前這都是禁止的。因為他們這個奇異功能一來，徒弟一多就要搞政治，就要領兵。像歷史上的事情很多，黃巾，它有它的道法嘛；白蓮教，他們都興兵，都是要藉著這個宗教的東西；清朝時候的八卦教，也是打仗。所以歷朝歷代，就把這種有這些奇異功能的人，稱為是「妖人」，法是「妖法」，都要抓住，要打，要充軍，限制、禁止。不是沒有，這些法都有。有的變戲法的會搬運法，很多變戲法的人他們會這個，這個名字就叫做「五鬼搬運法」。而恰恰不錯，現在有一個在搬運上頭最突出的，受到國家優待的這麼一位，他的後臺確確是鬼，所以叫做「五鬼搬運」，這名字一點也沒有叫錯。現在我們就是把一

切問題，只要有都把它挖掘出來，這是個好現象，所以這些事就多起來了。

那麼大家底下就問了，怎麼外道出現了這些奇異功能，他們道教也說：「我們道教怎麼怎麼樣了，你們佛教徒，你們顯點什麼給我看看！」有的人就被僵住了。其實這個問題很有內容啊，佛法就是跟這一切不同，我們要知道。所以我們這個學佛的人，這是一件大事因緣嘛，一切佛之出現於世，是大事因緣故。佛的出世是大大事因緣，我們這個學佛也是應當來學這個大事因緣，也是一個大事因緣嘛。什麼是這個大因緣？就是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，佛把佛的知見開示給我們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。所以諸佛出興於世，就唯一為這一個大事因緣的緣故，我們學佛也就是為了這樣一個大事因緣的緣故。佛既然把佛的知見開給我們，示給我

們，我們就應當經過不斷的修持，而能悟入佛的知見。

所以這一些奇異功能，不要說奇異功能了，有人說這是神通，這哪叫神通呢。那神通到什麼程度啊？就初果的神通，那是「四天下」他都可以知道。「四天下」有多少？咱們不但是整個地球，那麼有四個地球，包括這個宇宙，看來至少是個太陽系，甚至於不止太陽系，甚至於是個銀河。初果的人就在這樣一個宇宙範圍之內，沒有地方是他看不到的。現在這個奇異功能跟這一比，就忽略不計了，它算什麼呀。這一些通，佛教叫什麼？叫它聖末邊事，這跟我們那個大事因緣沒有關係啊。你知道天宮上那兒跳什麼舞呢，這於你悟佛知見有什麼關係啊？有很多人就貪看那些跳舞去了，這不是大錯特錯嗎。世間東西你這兒留戀還留戀不了，把天宮的你也去愛去了，所以人有時候很愚痴嘛。這是聖末邊事。

我們就是大事因緣，心地法門。宗門不許談境界，宗門不但
不許談這些個奇異功能、神通之類，就是你修持正當的境界不許
談，不許談境界，（說）「我這到了什麼境界」，「宗門不許談境
界」。 「教下只准論功夫」，也不是講境界，彼此相見只能談功夫
怎麼樣，你這坐幾小時？你這念的時候心亂不亂？你這個煩惱來了
之後如何克服？功夫！教下只准論功夫，不是談這些，因此這個出
發點就是不一樣。

第二點，所有我們修持的功德，我們是回向法界，讓法界一
切衆生都得覺悟。我們願意自己破無明、開智慧，悟佛知見、入佛
知見。所以我們的功德就在這一方面起了作用了，因為我們無始以
來的罪業是無量無邊，那麼都要靠我們的修持去把它洗乾淨，去懺
除，消除掉。所以它就不是給你出現點這樣的能、那樣的怪、那樣

的奇，奇也就是怪啊，這是第二點。

第三個，佛教不許拿這個來宣傳。我這講兩個實際的例子，這很有趣。這是「南梅」，梅光曦，現在南方都用他的書做教本講法相。他的兒子親自跟我說的，因為他是搞公路的，修公路，沿著公路就修到了西康西藏。他就認識一位小活佛，這個小活佛是轉世在武漢，但是大家把他找到了，就把他連他父母都接到了康藏。後來我這表弟去了之後，他看見來的是漢地人，他都很歡迎，把他上海來的餅乾拿來請客，他們就弄得很熟。

這個小活佛就有兩件事，一件事情，他跟他父母說：「你們趕緊回去吧，這兒要亂了。」後來又說，他父母還挺尊重他的話，也就離開這兒回到武漢。回到武漢了，後來廟裏就說：「怎麼他父母忽然要回家了？」後來一查一追就查出來這是小佛爺說了，那麼這

時廟裏管紀律的、管戒律的叫「鐵棒喇嘛」，連活佛一樣打，所以很嚴格，過去的這個教育。把這活佛打了一頓。所以不許洩露，你預知，你預知（但）不許洩露。

打了一回還沒有改過來。一天小活佛在廟門口玩，還是小孩嘛。一個人騎馬從這廟門口走過，一看這活佛在門口，他趕緊滾鞍下馬，向活佛禮拜。活佛：「你還在外頭玩呀！你還不趕緊回去，你們的敵人已經就要帶著隊伍來打你們了，你們這有多大的危險，趕緊走！」這人跳上馬就趕緊趕回去，趕回去就集合大眾，把這一切武器都擱上，趕著都派上人準備。剛剛準備好，敵人來了，他這有備無患嘛，沒吃虧。那麼就很感激活佛，過了幾天就帶了很多禮物去給活佛送禮、磕頭、道謝。廟裏把東西都收下了，等客人都走了，當然就是像活佛說的了，鐵棒喇嘛又來了，又打一頓。

其實做的都是好事，但好事也不許。它為什麼？這裏有個極深的道理，因為這種神通，妖魔鬼怪也都有。所以有的人就說：「我必需要修出神通，我靠神通來弘佛教。」根本就錯了。這個思想本身，他就不是想弘法，他就是想敗法。很多人有這個思想，他說：「我必需要有了神通，我才能弘法。」極端的錯誤，這是不許的，只有在臨終的時候才能顯現。我的老師告訴我一點，不出十天就往生，夏老師給我泄露，談他的常寂光，沒有到十天就往生了。不是隨隨便便把這個對人去宣說的，更不能拿這個來吸引人。

因為這樣的話，你們知道魔的神通有多大啊，魔跟天帝打仗的時候，天帝是打不過他的，「帝釋」玉皇大帝，往往管叫玉皇大帝，咱們叫「帝釋」。帝釋打不過，他供的有咱們釋迦牟尼佛的法器，他就要修法，修法魔軍就敗了。魔軍敗了之後，他領著八萬

四千魔軍，能夠藏身在一根藕絲裏頭；藕絲多細呀，一根藕絲，藕的絲。八萬四千魔軍就在一根藕絲裏頭藏下了，這是魔的通。你要是靠這個，那魔他就可以說：「我就是佛，我有種種神通。」把他的給你看看。我們就正是不是，我們是要慈悲，魔他就是不慈悲，他嗔恨。我們要覺悟，要大智慧，要明心見性。魔如果能明心見性，他就不是魔了！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在咱們禪宗二十八祖裏頭，中間有一個祖師（先前）就是魔，而他在祖師前開悟了，他成為接法的一代祖師。所以佛的知見，這個明心見性的法門，就是魔的時候他得到了這個法之後，他就馬上成為我們的祖師，他就變了，就不是魔了，所以這個力量就是無量大，這是無量大，所以不是要拿這個……。你要知道，都要說神通，那帝釋還打不過魔了嘛，還要靠佛的法寶，天的力量還戰不過阿修羅王嘛。

至於說到「通」呢，它就有各種的通。頭一個是「妖通」，這是不正確的通。他由於他的邪定，他修的是邪定，他就得的邪通。「妖通」我們可以就修羅（來說）吧，這修羅有畜修羅、鬼修羅、人修羅、天修羅，所以有的就把修羅這一趣（說成）不存在了，打散了，分在其它裏頭，所以稱為「五趣」。比如《無量壽經》稱為「五趣」，結果是把修羅拆開了，修羅可以拆開，「天修羅」最高了，最低是「畜修羅」。這一些個所謂的仙之流，實際上也就是「畜修羅」，有一些鬼神也是「鬼修羅」，這都屬於這個修羅道。他們是很有通，是很有什麼。外道都有這種經驗，練道功很怕你開鬼脈、開鬼眼，這個是壞事。（開了）你就可以見鬼，可以到鬼趣隨便去。有鬼的通了，要到哪兒就到哪兒種種的，這是一種可怕的、不好的現象。所以這是一種，這是壞的。

另外一種是「術通」，靠一個法術，畫個符或者什麼，而憑這個能解決問題。他本人並沒有什麼特別，本人可以沒有什麼覺悟，但是他有一個術，稱為「術通」，它不究竟。像「祝由科」它是「術通」。我舅公在廣東做官，他長瘡。正好省裡頭上級（要來），他是一個區的區長，一個專區的行政長官。那個省長要來巡察，那麼他身上長瘡，他就不能接待，他兩個人之間有點誤會，那麼就會以為你有意見呢。可是要去接待，又確實是腿上長了瘡嘛，就找個祝由科。祝由科說：「好，我能給你解決問題，你說你要多久可以把這個事情辦完？」說：「連接風帶什麼什麼，總共得要兩個月才能把他送走，才算完事。」「好，兩個月，你就可以去辦。」他就給他用祝由科的術。這湖南很流行，祝由科啊。用他的術就把他這個瘡，一下子搬到樹上了，樹上就爛了一塊，血肉淋漓

的，人就好了。人好了他果然就把這事都辦了，都很好。回來之後就跟他商量說：「能不能不搬回來呀？」「不行，非搬回來不可。搬回來之後在你腿上再治。」

這都是術通，靠一個法術能夠這麼把你的問題解決一下，但是還必須得搬回來，就是把時間給你錯一錯，所以有很多問題就是錯一錯。現在北京有個最有名的，紅得發紫的一個氣功師，紅得發紫了，哈哈大笑。有個人從遠道來請他看病，確實是病好了，剛一回家就死了。所以大家聽說那個祝由科、聽說這件事情，這些事情都是很勉強的。你病是好了，壽命是完了，到家就死了。所以說這些事情我們要有……。

神通呢，阿羅漢從初果起就都有通，在禪定之中也發現了一部分通了。二果勝於初果。一個阿羅漢就可以瞭解三千大千世界以內

的事情了，那這個宇宙大得不得了，三千大千世界呀，但是他不能瞭解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，所以阿羅漢不聞他方佛名。另外一個佛祖、另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什麼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很有窮盡啊。地上的菩薩就高了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……到十地。所以這就屬於神通。現在這些奇異功能，不能稱為神通，那就是太渺小了。

但這些神通都稱為是聖末邊事，我們真正的就是慈悲和智慧，「悲智雙運」，這個是我們的根本。這個神通事實上就是「道通」，我們這個「無住生心」就是道通。心中無所住，而此心明明朗朗，一念不生，無量恒沙妙用，這稱為「道通」，這就高啊。

那麼再問「佛神通」呢，那就要比剛才說過的阿羅漢神通、菩薩的神通要高得多了。不僅僅是如此，佛獨特的，稱為佛神通的，佛所具有的，就是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」直指你，讓你自個兒

能見到自個兒的本性，能夠成佛。所以佛的大事因緣也就是開示佛的知見，讓衆生悟入佛的知見，佛的神通也就是這個，佛的神通就是如此。因此在這一些地方，我們對於這一些奇異功能，對於這一些大家過去沒有聽過這麼多的，現在忽然聽到很多，有些個驚訝，這也很自然，但是如果把它道破了，那也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這個道教呢，當年在孫權那個時候，佛教剛剛來，《無量壽經》就是在孫權那邊翻譯了一部，叫做《吳譯》。孫權當時允（佛教）來不來，也開過御前會議的，說：「我們這兒很好嘛，我們到底要不要佛教來呀？」虞翻，大家念過《三國演義》的，看見有虞翻那個人，在《三國演義》中也相當於一個中等角色，虞翻他的話打動了孫權。說：「我們這個道教，現在我們的教，我們的聖人就是以天為師，拿天當老師，象法於天，學天。天是以佛為師啊，

你看佛說法諸天都來聽法。咱們的古聖先賢是以天為師，拿天作老師，法乎天，而天是以佛為師。」所以這個佛教它是天中之天，聖中之聖，徹底，最要緊的是徹底，因為道教，這其餘的宗教，它最高是升到無色界天，總之是沒有出六道，都是要再輪迴。能夠出輪迴的，這是我們基本的意思。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劃清三皈依的界線，一方面我們要對佛教提出很清淨、很尊崇的一種敬仰的心。我們能夠信佛，是人生最殊勝、最幸福的事情。

至於又說到再一個感想，那就是學密。現在確實很多人都在那感慨，就是種種的都掛起牌子來自己稱上師，傳法這樣子。剛才我不就說嗎，剛剛皈依，他就說他是上師了。而這樣的事情之後，大家是熟視無睹啊，不這個事情是都明擺著嗎，是不是？但大家還是很多人敬仰、很多人去學，如此如此。並且它這個裏頭，都是夾

帶著一些……所以現在就是說，都在亂傳、亂修這個《雙身法》。咱們這兒有、南方有、北方有，西方也有，就是陝西什麼一帶、四川，香港有、東南亞有、臺灣有、美國有，都是有這個毛病。不少人想學密宗，這個事本來是好事，但是要知道學密就是因為有許多這種情況，就好像現在市場上冒牌的貨太多了。大家知道這個茅臺酒，一個空瓶子賣二十八塊，為什麼這一個空玻璃瓶子賣二十八塊？他裝點別的冒充茅臺賣。你吃了點假酒還不要緊，那萬一它裡頭有人給兌了……，還聽說有人兌了點什麼毒藥在裏頭，兌點砒霜什麼的，那你就服毒啊。所以這個事確實是很危險的。

那麼真要學密，你首先得要有一個正見。你完全是一種弘法利生的心，一種正的見，這就很正派。這是第一個要求。第二個你要知道如何去選擇老師，所以就很難。第一個你自個兒要有一個很正

的知見，就是這一切不正的事情是不肯做的，這是很正派的人；第二個你要有擇師的眼光。在西藏你要看師父三年，大家都是依靠著師父，你還要看三年，師父也要看你三年。那個「看」，不是像咱們這兒，磕一個頭（然後）一個月不見面。那是天天在一塊兒，你一舉一動都看在眼裏頭，是那麼看。再有就是，自己真正具足了，不但是學佛而且要學密，是這樣的根器。

有很多想學密的人，這個地方我這兒也可以提出一點，許多人有一種願望的、這樣出發點的、這樣感情的，這都是不相宜的。這樣去學密，你要不改，就這麼去學，學來學去，可以說是沒有好處的。

第一個就是好奇。這個都看慣了，這都不足為奇了，到雍和宮一看這些像，這個很奇啊，威猛像、什麼什麼雙身像，（從）這個

好奇心出發，這個是不行的。

再一個求快。認為密宗成就快，用一種急躁情緒說我也想學密宗，我很快就成就。是為了自個兒要很快成就，那就還是個人打算，而且有急躁情緒，這都是癌細胞。

再有呢，就是想找竅門。這種修持都很艱苦，都很什麼，我有這麼個竅門，我一下子成佛了，而且即身成佛了，多好啊。就想不費力的得一個竅門，得了竅門嘛，自個兒就搖身一變，就成佛了。這本身是邪見哪。

第四個是密法裏可以容易得神通，想得神通，這都是不正確的。

最壞的就是對於修雙身有興趣，就是想怎麼惦記著要學、要有機會修，而現在就迎合這種情況，很多人就來做表演，就來收徒

弟，各處都有。那麼你要有这样的思想，又碰見這樣的師父，正好一拍即合。一拍即合是不要緊，那你的這個前途就不要問了，就是金剛地獄。這個金剛地獄就是專是給這種人預備的，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後果。

密當然是好的，但是我們將來要學，我給大家提供一點參考，怎麼去分辨這個師父。凡是「炫耀神通、提倡雙修」的，要有這八個字的，你千萬不要去接近。選的這個師父怎麼有神通，他又提倡雙修，要是這樣的師父，不管他是什麼排號、什麼活佛、什麼法王，你就說：「你好管你好，我根器不夠，我不敢親近。」這個是最保險的，就凡是符合這八個字的。

這正派的，我再舉一個例，我的先師上虛下雲。有一個知識份子出家了，就叫他打坐參禪。幾個月之後，他就從座位上懸空了，

離開座位了。大家就報告師父，這種現象必須師父得知道。你們猜虛老怎麼說？虛老說：「他不適合於修這個法，趕緊換法門。」所以這是我們要知道的。國外的人對於虛老那是敬仰極了，因為他一直是大家尊重的，中間沒有曲折，那敬仰極了。這是他的態度。我們一般人聽說這個人一坐就能飛空了，就離開地了，這要修下去，那還得了，這才真是法器。虛老說他不適合修這個法，換一個法。所以必需要有這個眼光，你才能學法。

密法之殊勝，它是在於什麼呢？在於菩提心大，發大菩提心。所以密宗所謂得果大，它由於什麼呢？由於你的菩提心大。這是個因果問題，什麼因得什麼果，你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所以你種菩提得菩提。你要想得個大果，即身成就，而且快，就是要因為你的菩提心（大）。這個「大」不是大小的「大」，是「大方廣」的

那個「大」，《華嚴》的「大方廣」。「大方廣」的解釋是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不是大個兒的、還有大個兒的、還有大個兒的那麼大，大得沒邊，那你就還在著相，著那個「大」上去了。這個「大」字，一方面它大得外頭沒有邊了；一個小得裏頭沒有再有心了，小沒有內了，這個叫做「大」。絕對的，超乎你思量的境界。實際上密宗所要發的菩提心，這個「勝義諦菩提心」，就是這個「大」字，不是個大的那個大。阿彌陀佛「四十八願」，我「八十四願」，我加上多少條，那我不是比阿彌陀佛的願還大嗎？不是那個意思，你要那個意思，那你恰恰是胡鬧，哈哈……。阿彌陀佛「四十八願」，他一個第十八願就攝及了一切，你沒有法再超了。

第二個要持戒。現在都不講持戒啊，要修密大家要認真的持

戒，持戒中最難的一條就是要尊重上師。對於上師要絕對的相信、絕對的聽從，它不但是要聽話，在思想上要完全放棄自個兒的這些思想。就是一個改造的過程，以上師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全都破了，你這才能夠真正是聽話，所以上師的身口意為自己的身口意。頭一個，你要知道上師是什麼意，能夠知道上師是什麼意的人，這個人就很有水平了，這關鍵是你把上師的身口意做為自己的身口意。所以密宗的成就快，它這就直接，它就從果上修了，你就從上師的這個地位上，從這兒做為自個兒的出發點了。這持戒第一條是尊師，尊師你得先要知道上師的意，以上師的身口意做為自己的身口意，而不是在個人我老怎麼怎麼樣。現在就成了買賣關係，師父來了，我給他磕頭，我給他獻供養，你就得傳我些法。我再獻你一次供養，你再得傳一個什麼法，我還點名我要什麼法。就好像我老爺交了

錢，你得交貨。哈哈……。這樣的對於師徒關係，你學密能成功嗎？那就等驢年哪，對於這些上師一點尊敬意思也沒有。

第三個是實修。我看過《大圓勝慧》的一個課表，那就都排滿了，這一天哪。看了可怕，真是畏懼啊，自個兒就知道這不夠啊。這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只有一個時辰是上床的。早上起來就修本尊、修燒護摩、修妥噶、修大手印、修護法，一個法接著一個法修，幾十個妥噶、幾次的生起次第、火供，都排滿了。只有到了二十三點到凌晨一點，這個一小時，就咱們中國的所謂「子時」，子時叫做「臥入光明定」。這時候你躺下來入定，只有這一個時間是你可以躺下來的，而且是入定。所以說「即身成佛」是有的，但是人家那個修持啊，所以我就不能放逸啊，比人家那個修持是差得太遠了，那真是一座接一座。

從解放到現在，修密宗即身成就的，證光明身的，六個人。最早的一個人，那是貢噶上師跟我說的。剛一解放不久，誰也不認識這是位大德，就是一個普通的在家居士，最後化光明身走了，就留下點指甲、頭髮。留下肉身又是一種，像諾那祖師是肉身縮，這是一種，縮小縮到一尺多。諾那祖師是肉身縮成一尺多，心臟不壞。兩個特點，燒的時候心臟不壞；身體縮小，而出很多舍利，這是諾那祖師。

再有這個修《大手印》、《大圓滿法》成就的，他這可以整個變成光明之身，這個肉身沒有了。最近一個是貢噶上師（說的），現在聽說最近他們開會，一個索朗頓珠吧，他的一個報告就是證明這大虹光身的，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，前後一共是六個人。他身上這個護身符，還有一根頭髮，是其中一位化虹光身留下來的，因

為頭髮沒帶走，他把它供在他的護身符裏頭。

所以說要是這麼精進修持，是可以得到殊勝的成就，但不是容易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咱們十億人口，才六個人這麼幾十年，一億中看不到一個。是可能的，是行的，是有的，是可能修到這個地步的，但是是億分之一，千個萬個難得一個半個。但是淨土法門，這個知道的、不知道的，能夠得到往生的，那就不是六個、六十個、六百個了，恐怕還要比這多了。所以現在大家要想學密，我有個建議。西藏的規矩，學密的人先要學十二年顯教，不管哪位，只要想學密，那麼咱們就要按康藏的規矩，你念十二年的經典，那是要脫產念，在廟裏頭脫產念十二年，這是第一個，然後修「四加行」。

現在尼泊爾的活佛在美國強調，十萬大頭絕不能少。有人說不磕十萬大頭，把這個「四加行」的磕大頭不提出來，他就覺得可

笑，認為你們這漢人可笑。堅持十萬大頭，而且是大頭。「四加行」，然後才修法。所以真正要修，那就是要按規矩，你基礎不鞏固，這個樓蓋上去是不行的。所以這十二年的經論，這一點大家就一致了，不管你學密也好，不學密也好，你學淨土也好，你想參禪也好，你先學十二年，我看就夠大家補的了。脫產的十二年，所以這是一點。

而且我們要相信這個淨土法門是密教的顯說，這個時候所以是重念佛，而佛號就是咒。《往生咒》第一句，你要按這個字音念就是「南無哦彌多婆夜」。「南無」大家就知道念不對了，應該念「南謨」。這個「阿彌多婆夜」，「哦」字現在大家也有人知道念「阿」；「夜」呢，南方夜就讀「雅」，大概很多南方人可以知道，「夜裡頭」的「夜」就讀「雅」。所以要按印度這些人，

「南謨阿彌達巴雅」這個音要念出來之後是什麼呢？就是以梵音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我的外孫，他小孩時我就教他念「南謨阿彌達巴雅」。我說有人要問你的時候，說：「你念什麼？」你就說：「我念的這是一句印度話。」沒撒謊嘛，這是印度話嘛。小孩那時候，那正是厲害，「四人幫」的時候，他就念「南謨阿彌達巴雅」，這是《往生咒》的頭一句啊。所以大家不要覺得我必需要學密才是學密，我念佛號就不是密，你這佛號就是《往生咒》的頭一句，就是不可思議的咒，所以這是一點。

另外嘛，這也是普遍的，咱們大家修，現在肯好好修的也不少，咱們這個新參加的。就是要生正信哪，我們要信，要生正信。正信和不正信差別很大呀。這個截流大師的話，你生正信的話，你可以往生極樂世界；你要不是正信的話，他提出來的這非常尖銳，

但是對我們有很大的警惕。他說：你不能生正信，你這麼修，往生不了，來生你就會大富貴，大富貴就不免要造很多業。有錢的人就要做許多壞事，敞開吃的不算，這玩弄婦女、投機倒把、做生意、做買賣種種不法的事情，許許多多的，甚至於傷天害理。大富貴嘛，就會有這些事情來了。這些事情一來，那再下一輩子呢，入地獄！那麼，這跟我們這一生沒有正信，是念佛，來生富貴，然後第三生入地獄，這叫什麼？這在佛教有個術語，叫「結三世冤」，第三世的冤你就從這結下來了。這跟那個同是一個人，他就是五逆十惡，殺父母什麼種種的不法，他也入地獄，我跟他差多少呢？就差了一輩子的事情。他是這輩子就入地獄了，我呢第二輩子富貴，第三輩子入地獄，就是他早進去一步，我後進去一步，所以這個是我們要警惕的事情，我們不要把這個事情覺得無關緊要。

這個生死輪迴，現在有許許多多的證明，今天來不及說了，那是肯定的。而我們這個「信、願、持名」是決定往生，而你往生不了之後，或者因為你今生的功德而來生富貴，這大家所求的，而不知道富貴之後的危險，這危險是非常大啊。

所以我們就要勸生正信。什麼叫正信？要相信自己的本心跟阿彌陀佛的本心，是無二無別的，但是阿彌陀佛是已經徹底覺悟了，我還在迷。我現在可確實不是阿彌陀佛，我在迷，我在迷之中。雖然我是在迷之中，可是我的念佛，我的心跟阿彌陀佛像兩個燈，一個燈是咱們人，一個燈是阿彌陀佛，這兩個燈都著了。我念佛的時候，燈不就著了嗎，那麼阿彌陀佛這個燈不就在我的燈光裏頭嗎，所以阿彌陀佛就在我的心裏頭。那麼我在哪兒呢？我就在他的光裡照，我就在阿彌陀佛的燈光裏頭，我也就在阿彌陀佛心裏頭嘛。所

以我們和阿彌陀佛就是這麼樣的，像水跟牛奶這麼摻合在一塊兒了。牛奶中裏頭全部都是水，水裏頭也全部是牛奶，到處是牛奶就是水，是水就是牛奶，你不能再分哪兒是水，哪兒是牛奶了。

那麼這也就是我們跟佛一樣，我們這個光，你是指哪個燈的光？既是佛的光，也是我的光。所以我們這跟佛，雖然現在不是，但是你念，你就為如來悉知悉見，所以可以得到往生。得到往生不是為了自己求安樂，而是為了實現我要度衆生的這個真實志願。我自個兒還不覺悟，我自個兒還是迷迷糊糊，我怎麼能夠去覺醒別人？所以要覺他就必需要自覺。只有在真正見了阿彌陀佛，聞法悟無生，這才真正能夠覺他，真正才能夠利益大衆，利益法界衆生，是為了這個而求往生。所以我們要帶著有欣厭心，對於這個世界這些東西我們看淡；對於佛、這個往生，信仰啊。底下就老實念佛，

老實持咒，都是好的，隨便任何之一都是。

佛法是個大安樂法門，能夠使人真正得到安樂。最後我講一個小的故事來結束今天我這個雜感。電視裏頭放過一下日本那個「一休和尚」。我就證明咱們學佛，聞到這個往生，當年夏老師聽到這個往生法門，他笑了幾天哪，他成天笑。他說：「我這可有辦法出這個輪迴了。」這是個大安樂的法門，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聽說這個大安樂，慶幸聞此法門哪。

這個一休和尚九歲的時候，一天師父走了，就吩咐：「你好好在這個大殿上，你看大殿，你參禪，你在這用功，不要淘氣。」他九歲，師父走了嘛這小孩哪有那麼老老實實的。他就自己轉，轉到方丈屋子裏頭了。他的師兄在那看方丈間，一看師兄在那兒哭，師兄大他一兩歲。他說：「學禪的人哪有哭的？」師兄說：「不行啊！

我今天不得了了。」他說：「什麼事？」師兄說：「師父有一個心愛的東西，在這櫃子裏頭，常常要打開來。他自個兒看，不許我碰，我也不知道是個什麼，反正他常常拿出來就玩半天、看半天，又擱回去了，他有個最心愛的東西。今天師父走了，我就把這個地方打開了，那是個瓷器。我一下子把瓷器摔了。這回是饒不了我了。」師父這麼心愛的東西，看都不讓他看，他給摔了。一休說：「這樣，你別哭了。」就給了他一個手絹。「你把這碎了的瓷器把它都弄起來，擱在手絹裏，你交給我，算我摔的。」這師兄說：「你太好了，師父答應我，叫我看方丈室，回來給我饅頭吃。我饅頭給你吃。」「好好！說定了，你的饅頭給我吃，你這瓶子算我摔的。」他就把這碎瓷器擱在兜裏頭了。他師父回來了，他在大殿等師父。師父說：「你在做什麼，是不是都在用功？」「啊，我完全

在用力，完全在參究。」——「你參究什麼呀？」——「我參究到底能不能有一個人是不死的。都得死，有沒有一個人能不死的？」師父說：「啊呀，這個糊塗的徒弟，哪裏有人能不死的，沒有！既然是人嘛，沒有不死的，都要死的，人都要死的。」——「噢，那麼東西呢？這東西能不能常存呢？」——「沒有啊！」師父說：「沒有一個東西能常存的。成、住、壞、空，哪有一個東西能夠常存，永遠存在，沒有啊！」——「哦沒有，那麼說來，如果我們有一件心愛的東西要壞了，那我們也用不著難過了？」師父說：「對呀！這不就是緣嗎，緣聚就聚，緣散就散，那東西壞了，壞了那麼就散了嘛，不應當難過呀。」他就把包掏出來，「師父，這兒有個緣散了。」哈哈……。

師父就沒有發脾氣。這個事情，師父也很佩服，覺得這個徒

弟很有智慧，它這個我們可以懂得很多道理，可以體會很多道理。所以就說，他在這個正確的思想、正確的知見當頭的時候，他脾氣就不發了。咱們要想，他平常必定要暴躁如雷，必定要打這個徒弟一頓，因為他那個時候沒有這個正念。因為這個弟子一問，它並不是說把他僵住了，這我們可以推廣，就是凡是咱們正念在當頭的時，就可以不生煩惱，所以觀世音菩薩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他就知道一切無常嘛。既是無常，就不會為一個最心愛的東西破了而要發脾氣了。我們把它推廣嘛，咱們不一定要等一休了，真正知道這一切無常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就「度一切苦厄」，所以它是一個大安樂法門。

日本的弘法大師，密宗的祖師。修大殿，大家運木材來。那都是大木頭，扛著很苦，他就作了個歌讓大夥唱。他說是：「好花雖

香易凋謝」，好的花雖然很香，但它很容易就凋謝。「世間哪個不無常」，沒有不無常的，好花凋謝。「有朝越過憂愁嶺」，他在翻山嘛，他在運木材嘛。「天地廣闊日月常」。他就叫大家搬運的人一邊走一邊唱歌，但是它這裡頭就有很深的教義，沒有不無常的。你要越過了憂愁嶺，你不為煩惱所粘，那這個世界就寬廣無量，日月代表光明，光明常照。所以就大德啊，就是說。

我們以這個一休的（故事）做為供養。那麼，今天主要就是這一部分。廣化寺可能還有一會，關於《無量壽經》他們國外這麼著重的學，這個重要性就到那邊再去敘，做為雜感之二。那麼這個雜感就到這兒就結束了。多謝大家，非常感謝大家，就到這。

六、欲求無上道第一莫疑師

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於北京蓮舍

殊勝之日，這個臘月，釋迦證道的這半個月，你修了殊勝之法，大家又帶了錄音機，本來無可談，無可談中談幾句。

這個密法現在是一個很特殊的階段，就因為密法最殊勝，所以魔他要干擾，也就最激烈。魔都不是笨，他要打中你的要害，要打中你的心臟，要打你的司令部啊，所以魔也就從這兒進攻。所以密宗所受到魔的這一種進攻是最激烈了，種種的現象，種種大有名的人都做的是魔的事。所以這個密法現在為什麼我不提倡，不開門，它這是不得已啊。

這個密法，一個人你給了他一點兒，他想學密。他學了密，而他自個兒的水平又不夠，那麼他去聽到這個那個，有好多很特別的事，他對於這些東西又感興趣，一下子他就……。本來皈依的師父是不錯的，但是他因為聽說別的師父更新鮮、更有趣，他就轉變了。轉變了嘛，就掉坑了，將來就入地獄了。當然不是第一個師父害了他，但是第一個師父給他……也等於了就是間接的嘛。假定說你老老實實修淨土，你安安心心的，這種危險就少一點了。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因為有魔干擾，這密法就不敢修了，我就不敢傳了，這也不對。也不能因噎廢食啊，說你會噎到就不吃飯了，所以密法修還是應當修，傳還是應當傳，不過就是要有很好的方便。

這裏頭這個尊師是很不容易的，因為跟這個師父的看法是必定會有距離的。如果你找的師父跟你是同樣的看法，那你就找了一個

飯桶啊，必定他跟你不同，他才可以做師父。因此你很難跟，因為師父所想的不是你所想的，師父所重視的不是你所重視的。

不但密法是如此，連禪宗，那五祖底下的三佛，是宋朝的大禪師，中興禪宗的。這三個佛：一個是佛眼、一個是佛果、一個是佛鑒，這三個人都跟師父鬧彆扭，都跟師父那兒待不下去，跑了又回來。有的將跑，讓別人勸住了，最後還都是回到師父那兒開悟的，成為一代的禪師大德。這個佛果之後就是大慧，現在一切參話頭的法門是從大慧起。都這樣的水平，跟師父還是不能相契，這密宗就更難了。不過這個尊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表面上很容易，到了碰到實質的問題，就出來了，這人的問題，或者看法的問題。而禪宗也有這個問題，說兩個事吧。

一個叫做平侍者，這個平侍者是一個秀才，出家當和尚，稱

為平侍者。師父臨死的時候，看了他一眼說了四句話。他自己覺得他開悟了，實際上也有悟，但是師父沒把法傳給他，他就心裏很不服，別人誰也不知道。這師父就說：「今日平侍者」，今天這個平侍者，「當年王秀才」，出家以前姓王，是王秀才，「來日太行山，看你做出來。」將來在太行山，看你做出來。這話的意思就是你再去參吧，最後就用手這麼比了一下，他也不懂。

過了幾年之後，他究竟還是有一定的水平吧，當了方丈了。當了方丈，就說這風水不好，師父的這個塔，這個地位的風水不好，一定要給師父遷墳。大家也就同意了，就給它遷了吧。師父這個塔就拆了，把屍骨挖出來，挖出來後他就把師父的骨頭，他用這個鎬，挖的鎬，都砸了。最後還有一個天靈蓋還沒有被……就用鎬把天靈蓋都砸破了，砸破後就個別去埋了。所以心中有一點點東西，

有時候他就要出點子的，這對師父就很不恭敬了。後來在太行山來一個老虎給他吃了，在太行山的十字路口。師父先知道，說「來日太行山，看你做出來。」就是說，總覺得自己好，別人不好，因為師父把法傳給別人之後，沒傳自己，那麼這裡就出現了意見了。

還有一個類似的也是這樣，就覺得我知道的事情……，怎麼不傳給我呢？以前的參方，從這個山到那個山，比方江西是廬山，到了湖南就是衡山，出了廬山到衡山，那不都是山嘛，北方來都是走到的。有一天他走到了一個溪流，小溪，有幾個村女在那洗衣服。在水邊洗衣服，當然褲子就拉上來了，腿就露出來了。他走那兒過，「唉呀，她這個腿怎麼這麼白呀！」這是事實，看見腿這麼白。就聽見師父說：「你明白嗎，為什麼不傳給你啊？」這就服了。

這就舉個例，還有很多事例，不容易跟哪。不容易跟，那有人就怨恨，有人就什麼什麼了，這個就……。他一違反上師就犯根本戒，所以密宗就不容易學啊，犯根本戒是入地獄的事情。他要以上師的身口意做為自己的身口意，上師的身就是自己的身，那麼樣愛護；上師的語言就是自己的語言，自己所說的語言都是上師的語言，是相合的。這兩個都不難，最難的是要以上師的意做為自己的意，上師所想的，就是自己所想的！比方我現在搞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就是夏老師之意。這麼些年帶著病這麼搞，現在還在搞，這個就是什麼呢，也就是說，這一種是以師父的意做為自己的意的。

舉這一個例子，當然做的還是很不夠，因為對於夏老師的體會，我還體會不了那麼深，但是我所能體會的，我確實是把拿它當做我的意了。比方王上師要弘揚蓮華精舍，現在蓮華精舍，你首先

要明白為什麼要弘揚蓮華精舍的法；蓮華精舍的法跟別的密法有什麼不同；為什麼必須是要讚歎這個師父的法，而不是其他師父的法呢。所以它這個不是勉強來的，那就必須要知道蓮華精舍的法它殊勝有殊勝之處啊！

所以它這個不是勉強的，這裏頭就是要這樣，所以才要護持這個法。要護持這個法，不是要敲鑼打鼓去宣傳，勸人你們都來信這個，人越多越好。不行啊！這個密法是師父要看徒弟三年，徒弟看師父三年，是天天在一塊兒看三年。師父有他很高的水平，他觀察人的能力很強，要看三年之後才能收這個徒弟。徒弟也必須要盡他所有的水平在那兒三年，這心悅誠服，我認的這個師父，我就是真正的，就是入地獄我也認了！就死心塌地的。在這個情形之下才有傳授，不是現在這樣亂哄哄的，不負責任了，所以出現了很多流

弊，如果嚴格照著那個辦法就好得多呀，師徒互看。

這個人是善知識，不容易知道啊。《圓覺經》就說了，凡夫怎麼能修圓覺？你就是要能夠找到這個正知正見的人，你要找到他是正知正見，你就一切都可以供養他、依止他，頭目腦髓都可以獻出來，而聽他的教化、教訓。所以種種法都是說，禪宗也說：「欲求無上道，第一莫疑師」，主要對於上師不能懷疑，「但摘果子喫，莫問樹橫枝。」（註：《卍新纂續藏經》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下：登壇受具戒。第一莫疑師。摘取果子喫。莫管樹橫枝。）你不是摘果子吃嗎，你吃果子就算了，你管那樹枝是橫是直的呢。所以這種都是要尊師，要以師父之意為意，很難做到，你做不到就違反。我就看到很多罵上師，背叛上師，要去跟上師做對，很多很多人，不聽話，都自己隨便胡搞。那就有這樣的人，今天學了法，第二天就傳

他剛學的法，你給我錢，我就傳法。所以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們對法就不能夠隨便傳人嘛，你至少也要像西藏那個，你現在應該比這個還嚴格一點，但不是說不傳，將來總之要慎重。

宣誓，要喝這三昧耶水，擱在海螺裏頭，經過加持，宣誓這水我要喝了，我要守戒，我要很快成就；我如果破了戒，入金剛地獄。等於宣誓了，這才能是學密的開始，真正學密，傳大法以前要受戒。所以一般學密的程序就是這樣，這西藏的規矩，嚴格的規矩，十二年顯教，經典研究十二年，研究得很深。

黃教是成天的辯論，天天在辯論，你要是沒有水平，你就天天得打敗仗。排隊，老要排隊，當行向後轉，一向後轉當行跟雙行是面對面，碰到誰是誰就直接辯論，沒有預先告訴你辯什麼，他有問必答，兩個人就辯論，辯論了兩個鐘頭，然後當場再恢復原位，然

後才吃飯，天天這樣。

所以十二年顯教，然後就四加行。它的嚴格規矩是四加行，四種。現在尼泊爾、印度他們的活佛，在台灣、在美國還是強調四加行，必須得修圓滿，必須要磕十萬個大頭。他看見中國的人不磕十萬個大頭，他很笑話，說你們偷懶。那個大頭就不是這麼的磕頭啊，我們以為十萬個頭很容易，我磕過一陣子大頭。你電視裡可以看見嘛，那個朝山的人，那個喇嘛，不是那個地都兩條溝嗎？就是一滑下去，全身都趴下去了。有的到了冬天他們朝山就磕死了，起不來了，就死在那兒了。石頭路上磨成溝，那大頭，十萬個這樣的頭。念了四皈依之後，然後整個滑下去，全身貼在地上，手伸在前頭，手還是去合掌，再起來。起來之後再次滑下去，這樣十萬個。

這個之後，給你傳一個什麼蓮師法，什麼什麼各種的法，度

母法什麼什麼，釋迦牟尼、藥師佛、阿彌陀佛、觀音、度母，修三年。底下就開始要修大法了。

到最後，最高是什麼？最高就是阿底部份，是大圓滿大手印。這個它是且卻和脫噶，且卻叫立斷，翻成立斷；脫噶翻成頓超。且卻就跟咱們中國的禪宗是一味的，貢嘎上師說過：「達摩祖師的口訣，就都是大密宗的口訣。」這個禪不是第五度的禪，第五度的禪它是定力。現在大家打坐出現定力，四禪八定，都化空了，人也空了、房子也空了、床板也空了，什麼都沒有，一片空明，這還在欲界，沒出欲界呢，別說出三界，連欲界都沒出。這禪定的境界，它比較淺。所以前五度如盲，跟瞎子一樣，禪定是在前五度，第六度才有眼睛，是般若，這阿底是般若。這個般若十分重要，這密宗到了最後，就跟禪宗是一味的。

禪宗就是很難下手，所以千個萬個，難得一個半個，不是人能修得通的。豈但不是人人能修得通，千個萬個才難得一個半個呢，所以來形容（開悟），是「七朝天子福，九代狀元才。」可以做七朝的天子、可以中九代的狀元，把這個才華和福報匯集在一個人的身上，他才有資格開悟。那能找幾個這樣的人呢？很難哪。但是這個密宗它就是有這麼一條路，使你可以通過密法的修持，不是通過參禪，而從這個裏頭可以達到禪宗所達到的境界，阿底。所以很多人不明白，也以為……現在大家欣賞密宗，還就欣賞密宗那些糟粕，那些東西大家所道的，是糟粕，身體變好了，什麼什麼有感應了，以致於出了神通了，它是可以出很不可思議的事。

說一個人，這人讓車撞死了，他也是個工程師，是貢嘎上師、諾那上師的徒弟。他打著麻將，大夥兒打著麻將，他把麻將牌一

推，「我不能打了。」問：「你怎麼不能打？」「我再打，我就是貪心了，我就成心贏你們的錢了。你們的牌是什麼，我都知道，我都看見了。」打麻將不是都背的朝外嘛，他眼睛通了。「底下牌是什麼，你們的牌是什麼，我都知道。我跟你們打，我不等於明眼人睜眼睛跟瞎子打架嗎，我不能跟你們打了。」從那開始，（他還不是什麼什麼座上聞法看經，是打麻將牌出神通，他把牌一推，不能打了。）他以後出現了越來越多，出現很多很多通。出了通在重慶，就是抗戰期間的事，誰都告訴我了，他說諾那祖師把它收回去了。不許搞這些，這是糟粕，因為這些東西妖魔鬼怪都有，妖魔鬼怪的本事比這還大得多！

阿修羅跟天上打仗，天也很低，阿修羅為什麼跟天上打仗呢？阿修羅他是饞天上好吃的，所以上供時（念）「天廚妙供」，就是

天上廚房做的妙供。廣濟寺那個供，頭一句話就是「天廚妙供」，天上廚房那勝妙的供養。阿修羅沒有什麼好吃的，他打仗，他搶吃的。天跟阿修羅打仗是搶女人，阿修羅男的極醜，而女的極美，就魔女是極美。世間也是這樣，這個美人有時候就往往帶幾分魔氣，而男人所喜歡的女人也是帶魔氣的多，因為魔氣他就……。連天都不美，天上還要搶魔女呢，何怪乎人呢，就這水平，所以打仗。

打仗打不過，帝釋打不過魔王阿修羅王，他就要修法。釋迦牟尼佛就傳他法，他修法了之後，魔就敗退了。魔王領著八萬四千魔軍，可以藏身在一根藕絲裏頭，他的撤退能這麼自在，說退就退了，八萬四千魔軍就藏在一根藕絲裏頭，掩伏起來，隱避起來，你抓他不著，安然撤退，有這樣的通。

當年那個呂洞賓跟黃龍鬥法，跟普安鬥法，都是搬山倒海，

搬一座山來砸你，你要把這山給搬走，他搬來的山，你要給他搬到另一個地方去。道家的神通也都到這種程度，那不是說的瞎話說搬山倒海，真正搬山倒海！像密勒日巴什麼都顯過這樣的通。但這種都是糟粕，大家都在糟粕上頭往這個東西……，這般若才是真實的、受用的。

我們這個涅槃是證什麼？涅槃有三德，涅槃不是說就沒了，這人沒了，這人不受後得就完了，就自己解決了，消滅了。涅槃是這三德圓滿了，證到涅槃他就是完全又恢復了三德，三德就是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所以般若重要。法身是人人本來有的，但是你法身雖然本有，你不顯，正在下雪，哪有太陽啊？你太陽一點也沒有丟啊，照樣這麼轉。咱們不是還有這老話說太陽這麼轉，用現在的話講，你自個兒還是這麼轉嘛，所以咱們有白天有黑夜，太陽

還在那沒動，相對的說，它沒動。還是一點兒也沒有變化，但你看
不見嘛，所以它這個不顯啊。

所以魔的神通是很大，不能從這個神通，我們要從涅槃三德這
樣的路走。我們有法身，但自個兒不顯，那要靠什麼？要靠般若。
佛經，就要看佛的正知，看種種開導，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。我們
在煩惱之中，在六道纏縛之中，叫都解放了，佛教說是解脫德。
誰不想解脫啊，你怎麼才能解脫？罵你一句，馬上就火了；看見聲
色，心就動了，你得有智慧才行。所以「觀世音（觀自在）菩薩，
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所以一部
《心經》可以用這幾句話來概括，他在行深的般若的時候，看見五
蘊都空，就衍出了這些空出來，所以解脫就得要靠般若。所以三德
者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你要證法身，得解脫，全靠般若。

法身本有，但是不顯，陰天哪。而般若，雖然沒有捆你，你自個兒把自個兒捆上了，自個兒做夢覺得捆上了，怎麼能讓自個兒醒呢，要靠般若。所以就是這三德，因此我們最後都是這一件事，「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

七、洗濯垢污顯明清白

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於北京廣濟寺

諸位大居士，諸位大德，諸位大菩薩，方才這個介紹之詞，念祖不敢當。不過就是說，願意和我們諸位林友（註：指居士林）相見，這個心是很懇切的，不然今天就來不成了。因為感冒、頭疼、牙疼，連著幾天都睡不好覺、吃不好飯，很勉強，是勉強來的。也就是為了我們林中現在蒸蒸日上，添了很多新的血液，正在發展，所以也很希望……；很多老的林友、許多老的菩薩，都過去的舊日同參，也願意相見，還有很多新補充的、沒有見過面的人還有很多，很多都是生面孔，所以借這個機會來結一個緣。

今天說是說開示，我不敢當。我這個凡夫，這兩個字當不起，又是個在家人。開示是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，這個實在當不起。但是呢，也很願意提出些問題和大家共同考慮，所以今天來彙報的是根據兩句經文，就是《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裏頭的兩句話。它這個字是「洗濯垢污」。這個「濯」字，就是《四書》裏頭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」當「洗」字講，一個古字。「洗濯垢污」，洗掉一些髒的東西；「顯明清白」，把這個清白的顯出來，就是以這個為題目。

這個題目呢，我常常說，佛法的東西可以從幼稚園用到研究院，一個課本啊，這兩句話也就是如此。可以從一個很粗淺的事情，誰都可以用得上，一直到成佛，都不離開這兩句話。「洗濯垢污」，你要洗一洗，把它原來清白的顯明出來。大家今天這個洗

臉，哪個人不洗臉呢？咱們都是初修來著，誰也要洗臉啊。煤炭的工人，滿臉都是煤炭灰，很辛苦，那麼他的眉毛看不出來了，什麼也看不出來了，但是他一洗，他要洗啊，一洗，眉目很漂亮，眉毛、眼睛都清清楚楚。這不就是「洗濯垢污」了嗎，洗濯了垢污，顯明了清白。「清白」是什麼呢？是他的本來面目啊。他的本來面目就露出來了，他不是滿臉都是煤炭了，這眉毛看出來了，眉毛也不是新有的，是原來有的，他原來所有的都顯出來了，所以小到洗臉啊，就合乎這兩句話。這兩句話的事情也很深，咱們洗臉的時候可以想一想，我洗了，去了髒，顯出了我的本來面目，這是禪宗的話，你要看到你的本來面目，那你成功了。

說到高深呢，那釋迦牟尼佛在臘月初八悟道，看見星星悟道了。印度九十五種外道，都經歷過了。他們所會的，釋迦牟尼佛全

掌握了，但是不能解決問題呀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自己來啊。他本來的基礎是不錯的，稱為「梵」。現在歐美對於印度的學問，他（認為）第一是佛教，第二就是梵。原來他也有很好的基礎，但究竟是不究竟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，看到明星就悟道了。悟道的時候，佛就說了這樣兩句話：「一切衆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」所有的衆生，不光是人，馬、狗、豬、螞蟻，是極愚蠢的東西，一切一切啊，他們都有，都有什麼呢？都有和如來一樣的，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德相，他們都有！所以佛法的修持不是說你得什麼東西，所以《心經》說「無所得」，都是很重要的話呀。所以有很多修行的人想得點什麼，都錯了，你本來就有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德相。

就剛才我打的那個譬喻，煤炭工人的眉毛是本來有的，但是滿臉有煤渣子的時候，就看不出眉毛來了。你一洗就清楚了，顯明

了他的本來面目。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德相，人人都本有啊。這也是釋迦牟尼佛得道所說的話，說「奇哉，奇哉」呀，這是任何人都沒有說過的話，任何學術、任何外道、任何宗教莫測的話。老子很高，中國的老子很高，也只是恍恍惚惚的，這種迷迷糊糊的，這麼弱微的，這麼體會了一點點，而佛就證到了。「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所以這句話我們要好好記住。

現在的修行人有一個通病，就是人人都有的病，是什麼呢？把這個「假我」估計得太高了，黃念祖是個假我，每個人都把自己那個黃念祖評價得高於實際，把這個假我估計得太高，把那個真我估計得很不足。你有個真我，你的真我是佛啊！你腦子裏有沒有這個？這個很重要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提醒大家，這釋迦牟尼佛悟道的第一句話。我們要跟佛學，這句話你要不學，你看多少經都是白

看。佛之成佛，就是說了這樣兩句話。

大家都有如來的智慧德相，為什麼還是這麼樣的糊塗，這麼樣的貪瞋痴纏身，這麼樣的煩惱？世間的一點點事情來，你就過不去。底下就答覆了：唯以妄想執著就不能證得呀。因為衆生都在打妄想，你的腦子裏頭所想的都是妄想，這個妄想就是你的妄心，打妄想的心就是你的妄心。你認為是你自己的這個東西，其實這個是賊，所以大家都認賊作子，把這個當作自己了，還執著。「執」是什麼呢？「執」就當拿住講，抓住了，抓住不放，一個是抓住不放；「著」，到那兒就粘住了，粘住就不脫，你動彈不了了，這叫「執著」。

所以大家許許多多的一些想法，一些什麼什麼東西，有的人求名，有的人求利，有的人掛念眷屬，有的人願意搞某種事業。就

在這個地方上很用自個兒的全副精力，抓住不放。成功就高興，不成功就難過，這都是執著。因為這些執著，所以你就像那煤炭工人一樣，你滿頭都是黑煤啊，眉眼都不清，所以你得洗一洗。那麼煤灰洗一洗就掉了，咱們這個妄想執著呢，你得停一停囉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沒法子用水來洗了，心裡的事情，不是物質能解決的了。那麼就要看破，觀世音菩薩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他能照見的都是空的，你還執著什麼呀？所以說「幻夢空花，徒勞把捉。」這是幻術幻出來的，這是做夢，這是一個鏡子裏頭現出來的花，叫做空花。「徒勞把捉」，要去抓住它，你是白費力氣，徒勞，你抓不住的。

所以說到最後，釋迦牟尼佛這兩句話的意思呢，（就是）咱們要擺脫這些妄想執著，那就是洗濯垢污，這些妄想執著是垢污，要

去掉；那麼顯明自個兒本來的佛性，本來如來的智慧德相，讓他顯出來，跟太陽晴天一樣光照天下，這就是顯明清白。清白就顯明了，這還不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嗎？

所以這個題目就是如此，可以小到咱們每天早上起來的洗臉，一直到你將來的成佛，都不離開這兩句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裏頭隨便抓出兩句，都有無量的義，所以這部經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去讀。

從剛才說的這句話來看，佛教是最平等的。我們現在都提倡平等，一切衆生跟佛都平等了，一切衆生都跟佛一樣有佛的智慧、佛的功德。所以衆生跟佛是平等的，佛教的術語叫「生佛平等」。其實佛教是最自由的。有人說：「唉呀，可別這樣，回頭老佛爺怪罪，要罰我了。」這個話對於佛是個污蔑，哈哈，是污蔑。佛還會生氣、還會罰你，那佛就是衆生了，他還有瞋恨心、還有分別

心。佛沒有這個心了，那為什麼有地獄？你自作自受啊。自由啊，佛也不能勉強誰，要能勉强的話，他把大夥都勉強一下，都成佛了不好嗎？佛不勉強嘛，每個人都是自由自主的，你本來就是有佛性，平等的，不是可以勉強你的，到時候你各人走上各人的路嘛，所以地獄老不空啊。

有很多人你跟他講佛法，他就是不聽，他就是堅決要走他自由的路，他是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還不是自由嗎？不是誰來管著你，沒誰來強迫你。所以一個廟裏頭有多少出家人，也有成功的、也有入地獄的。就今天咱們這一會很多人，這裏頭將來也是有成功的、也是有不成功的，這是必然的，都是自由啊。各人自己你選擇、你作主，所以佛法這個是不同於任何宗教的。

這自由方面還有一個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，這完全就顯

明你的根本。你現在在修行，你這個修行的心，他本來就是佛；你現在在作佛，作佛是什麼？在洗。你天天在念佛、拜懺、看經，這是在洗，你現在在作佛。你本來就是佛，你又作佛，這樣自作自受嘛，也是自作自受，就決定是成佛嘛。所以先把為什麼要選這兩句話作題目（講一講）。

今年現在不敢誇這個口了，說一定來四次，這身體不大行，如果還能來的話，那就還接續講這個題目，因為這個題目很廣泛。那麼我們既然說是從洗臉說起，我們也有很多初修，那麼就從最基本的說起，就談皈依。

皈依這個事情大家不要以為只是初機才有這個問題，大家看一看咱們的經本子後頭，天天的這個儀軌後頭，最後是念什麼？念三皈依：自皈依佛、自皈依法、自皈依僧。顯教是把一個法修完

了，道場結束了，要念皈依，這重要啊，每一個法都要念皈依。密宗是一開頭先念四皈依。所以顯教是拿皈依作結束，密宗以皈依作開始，一個開頭，一個結尾，都代表重要。在顯教來說就是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這個是貫徹始終的，不是說我在這兒有個法師，今天傳皈依，我來這兒受皈依就完了，這個是一直貫徹到你成佛啊。而我們這個皈依，大家說：「我都皈依過了，還談什麼呢？這個法本上也有，我還天天念。」我們提的是要真實皈依，我把密法的皈依給大家念一念。

「自皈依師，當願衆生，永不皈依邪惡知識。」現在的知識，有善知識，也有很多是惡知識、邪知識，所以要皈依了師之後，你永不皈依，願衆生也永不皈依這個邪的、惡的知識。這個邪的、惡的知識，待會兒我們可以舉，現在是遍地都是啊，這個現象很嚴重。

「自皈依佛，當願衆生，永不皈依天魔外道。」那麼是不是有人已經皈依佛了，對於過去所修習那些道教的、氣功的那些師、那些書、那些方法、那些道理，還在心裏頭作主？如果是那樣的話，那就跟這一條不合了。「永不皈依天魔外道」了，外道不皈依了，你怎麼還跟這些外道在感情上始終割不斷呢，這個皈依就不純了。

「自皈依法，當願衆生，永不皈依外道典籍。」有一個人看見我，他說人家勸他：「你信了佛，不妨學學道教嘛，佛教這一套你也會，道教這一套你也會，你多好啊。」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，那他佛教那一套就學不成了，學不到手了，你就是個假的了，你假的你學什麼呀？你就落個假名字，你還實際是個道教就是了，哪裡能有兩套呢，「永不皈依外道典籍」。

「自皈依僧，當願衆生，永不皈依外道邪衆。」跟那些氣功

師，生了病我找個氣功師給我看病啊，恐怕在座的人還不免，你還是相信外道邪衆。你的皈依不純，皈依不真實。皈依不真實就不是真實的佛教徒，你就不會得到佛的真實加被。這一切「如是因，如是果」，你真實，佛就真實。佛如鐘，大叩大應，你敲得很重就大聲響了；你小敲就小響小應；你不敲就不響。你不真實，那你就得不到真實的加被啊，所以這就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。

我這些話可能有人聽了覺得很難聽、很刺耳，但是大家要知道我是快八十歲的人了，我今天是冒著病來的，來說這幾句話，我可以說是苦口婆心哪。這明知道有人聽了會不高興，沒有辦法，所以是「寧可身受地獄苦，不把佛法做人情。」這種情形大家繼續下去不好，我就不能不說，這是不好啊。

為什麼皈依這麼（重要）？它是一個出發點，是你的一個方

向。你老是腳踩兩隻船，是一定要掉水裏去的。船不開是可以，一開，腳踩兩隻船怎麼行啊？而且是歸宿啊，皈依皈依，你皈到哪兒去啊？所以這個很重要。為什麼一開始就念，後頭也要念，顯教就是後頭念，密教是開頭念，（因為）十分重要。我們對於從外道，從氣功，這樣轉到佛法裏頭的人，我們是十分的歡迎，舉起兩個手的歡迎。給他慶賀、給佛教慶賀、給大家慶賀，尤其給他本人慶賀。你這是從幽谷而遷於喬木，是從一個低的地方高升到一個光明的、好的地方，但是就是不能夠心掛兩頭，腳踩兩隻船。在這個地方要有一個抉擇，要好好地想一想，要有所抉擇。為什麼我要皈依佛？因為佛我們是實實在在地從內心崇拜，我們不能不崇拜，我們不能不皈依。

佛成佛之前，魔來搗亂，現了種種的美女，但美女到了佛的面

前就醜陋不堪；用種種的武器來向佛進攻，但到了佛的面前，武器的尖端都變成蓮花。一切魔的這些進攻都失敗了，他們很驚訝，就問釋迦牟尼佛，他那時還沒有成佛，就問說：「你這個人，是修了什麼了，你有這麼（大）的威力？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要問我的功德，地神知道。」咱們地球上這個地神，管地的神。這魔王就問地神，地神說：「我多少劫以來，看到咱們這個南閻浮提（就這個地球），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寸土不是釋迦牟尼佛過去生中，為衆生而流過血的地方。」沒有一寸土不是這樣。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無量生中、無量劫中為救度衆生，他自己流出鮮血來救別人，這個血是染紅了整個地球，沒有一寸土不是這樣。這是我們的導師，也就救過我們，就為我們流過血。

所以這些外道練氣功的都是為自己，我要身體好，我治病身體

好，身體好了之後我要有本事、我要有功能、我要突出，大家就恭敬我。釋迦牟尼佛犧牲生命不要，不去保養這個身，而為衆生，這個是讓人佩服。而且更特殊的是釋迦牟尼佛的智慧，是大覺悟啊！我們都是在迷，佛是三覺圓滿：自覺圓滿、覺他圓滿、覺行圓滿，一切行都圓滿，所以一切種智無所不知，一切極深的智慧，那個無明是破盡了。有四十幾品無明，一品一品的破，破到等覺菩薩，還有最後的一分生相無明沒有破，佛連這一分也破盡了，所以是大覺悟的人、大智慧的人。他既然把一切的惑都破盡了，惑就是迷惑。

這個三惑，第一個是「見思惑」，見思惑的見惑，頭一個惑就是「身見」。所以在迷的人就想保養這個身體，注意醫藥，我怎麼營養這個身體，我要怎麼鍛鍊，唯想要多活一天才好，這比什麼都重要，這是身見。還有許多女同志喜歡裝飾自己，如何能更美麗一

點，身見。還有修煉，最近有一個修得腦袋上要出小人了，元神能出竅了，找我一個金剛同學（說）他想來拜師，我說我不收。這種人都有，他是身見。九轉丹成，出一個小人之後，小人長大之後，然後他又死，又換出一個來，第九轉，這樣子。這身見都是惑。

這個見思惑的思惑，就是貪瞋痴慢。還有塵沙惑，衆生有無量的根器、無量的病，要用無量的藥方來治，你不知道這些藥方，是塵沙惑。最後還有無明惑，到菩薩還有無明惑，破一分無明，別教就稱為菩薩了，就地上的菩薩了。四十二品無明都破盡了，那他就沒有迷惑了，「遠離顛倒夢想」啊，他就沒有顛倒了。你有惑就有顛倒，所以那些不如佛的人，他說的是有顛倒的東西在裏頭。顛倒了就是把是的說成非，非的說成是，你跟那個學，那個指路牌不準哪。佛才是真正的離開顛倒，所以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」他最後

的無明都破盡了，真正是徹底地證悟真如實相。這樣覺悟的人我們不依止，我們依止誰啊？還有什麼人可以跟佛相比，相並論？

我跟你們說，佛的壽命有多長，在《法華》說這個的時候，連彌勒菩薩，馬上就要來成佛的這種水平的菩薩，多少人都不知道，所以佛之突出在此，彌勒都不知道啊，測不出釋迦牟尼佛成佛多久了，壽命多長了。在咱們尼泊爾的這個是示現，示現成太子，出家，成佛，（其實）他無量劫之前就成佛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佛的覺悟，是比彌勒又高出多少多少了。佛教這樣一個大覺，我們怎麼能不皈依呢？

皈依法，法是佛證到了真如實相，證到了一切的本際，（所流露出來的）。就是我們找黃河，窮源，黃河到底發源在哪兒？一直走走走，走到頭，把這個源流找到了，那你就正確了。佛是對於這

一切都窮極源底的人，所以他的法，都是從真如實相所流露出來的，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啊，是大智慧的顯現。而且因為他這麼慈悲，所以他就要度衆生。要度衆生他就要有方法，這個「法」就是方法，衆生怎麼度啊？現在佛不住世了，但幸虧有佛的法在這兒，我們依止佛的法，才可以出離生死。這是佛傳下來的，以佛的大智慧、大慈悲的結晶，流傳下這一些殊勝的法，這些教化。

這兒給大家舉一個例子，法的殊勝和重要，這大家都很熟。《金剛經》說，人拿生命來供養布施，這是很難的了。「初日分」，就是上午，上午拿無量的生命布施了，供養了。無量的，塵沙那麼多、河沙那麼多，河有多少沙子？一個沙是一個身體，那麼多的身體，一個一個都把他布施了。「中日分」，中午到下午這一段時間，又是這樣。「後日分」，晚上了，還是這樣。這樣下去，

多多少少多少少年，那這功德多大了？可是《金剛經》說，這樣的功德，底下我們念念經文吧，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」，這樣的以身布施，這是一種。「若復有人」，另外有人，「聞此經典」，聽了《金剛經》，「信心不逆」，就能夠信，能夠不逆，能夠不抵觸。所以我們有時聽了、念了法，心就在那兒抵觸，「它是這樣嗎？」你抵觸。能夠不抵觸，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。」這個人所得的福，比那個多少萬萬劫，拿那麼多生命布施的人，比那個高。所以大家現在很多也在念經，但是對於這個經典的殊勝之處，重視得不夠啊。

「僧」呢，就是住持佛法的，佛法要存在這世間啊。「住」就是住世；「持」就是保持。要有出家人，才能夠有廟，在這裏有個道場，大家來做佛事，才接觸到佛法。今天我們也是在廟裏面嘛，

是不是，所以廟就要靠出家人，沒有在家人的廟，是不是。廟就要有僧人，出家人，僧就是住持佛法的。佛法是這麼殊勝的法，要靠僧來住持，和合之衆，這也是我們必須依止的。

通願法師說了，他碰見一個居士，這個居士看不起出家人，他說：「現在出家人我都看不起，我只是兩皈依：皈依佛、皈依法，我才心悅誠服，和尚、出家人，這我不皈依。」當然後來通願法師給他矯正了，這個是不對的。所以我們往往受了三皈依，以為那個傳皈依的人就是我的老師，我就皈依這一個人，這也還是很不夠。他是代表，代表一切住持佛法的僧衆。那麼對於我們所謂的僧，就是真正能夠護持正法、守戒律的，這才是僧。對於破戒的比丘，佛也說了：默擯。那你還去皈依啊？當然你也不能去怎麼樣，你默擯，你跟他疏遠。

現在，剛才說了有很多邪惡知識，也不勝枚舉了。舉一兩個特殊的例子，這也不是我說，這是在香港的雜誌裏頭說的。他敢登雜誌，對方也有雜誌啊，他必需要站得住理才行。有的人到了什麼程度呢？他自稱為法王之法王，現在咱們稱活佛。現在在海外都說是法王，活佛這個名號不夠響亮了。法王有很多，他說他是法王裏頭的法王，他自稱。密嘛，稱為無上，無上密，他是無上中的無上。就有這樣的人，他是自個兒如此看待自己。但是他跑到了香港去，香港這個地方很特別，有一個大仙非常有名，叫黃大仙。我在美國的時候，就有人找我，請我到他佛堂裏頭去，我一聽他佛堂裏又供佛、又供黃大仙，一直從香港傳到美國，我就不去了。這位自稱為法王之法王的，他到了香港跑去給這個黃大仙去磕頭，人家給他拍了照片，證據確鑿，哈哈……你這個法王還去拜大仙哪？這個

現在我們一聽我們會笑，但是他的徒弟遍天下。

所以我們要學佛，學佛不是個容易事啊，學道的人如牛毛，我們必需要知道，學道的人如牛毛，得道的人像麒麟的角。一個犄角就是很少了，而麒麟的角誰也沒見過，更少了。已到了末法了，所以我們必需要發真實心，要走光明的正路。所以第一步我們談的是真實的皈依，要真正恭敬佛、崇拜佛、依止佛，依止佛的遺教。這個經典要很好地體會，要按著這個經典來要求自己。不是說我們把經念一遍就叫完了，應該按著經典的指導，我們來調整自個兒的身心，這樣念經才有功德。不是說就跟值勤似的，我這完成任務，把這個任務走走過場，把經打開，頭一篇誦到最末一篇，很響亮，就算我念了經了。這恐怕只是形式。不能走形式。

底下就是所謂真實修持啊，我們真實皈依、真實修持，這就

是洗滌了。我們這個洗滌從開始就對了，而且這個皈依一直是貫徹到始終。現在就是說這個修持之中，我們就是要洗滌了，洗滌就是要用釋迦牟尼佛的話：一切衆生都本具如來智慧德相。問題在哪兒呢？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」，毛病就在這個妄想執著上了。這個「妄想」要想排除，短期內是不行，但是「執著」這個病，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要開始注意，不要那麼粘著、執著。學氣功的人的通病是執著，一般學密的人的通病也是執著，他就是想：「你看很多人為什麼要學密？這個快呀，我很快就有威力了。」這個想快，想有威力就是執著，這個思想本身就是執著。還有的就說「我出了神通好度人」，不知你這是個錯誤啊，炫耀神通是佛所禁戒的事情，不許你賣弄神通。

回頭底下我要講，有人就說他要發心，他要出家，這是很有名

的一個人，常常寫文章。他有了神通，他來弘揚，這是錯誤的，這走的錯路。嚴格的說，是「宗門不許談境界，教下只准論功夫」，在禪宗裏頭，一切的境界，我打坐了、我怎麼清淨了、我如何如何、我看見什麼了、我得到什麼通了，這一切東西，還有比這更殊勝的境界，不許談！還許你賣弄？教下，咱們就算是教下，咱們有念經本，什麼什麼都按著教，佛教啊，這不是禪宗，咱們研究經教。「教下只准論功夫」，大家可以再研究研究，我用功是如何，你用功是如何，同樣的也不談境界的，只能談到功夫就為止了。

許許多多大家自己以為的，所以為什麼要談一談呢，有的時候你不跟那個高明的人談，你會錯認。有人一打坐，打得自個兒也空了、房子也空了、床也空了、屋子也空了，唉呀，人都空了，一切都空了，還以為是什麼，其實這個是豁達空、取相空，不是什麼好

事。所以你這個跟人家談一談，請教請教那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炫耀，你要是去炫耀說我證了什麼什麼了，那你就是大妄語，你錯誤啊！

那麼說到「通」呢，有多少種的通。所謂鬼也有通，妖也有通，有的是術通，種種的，我們一個一個來說吧。鬼，確實有人見鬼，那鬼是牆擋不住的，比人就厲害，這是他的通。鬼也略微能夠早知道一點，他還有的可能是從情報來的，因為要造冊，陰間的比咱們先知道，先通知陰間某人該死了，要去抓他了。這消息已經到陰間了，有的鬼他們就先知道了，這個他早知道一些。而且有的鬼很有力量，很有威力，鬼通。所以「鬼神」，鬼中厲害的稱為神。鬼往地下可以鑽，他入地跟咱們在空氣中一樣，所以他就比我們高明啊。當然我們比鬼高明，但是在這一點上說，牆壁他無礙，他走

得很快，這都是超過人的。所以過去他們道教很多修行，怕你先得
到鬼通，就走到鬼路上去了。現在我們有些很有名的氣功師，他就
是以鬼作後臺，很不少人哪。

現在大家都知道《搬運法》，《搬運法》像我這個歲數的人，
大家都知道，從前變魔術的人也都會。這個法有個名稱的，叫《五
鬼搬運法》，五個鬼來搬運。過去說官的印能夠避邪，他就是能把
你那個官的印給搬走，你箱子的東西給你搬空，稱為《五鬼搬運
法》，所以這一些就是鬼在那兒起作用。

妖通，比方說黃大仙。過去大家看《聊齋》，那一些種種的，
還有很多筆記，有很多都是有事實根據的。但是他們所得的，以至
到魔，魔通，只是五神通。咱們氣功這一點點東西，這點奇異功能
要跟神通相比，那是九牛一毛。這些奇異功能是一個毛，那個神通

是九個牛。那天眼、天耳能看到多少世界，哪就光是一個地球啊！天眼能看到多遠哪。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宿命這五通，妖魔都可以有。我們就談魔的神通吧，魔得有魔通。魔跟帝釋（玉皇大帝）打仗，玉皇大帝打不過魔，因為他的魔術很高。那麼他就要用佛法，他去修法，修了法魔就退了。魔退的時候，魔領著他八萬四千魔軍，能夠退到一根藕絲裏頭。藕，長蓮花的藕，藕有藕絲，藕絲細的不得了，比頭髮還細。他八萬四千魔軍能藏在在一根藕絲裏頭，你說這個通大不大？所以我們佛教裡不讓大家顯通也是如此。（要是）通就是對的，那麼這一些正好，他們都會。

還有，西藏的黑教，它現在還存在，確實他們有他們的通。西藏的土匪看見出家人，給扔你一把刀，他就要求你把刀能繫個扣，就好像咱們帶子似的能繫個扣，把這個刀變成軟的繫一個扣，你要

能把刀繫個扣，然後再一拉，刀就直了，這樣的話他就不搶你了。因為他認為你是個有修行的人，他要考驗你，扔你一把刀。而這種打了扣的刀，在他們黑教廟裏頭，在房上掛了不知有多少，幾乎人人會。上次來了個林某，他不是說他是黑教嘛。有人還問說他的觀點怎麼樣，我說，他自個兒都報名了，他是黑教，黑教就是外道啊，還說什麼。

所以他沒有「漏盡通」，第六通才要緊，是「漏盡通」。「漏盡」是什麼意思？是見惑、思惑都沒有了，沒有見惑了、沒有思惑了。見惑是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、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十樣東西；思惑就是貪、瞋、痴、慢，貪心、瞋恨心、愚痴、慢，我慢，就是我比誰都好。到第六通才能證阿羅漢，這才是證的通。所以就是說這些妖通啊。

還有術通，靠一個法術，畫個符、念個咒、燒個什麼。比方那些遁術：金遁、木遁，木遁他一摸這木頭，人就走了。你也可以破它，把他封死在木頭裏頭出不來，就死在木頭裏了。種種的遁術都有，它是一個術，靠一個咒、靠一個什麼東西。我認識（一個人），現在他離休了，郵電部技術處的處長，美國留學生。他的父親就會一個外道的法，叫「隔山封血」。在山那邊告訴他，他一念你那血就止了，這是術通，他念一個咒。他這個人很有意思，他說我也才跟父親學了這個咒，但他念不靈，他念給我聽，很長很長，他念不靈，這是術通。他為什麼（不靈）？因為他是美國留學的，他根本不信。這個非得信，什麼都得信，你要學外道的法你也得信。但這不究竟，並不是他有這個能力，他是靠這個術。神通，剛才說過了，這個六通，（五通）加上漏盡通。

再高是道通，這個智境一如，自己的智慧跟境界是一件事情。心跟物也是一個了，什麼東西就好像大地山河，跟我的心是一體了，這個是道通。

佛的神通，大家想想是什麼？佛的神通是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」就是禪宗裏頭的，把你的心給你指出來，你一見你的本心你就成佛了，整個的佛教都是如此。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」，任何你不管走哪條路，你是從教下、你是念佛、你是學密，最後還都是明見你的本心而成就，沒有第二條路，所以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這是佛的神通。

這個不許顯現，舉一點例，為什麼說有了神通不許顯現。舉一個古代的例子。這是唐朝的一個和尚，叫鄧隱峰。他要上路，正好那兒有戰爭，內戰。兩個軍隊集結了幾十萬人，大平原上在那兒廝

殺，他過不去了。他要過去怎麼辦呢？他就拿了錫杖，出家人不是拿著錫杖嗎，地藏菩薩那個杖就叫錫杖。他把錫杖一扔，跟著一投就飛起來了。這時人馬在疆場上正在打仗，他在上空中飛，有人就看見了，「啊！你看飛人。」那時候你看幾十萬人正在打仗，全部停下來了，看空中飛人，一個和尚在空中飛。顯露了，一顯露就要走了，就不住世了。所以是不許顯露，一顯露之後他就不待了。到了之後他就問：「你們說過去大家走的時候，都怎麼走的？」「坐著的，站著的，什麼什麼的都有了。」他就問：「有沒有倒立？」人倒過來，拿大頂，手朝下，腳朝上。「過去修行人有沒有這麼死的？」「沒聽說過，什麼書也沒記載過誰拿大頂死的，沒有。」他就豎個大頂，忽然就死了。衣裳也很怪，穿著大僧袍，我們想像，人要一倒過來，這衣服不就都突露下來了嗎？地心有吸力，但他那

個僧袍還是順著的，活著的時候領子在上頭，袍在腿那兒，他倒的時候衣裳還那樣。後來他姐姐來了，罵他：「你這個人一生淘氣，死了也淘氣。」一推，把他推倒了。這就成了個公案。後來有人問那個大德，問他：「鄧隱峰為什麼死後衣裳還順體啊？」這個禪宗裏頭很突出啊，回答的人說：「你現在衣裳不就順體嗎？」這人開悟了。這都是得了佛的法的殊勝之處，遇見這種機緣，一句話能解決很大的問題。

這事就說明不能說，說了之後就得走。再舉個例子，就是現代的一個閉關的和尚。我的舅父是南梅，我的老師是北夏，中國居士的兩個泰斗。南梅非常稱讚那個和尚，因為他閉關的時候，有很多慾念起來的時候，自己沒法克服，自個兒拿刀子刺自個兒，一道一道，渾身都是刀傷、渾身都是火傷。起了這種邪念，沒法克制，他

就燒自個兒，刺自個兒，一疼你還有那個邪念嗎？滿身都是傷。我舅父很稱讚他，我姨母在上海也很恭敬他。我的姨母，咱們的趙樸老是我姨母家裡當年的家庭教師，給我表弟補習，這都還很有因緣的。

我這姨母一天請大家吃飯，女兒、女婿，各方面都在那兒，這和尚也在那兒。和尚忽然就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兒要出生娘要死，兒要出生娘要死，趕緊念佛。」我這姨母雖然很恭敬出家人，捐很多錢，但是她很迷信，不願聽喪氣話，什麼要死要死，她就沒問。誰知道過了不久，很快的她的女兒就得了病，不治，就趕緊剖腹把孩子挖出來，救了這個孩子，母親就送命了。這時才想起他，他說了：「兒要出生，娘要死。」那麼這個和尚說了這個話之後，後來把他們過去的因果都說了，也是不久他就走了。這又是第二個例子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咱們北京的例子。北京有個和喇嘛，這個和喇嘛修持很好，是格西，蒙古人，修密的過去很多人都知道他，在密宗裏還是相當難得的一位。他雖然是黃教，他修紅白教的法。我去看過他，他供蓮花生大士的像。那個時候有個律師很出名叫李公全，他父親死了，他就請這個喇嘛到他家裏修法，這個和喇嘛沒請動，和喇嘛就派他的第一位大弟子，這個喇嘛我見過，高個兒，有鬍子，到他家裏頭為這個亡人修法。這個李啊，他就是又信又懷疑，他總要問誰有什麼真……，他想看一看。他就問那個喇嘛：「你這個出家這麼修行，到底為什麼？你根據什麼？你看到什麼了？你到底有些什麼特殊的事？」逼來逼去，逼來逼去，一定逼得他沒辦法了，他說：「我也沒什麼，我就是這樣，每天我要修法的話，我這兩個寶瓶（你們見過修密宗的，前面不是有兩個瓶子

嗎），我這個水是天天換的，修習了一天法，到晚上這兩瓶水就自己開了，咕嚕咕嚕水開了，別的沒有什麼。」

這個李聽見說：「好，明天我來換水。」一早上起來，他把兩瓶水給換了，換了之後他派了家人，輪流去監視，中間一分一秒的都不許停。另外，這個人不進來，原來的人不許出去，屋裏不許不留人。這麼監視了一天，到了晚上水開了，那麼他證明了這是真開了。結果這個喇嘛回去跟師父一說，被他師父大罵了一頓，說：「你怎麼這麼荒唐，跑到在家人的面前顯示這些，不許！」

再說一個事，這是南梅的兒子，我的表弟，在康藏邊上見到的事。他修公路，修到那邊有個廟。這活佛是湖北人，轉世到湖北，被請去了，把他的父母也請去了。這個活佛看見來的漢人，他就很親，把上海來的餅乾招待他們，所以我這個表弟也認識他，知道他

兩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就是（一天）他忽然跟他父母說：「你們走吧，這兒不平安哪，你們回去吧。」他父親母親就走了。走了之後就亂了。亂過去了，他們就有人琢磨「怎麼他父母走得這麼巧？」有人就說了：「這是活佛告訴他父親母親的。」這個事證實了，證實好，廟裏有鐵棒喇嘛，掌握戒律的，這鐵棒喇嘛把活佛打了一頓，真實的，真事。

這一次還沒改過來，又一次在門口玩，他是小孩嘛，看見一個少數民族的頭目，騎著馬從廟門過，他看見活佛馬上下馬給活佛頂禮，活佛說：「你還在外頭跑啊，你們的仇家帶著軍隊來打你們來了，十分的緊急啊！」他一聽趕緊上馬，趕緊往回奔，奔回之後趕緊發動，組織隊伍，把子彈、彈藥都準備好，敵人果然來了，自個兒有準備沒吃虧。沒吃虧就很高興，就帶了很多禮物去供養活佛，

到了廟裏，廟裏收下了，客人送走了，鐵棒喇嘛把活佛又打了一頓，打了這兩頓之後他不說了。

所以你們聽聽這些事，我說的這些事，你們就知道是應該說，是不應該說？所以有的人說得了神通，靠神通來治病、來弘揚佛法，這個想法是錯誤的。你應該以你的模範行動來弘揚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，忍人之所不能忍。別人做不到的事，你能做；別人忍受不了的，你能忍受。常不輕菩薩，你罵我，我還是說你要成佛，還給你磕頭，忍人所不能忍。以自己的模範行動，而不是靠這些神通。對於現在這一種，我就不管了，對於現在有的初學密的人，這一種偏差很大。而這一種偏差往往就會受到那種人的蠱惑，他正好賣弄神通，你正好求神通，這兩人一拍即合。這賣弄神通的恰好是魔的眷屬，那麼你就成了魔眷屬的眷屬，那也就是拐彎的眷屬了，

哈哈哈哈哈，這個就是……，你何苦呢？

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樣呢？我們要不執著。執著不好，執著就是想求這一些。諾那祖師說得很好，他是紅教第一個到中國來的，他說：「你們漢人一學密就想當上師」，這把漢人罵得很準確，漢人都是這個病，「一學密就想當上師，想有神通，跟我們西藏人不一樣啊，我們西藏人是學佛之後，到了年終總結一下，我這一年修持了這樣子，我是不是多明白了一點，更慈悲了一點？」所以我們大家都在學佛，也快到年終了，咱們也應該結結帳，「我這一年修持下來，我是不是多明白了一點，多慈悲了一點？」

而這個慈悲，不是說就對於你的孩子慈悲。曾經有一個海外的人，說得很天真，他說：「我這個迴向功德，我把這功德普迴向，這事我是可以做得到的，但是有兩三個人我要把功德迴向給他，我

實在心不甘哪！」哈哈……這是老實話，但你這不是大慈大悲了嘛，你是小慈小悲，你有分別心了嘛。所以無緣慈，同體悲，你這還要進步，你這並不怪。他說這個話我並沒有輕視他，他還是很老實，要做到很難，但這是具體情況，就說明有這些問題。他說：「我普門迴向都行，但是我迴向中裏頭有他！我的功德給了他了，我不甘哪。」這就分別了，是很難進步啊。

所以要明白一點，我們就要學般若，我們要懂得什麼叫無為法，不要老在這兒有為。把那很好的無為法，因為我們自個兒的思想、執著，都成了有為法了。所以廟裏頭，大的道場裏頭常常用這四句偈開始：「十方同聚會」，十方來的都在這兒聚會，咱們今天來的人很多，都在這兒聚會。「個個學無為」，到這兒幹什麼來了？你是來學無為法來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：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

法而有差別。」要作賢作聖，你要學無為法。「個個學無為，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」心你空了你就及第了，可以回去了，所以我們也就真是要學這個無為法。《心經》也說「無智亦無得」，無所得，大家天天要想得，得點什麼，想得點什麼，就是有所求。有所求就有所為了，你有得、有求、有為、有相，這就背離了佛的教化。

《金剛經》裏頭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我們是做不到了，這要到別教的地上菩薩才能做得到。地前三賢，無住的時候不能生心，生心的時候不能無住。我們念了這個經，只要知道，現在我這兒生心又有住，這個有住是不好；在無住的時候又不生心了，那麼這個無住不生心也不好，反正都沒有做到，明白這個就行了。

但是我們怎麼能夠從《金剛經》下手呢？那就是這幾句：「一

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這有求、有得、有為，這一切一切，包括世間出世間都是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電，「應作如是觀」。我們這個身體是個肥皂泡，轉瞬決定是要破滅的，正當它光彩奪目的時候，我們已經知道它是空的，它不長久的。這些神通，修身，弄了半天，（回頭我有一個很好的來作為總結，一個外道，那神通很大）。這些神通都沒有用，你沒有能夠漏盡。斷了見惑就是初果，小乘的初果。你要把這個思惑，不但是人間的這種貪瞋痴慢，連色界、無色界、天界的這些貪瞋痴慢都斷盡了，才能證漏盡通，只有這個才是。

所以我們要去掉執著，我們要走正路，我們要學習般若，要去掉這一切。所以剛剛說的，貪瞋痴是漏，漏盡，貪瞋痴慢都要消除，所以我們要消除貪瞋痴。怎麼能消除貪瞋痴呢？就要勤修戒定

慧，要很勤地去修行戒定慧。

這個戒，我們有的受戒，受了很高的戒，受了菩薩戒了，還有受比丘戒的、比丘尼戒的，等等的。有的受五戒了，五戒你受一條也算戒，都可以，也可能還有還沒受戒的。這個戒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戒定慧稱為三無漏學，這是無漏的學。要得漏盡通，要無漏。一個杯子，說佛的甘露我都想去裝，（但）你的杯子是漏的，全都漏掉了，你有什麼用啊，所以要無漏。要無漏，你要沒有貪瞋痴啊，那你怎麼辦？就要勤修戒定慧，你的頭一個是戒，戒是寶塔第一層。

還有，受了戒之後，一定要認真地去持這個戒，要念念不可忘。我們還先要學這個戒，這個戒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怎麼叫破戒？有的人不知道，就是大家這一登記我就登記了，登記是什麼內容也不知道，這個戒律應該怎麼去持也不知道，天天在破戒中也不知道

懺悔，那就可惜了，你這個本來是好事，變成壞事了。受了戒是萬不能破，破戒決定是地獄業。你本來還不至於入地獄，你這一來倒入地獄了。當然還有一個好處，因為你曾經受過戒，入了地獄，從地獄出來之後，你因為這個功德，還能得到解脫。可是你眼前是入地獄了，地獄真實是有。一度人家說《地藏經》是假的，咱們過去那個郭先生就在通教寺、廣化寺那邊大聲疾呼：「怎麼是假的！」有兩種本子，一種本子沒有翻譯的人，一種本子是實叉難陀譯的，誰翻譯的準準確確的，它絕對是真的，地獄是真實不虛的。

這個修行裏頭，有的人就說：「我這個大乘，破戒持戒平等，心空就何須持戒」，種種的說法，這一些開示不見得跟本人相合，不見得合乎你的身份。就跟你買鞋似的，那個鞋很好，出口轉內銷，又好看又漂亮，不對你的號，大兩號或小兩號，你怎麼也穿不

上。那些經文它是好，但不對您的號。持戒跟破戒平等，這話很好，（但）現在還是應該老老實實持戒啊。有的人說，我修行就好了嘛，這在《大涅槃經》裏頭也講了，《大涅槃經》最後就是扶律談常，扶這個戒律，《涅槃》是佛最後說的法，扶這個戒律談常，常樂我淨。

它這裏頭有四料簡：「戒急乘緩」。「乘」是修行，修行、研究理論、通達，這都屬於乘；理解、修持是屬於乘。「戒」是受戒、持戒。這個戒是抓得很緊，乘這些方面「緩」，緩慢，這種人將來只能得人天果。你是人還可以升天，因為你持戒，戒很急。持戒可不是容易事，兩個字是容易說，（但）不是個容易事。

倒過來是「乘急戒緩」，修持很努力，戒不注意了，這個只能變成八部鬼神。所以學密的很多都變成八部鬼神，天龍八部。經上

後頭不是說，阿修羅、緊那羅等等等的，墮在這個裏頭。他是護法，護法還是沒解脫生死，有瞋恨心的八部鬼神。

「戒乘俱急」，修持、理解都很好，戒也持得很好，在人天之中你常聞大法，你老聞到法，這就必定解脫了。

「戒乘俱緩」，那就三惡道。修持也不行，戒也不守，三惡道，永不聞大法，墮三惡道。咱們這兒念，那個畜生能夠聞到，那都是極少數特別有善根的，一般聞不到了。

龍樹說，「破戒之人」，一個人破了戒了，「如清涼池」，一個是，清涼池有清涼的泉水，你如果熱天能到清涼水裏去洗一洗多舒服啊，可是內有毒蛇，這個池子裏有毒蛇，「不中澡浴」，你要到裏頭去沐浴洗澡，你多危險啊。池子裏的水是很乾淨，但裏頭有毒蛇，你是修持，可是破了戒，你就等於這樣了。又如什麼呢？因為

你是修行人，可是戒上不行，就好像吃了東西，又吐出來的那個東西。嘔吐，吐了一灘，都是食物，剛到肚子裏去又出來了，那個東西還能吃嗎？不能再吃了。破戒的人就等於吐出來的東西。龍樹菩薩還說……：這個不引了，時間不夠，就到這兒了。就是我們這個戒很重要，所以我們要很好的戒做為基礎。這個戒定慧，大家都受了戒，要很好地研究。

慧，就是般若。般若有三個般若：實相般若、觀照般若、文字般若。現在這一些經是文字般若，《大般若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圓覺經》，都是般若的經典，它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，所以是文字般若。可是這三個般若說是三，它又是一。這文字般若怎麼出來的呢？是從實相般若流出來的，是實相般若流露而用這些符號、這些文字把它表達出來的，它是實相般若的用，它顯它

的用。而實相般若告訴你什麼呢，實相般若告訴你什麼是本體（也是實相），告訴你如何去觀照。所以這三個，說是三個，實際是一個。所以文字般若所表達的是什麼呢，就表達實相般若是怎麼回事，如何去觀、如何去照這個實相般若。觀照般若呢？就是我們根據文字般若，底下就要進行去修持，不是念念就算完了，我們要這樣觀、這樣照。

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我這兒有個人來談得很高明，他出去之後碰見一個人，跟人吵起來，我說他剛出門就忘了。你要觀照，就老得有，不是想起來才有，你老得這麼看。有人罵你，這不平等平等嘛，罵黃念祖，黃念祖是什麼？字典上都有黃念祖，湊在一塊兒，你能代表誰？比如哪個是我，看我年輕時的照片，那個我早都沒有，早都死光了。現在這個樣，過了十年，假定還能活十

年的話，還不知變成什麼樣。哪個是我？沒有我了，如夢幻泡影啊。所以剛才說的那個，大家就可以用、就可以觀照。你能夠把世間這個（觀照），今天考級了，加薪，別人加了，自個兒加少了，哎呀很煩惱，那你的般若哪去了，你念的經哪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就是觀照般若，就是依著這個文字般若而起觀照。從文字般若而觀照般若，從觀照般若而契合實相般若，證實相般若。這就是我們學習，我們所要的根本。

但錯誤的是，有人以為什麼呢？以為文字般若它就是了。有人一什麼，就：「啊，我已經開悟了，我什麼什麼。」那個是他不知道，你文字上懂得了，你只是看見了指路牌。指路牌通向頤和園，畫個箭頭，你按著這個方向走，你會走到頤和園的。但你認為這個指路牌就是頤和園，那就不行，那就錯誤了。所以這個文字般若裏

頭，就是通過它而觀照、而證，但是這個偏差，就是它並不是啊。

經上常說「因標指月」，就是給你說這些經、禪宗那些語錄，都是給你指一指月亮，月亮在哪兒？月亮在那兒。比方說燈，那是燈，給你指一指燈。那麼大家就有兩種錯誤是什麼呢？一種錯誤說，說我這手裡有這個燈；一種錯誤說，「啊，這就是燈」。我說這是燈嘛，我指頭指的這是燈嘛，你認為這個（手指）是燈。那你不但不看見那個燈了，而且你對於燈的形像整個兒錯了。這個是燈，那（手指）怎麼能是燈呢？所以這是一種錯誤。他不但不能找到燈，他也就把這手指頭誤認為燈了。要是不給你指，燈當然誰都看得見，但是月亮，打個比方，茫茫的太空之中，要有人給你指一指，當然就好辦得多了。有的時候天上很多的雲，你不知道在哪兒，給你指出在那邊，雲彩裏頭。這指一指給你很大的方便，所以

棄指去找月，也是困難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就這樣，既要重視這個指頭，按著這個去認月亮，也不可以執著說這個指頭、手就是月亮。

所以我們要去學般若，般若的功用剛才已經說過了，你看以那麼多生命布施，不如對於這個經能夠信一點啊。剛才說的「無住生心」，六祖從這兒就開悟了。他一開悟，他一個文盲啊，他第一次已經有個小悟，他那就超過神秀。神秀在五祖座下是第一位大德，能講多少經論啊，而六祖只是一個沒有受戒、沒有出家，是一個普通人，只是聽別人念了點《金剛經》，念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就是這一點資本，但是他作偈子的時候，他超過神秀。所以這個悟和不悟，懸殊很大。

剛才我說了我們要去學，要研究《金剛經》，我們要去觀照。剛才那「如夢幻泡影」是一句。底下，就「無我、無人、無衆生、

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你要是光是無我、無人了，沒有去修善法，不對；光修善法，你這個很執著，又不對；無我、無人來修善法。

大家寫一百塊錢給居士林，自個兒覺得「哎，我要寫這一百塊錢，我要比別人多一點，顯得我做功德，我有面子」，你這個就是執著了，而且你發心不純哪。你這一百塊錢拿出來，內不見拿錢的我，沒有這個我；外不見得錢的居士林；中間不看見錢，腦子思想裏沒有這個。你這個就是布施的波羅蜜，就有了般若，就到彼岸，所以般若非常重要。那麼聯繫淨土宗的……，不夠了，底下是下一次了，今天沒有談到淨土。

底下用一件（公案）來總結剛才我們所談的東西。這個是宋朝佛照禪師，佛照禪師是大慧的弟子，他對皇帝宋孝宗說的。這個內

容在《古尊宿語錄》裏頭（《古尊宿語錄》這個書大家可以看，現在台灣印了），所以這是有根有據的。剛才咱們說的許許多多的，咱們可以通過這個公案把它好好地體會一下。他那時候對皇帝這麼說，那是不敢有一點點不真實。那個道教、儒教都在那兒看著呢，你這裏要有一點自己的東西在裏頭，那你這是所謂欺君之罪啊。這個宋孝宗，可以說過去的皇帝到宋孝宗為止，他是佛法中第一的一個人，他學得很深入，但是他不如雍正。清朝的雍正又超過宋孝宗，這兩個皇帝水平很高。

這是佛照禪師對宋孝宗談的一個問題。他說以前在印度有一個黑齒梵志，名字叫黑齒，黑牙。梵志，「梵」是梵天，現在婆羅門還叫做「梵」。歐美他們對於印度的學問，他們是兩個都並重的，佛教他也重，梵他還是重，他們還在學，有很多經典，他有他們的

經典。「梵志」就是婆羅門裏頭，這個教裏頭很有地位、很有修養的人，也有學的人。這名字叫黑齒的梵志，他已經得到了五神通了，就是五種神通都得到了，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、神足，不是咱們的奇異功能，咱們的奇異功能，那連一根毛也比不了。得了五神通了，這樣一個梵志。那麼他常常在雪山上說法，印度跟咱們中國之間的喜馬拉雅山、雪山，他常常在雪山說法，他那個說法，所以說他水平很高，梵也是很有水平的。我們中國的東西也很有水平，孔子、老子也是很有水平的。

什麼人來聽呢？帝釋，就是咱們俗說的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來聽法，還有比玉皇大帝還高的，玉皇大帝是欲界天的天王，還有梵天、梵王，梵王是色界天的。天上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色界的天王也來聽講，這是代表啊，他不只是一個人，他都是一類。

色界的天王、欲界的天王、閻羅王，幽冥界的閻王，還有種種天神，常常到雪山聽他說法。你說這位梵志的水平就高了，自個兒有了五神通，他在說他的法的時候，天上的天帝，連色界天的天帝都來聽。過去諦閑老法師到北京來的時候，那也是啊，諸天都在這兒聽法。

有一天說完了法，這個梵志看見了閻羅王，閻羅王看看這個梵志，就流眼淚，又看看他，又流眼淚。這個梵志就覺得奇怪，平常沒有這個現象，他怎麼今天看著我哭呢？他就問：「大王」，（閻羅王是大王），「大王，何得視吾而泣？」為什麼你看著我，你哭啊？「王曰」，閻羅王說了：「吾觀于汝」，我看你啊，他老來聽嘛，我看看你，「善能說法」，你很能說法，說得很好，可是「七日後命終」，你七天之後你就死了。所以人生無常，說話說得好好

的呢，他自個兒不知道七天他已經命就要終了。所以幽冥界有時候可以先知道一點，就是這樣，他先知道一點。「七日後命終，當來吾界」，這壞了！這個「吾界」是閻羅王的界，幽冥界啊。「七日後當來吾界，受諸苦痛。」受種種的苦痛啊。所以這也是因果，佛法就是難聞啊，這件事情我們聽了之後還是很驚動，這一則公案很深入，初修老修都用得上。

這個梵志嚇壞了，他沒有想到他要入地獄。他有五神通，地獄他都知道，那是受苦痛，那就不是開玩笑的事了。哎呀，他就很害怕，「惶怖求免」，「惶」是惶恐，「怖」是恐怖，他就求饒：「閻羅王，你救救我吧，別叫我去。」閻羅王哪有這個權，但是他要求免無門哪，沒有辦法，誰也救不了他。當時雪山諸天神很多都在聽，就一塊兒告訴他：「欲免斯難」，你要想免除這個難，「唯有大

覺世尊」，只有大覺悟的世尊，「乃能為汝免得此難。」只有一個人，就是這個大德的世尊，他能為你，叫你免除這個難。

這個人不知道，「什麼叫世尊？什麼人哪？」他光學外道，他也不知道。他要早知道，也許去皈依了。天人說：「你不知道嗎？這是淨飯王的太子。十九歲出家，三十歲成道，是人天之師。」不是人的師，天都是以他為師。「他轉法輪度一切衆生，他有辦法，你去求他。」他聽見之後就說：「我要去不能空手去，我拿什麼供養？」他有神力，那個合歡、梧桐花兩棵樹，他一手拿著一棵樹，「飛空」，飛去的。你看看他說經能說到這個水平，能夠神通到這個水平，一手拿一株樹還飛，可是七天後要死，七天後還要入地獄。所以這個輪迴之說，有人就說：「我沒做壞事，我不怕。」這很荒唐，他不明白這個六道輪迴的事。

有一個帝釋，他五衰相現。這天他壽命快要完的時候，現五種衰相。比方頭上戴的花，花就蔫了，萎謝了；腋下出汗了，有五種。這種相一出現，就告訴你快死了，你天的壽命盡了。那麼他有通，他說我要死了，我將到哪兒去？他一看是到了下界，一個驢的耳朵裏頭，驢的耳朵長了一個瘡，瘡爛了，裏頭有好些蛆，他要投生到裏頭變個蛆。所以你怎麼知道你下一生是什麼呢？因為有許多因緣都給你排定了，你今生的事將來報，有的是現報，那是很特殊的情況，一般都是將來報。我欠人，人欠我，你必須都到這個世界來了，都到北京來了，都到這個地方來了，你才能還帳要帳。不然你怎麼還，怎麼要啊？我來這，他也來，我要欠他，我才把帳還了；不同來，就永遠沒辦法，所以都是排定了的。許多事情在這兒就有定了，所以佛教就稱，這一生能遇見什麼人，碰見什麼人，排

著的這個東西，你自己誰也不知道，所以這個就很值得我們深思了。

底下更好了。他就飛到世尊那兒去了，他拿著這個花來供養。他來了之後，佛看見了就叫他，他答應了。佛就說：「放下。」大家用心聽啊，話不多。佛說：「放下。」他就把左手拿的這棵樹放下了，本來就是要用來供佛的嘛，飛天下來了，到了這兒就把這樹放下了，擱到佛前頭。佛還說：「放下。」他就把右手這棵樹也擱在佛前頭，兩個手空了。佛又說：「放下。」放下？他說我拿了兩棵來，一夥都放下了，我現在空空一個人，我沒可放的了，是不是？還有什麼可放的？沒有可放的了。

佛說：「五通梵志」，他會五通，佛稱他為五通梵志，「吾非教汝放舍其花」，我不是教你把花放下，你應當放捨你的六根：眼

耳鼻舌身意；六塵：色聲香味觸法；六識：眼識、耳識，一直到意識。內面有六根，外面有六塵，中間有六識，一時都放下。把這個都放下，放到沒有可捨的地方了，就是你免生死處。

大家聽一聽，把六根、六塵都放，放到沒有可放的時候，在這個沒有可捨的（錄音換帶）……不是要很多很多，就這幾句話，梵志解決問題了。這也就是我這個題目，「洗滌垢污，顯明清白」。這個六根、六塵、六識都是垢污，你都放掉了，這個垢污都洗掉了，那本來面目就出來了。本來面目就出來了，你這個智慧、德相，佛的，你就是了，哪裡還有什麼生死啊？所以這個梵志，就在這句話之下大悟了，就證了無生法忍了，成了菩薩了。無生法忍，那是地上菩薩。所以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就是往生以後到極樂世界，花開了之後聽彌陀說法，在那個時候就可以悟無生了。

這個梵志是利根，他就聽佛這麼一說「放下」，放了一棵；「放下」，再放一棵；「還放下」，放什麼？「你一起放，放到無可放的地方，就是你免生死的地方」，就悟了。所以伶俐人，所以這個禪宗，這都是禪宗的精神了。事實上各宗最後都是這一條路。

所以我剛才說，今天說的這個對於咱們初機都有用，我們應該怎麼持戒、應該怎麼皈依。到了這兒，我們老修也有用。怎麼放？把它放光，放到無可放捨之處，就是你免生死之處，你也證無生法忍。希望我們在座諸位都證無生法忍，謝謝大家。

八、如實知自心

1991年於北京蓮舍

今天這三個問題，比較深入。這談到法身，這裏頭他就有感覺了矛盾。既說是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這個就是見了，那《金剛經》裏頭，玄奘法師譯的：「法性不可見，法體不可知。」那麼一個是可以，一個是不可以，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這個矛盾。

這個法身是離一切相，所以，離一切相，你還見什麼呢？法身就不可見了。法身「離一切相」，它「即一切法」，就是說這個實相是無相，也無不相。無不相，兩個無，就負負得正，那就可以見了。所以要知道這個事兒，就不是咱們凡夫的這個思想，一種就認

為是可見，一種就認為是不可見。那可見就一定都可見，就沒有不可見；不可見就不可能再見，就不可能體會到見法身的這個意思。

所以見法身、見性，不是「見聞覺知」的那個「見」，所以「了了見，無可見；無可見，了了見。」我清清楚楚的見了，可是我沒有見到什麼，「了了見，無所見」；你沒有見到什麼，那不就無所見了嗎？而「無所見，了了見」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見了。這才是見法身的意思，所以是一個大事因緣。

所以這個開悟稱為到法身第一步，初步的第一關，就是破本參，破初關，稱為到法身邊。法身哪有邊？就是見一見法身，這個非肉眼所能見，不是見聞覺知的那個見。但是，當見的時候，是了了分明的見哪。了了分明地見，是沒有見到任何東西啊！不是個物，所以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。所以大家以見個物的那個情形來形

容「見法身」，那就不是見法身的意思了。

那底下大家就說他說的這個話是錯了，那麼凡夫不能見嘛，只能見一個極小的部份，這個就還是世間的那個看法。既然是不可見，你就不可見那一小部份。能見到一小部份，那也就是見到全體了。這「一多相即」，局部和全體，現在的數學都知道了，這局部就包括全體。大家知道，現在有一些學術方面的進展還是可喜的，局部包括全體，數學證明了，你要能見到一小部份，那也包括全體了。

那麼我們說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那麼不就說你看見山，山就是法身？看見水，水就是法身嗎？這個就是從道理來說，這一切都在法身之中，一切皆是法身之所顯現的，顯現都是本體之所顯現。你見著它所顯現之相，這個顯現是從那兒顯現呢？是從本體而顯現嘛，就如水生波。你看見水，你看見的都是波。波，眾生心一妄動

就如水生波，波動了。波動了這月亮就照不出來了，沒有了。就如凡夫的心，你這個心的妙用就沒了。所見到種種波的相，有的是驚濤駭浪，有的是微微的如春皺，總之是波，各種的不同。水就沒有什麼不同，它平等一味。但我請問你，波是什麼呀？你回答回答我，波是什麼呀？波不就是水嘛，你見波就見水啊，但就是自己不知。

這個「五法三自性」，三自性是依他起性、遍計執性、圓成實性。就是麻，你把它搓成繩，你看見是……。麻就代表圓成實性，是本體；搓成繩了，這個繩是隨便顯現出來的，這本體所顯現出來是個繩，這依他起。因為有這個繩，你就看見這個相，你就有這個概念，所以從他而起。這句話就是唯物的，依他起嘛，不是存在才有這個概念嗎？有個繩。可是你看見的是蛇，這完全是妄了，所以眾生都在這遍計執裏頭，「啊！嚇得跑啊！來蛇。」哪有蛇？是一

根繩。但是哪有繩？就是麻。

所以眾生不能見法身就是這樣，他認為是條蛇，所以種種顛倒。現在告訴你，你所見的，哪是蛇呀？就是圓成實性，就是麻，錯不錯？一點兒也沒錯！你看見麻繩跟那兒，你看見是蛇，你不看見那麻繩了嗎？你不是看見那麻了嗎？所以說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認為它是蛇，你看見是美女，你看見是這，看見是那，種種顛倒。

所謂認識到佛，這一切皆是法身，你也就平等了，你就是所謂大平等捨呀。這愛憎取捨，一切執著，可以捨離。但是這個見，你要真正……，這是從理論的、比量的知道，「哦，原來它就是法身。」那麼從這兒可以慢慢地轉換這種執著、這種顛倒。那你老念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你相信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有這麼一天你

真正的「了了見，無所見；無所見，了了見」，那你又是一番天地。這個就不是妄心所能達到的，不是「見聞覺知」的那個見。

所以底下說到「知」，也同樣的。說到這個知，不是「見聞覺知」的那個知。所以大家就不知道自個兒錯，你有一個知解，錯了！所以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」，你立了一個知，我這兒有個知，這就是無明的根本；「知見離見，斯即涅槃真淨。」所以這個知是離知的知，不得已勉強名之為「寂知」，這個是佛法中最玄妙、玄奧、精要之處。不是別的，就是「寂知」。

「寂」是寂然不動；「知」是知道，感而遂通啊，「通」，通達啊。在寂之中而通達；通達之中而是寂，所以不動一念。所以「無住生心」，心是明明朗朗在那兒生，然而你是不住一切相，沒有動一念。不動一念那叫做寂，而不動一念而能知。所以照和想就

是不一樣嘛，「觀世音（觀自在）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他是用「照」字啊。大家也念《心經》，也講《心經》，也說的頭頭是道，但是你這個五蘊不空，苦厄不度，為什麼？就你不是「照」，你是「想」，你從思想中你理解，這都不濟於事。照和想的不同，照就是無心，關鍵就在此。

那麼如何去下手？多念嘛，行解相資。一方面讀誦大乘，一方面誠懇懇地心中老提自個兒根本的這一句，這樣薰習薰習，你有一天觸著、碰著了。那麼不能達到這一步，而能夠諦信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你能夠趨向平等一些，少執著一些，取捨心淡一些，也是極寶貴的收穫。這是大圓滿見，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是大圓滿見。「大圓滿」是大圓滿的境界，在大圓滿中是一切都圓滿，沒有一樣東西是不圓滿的。所以《楞嚴》講到後頭，也都是趨向於這樣

的境界。先是要破妄顯真，後頭妄就是真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，都是性德，一一都是大圓滿，一一都是不可思議，一一都是法身，這是大圓滿見。大圓滿見，話是說了，在個人份上又有差別了嘛。你當做一個幾句開示，幾句經文，或者幾句什麼，這麼去把它理解了，那還是很淺很淺嘛，是不是？要了解其真實義。

我們主要要用到的，先從這個地方入手，相信自己所念的這個咒，相信自個兒所觀的字種等等，那就是法身，就是實相。這是密宗的道理，「聲字皆實相」，先從這地方入手。你就是相信你現在這個修，就是最高的修持，你就在實相上用功了，那還不是最高的修持嗎？你現在持名念佛時就是實相念佛嘛，對於這個念佛增加這親切感，讓這體會得很親切啊，這樣就親切了，就真正的知道珍重啊。先從這兒入手。

「如實知自心」，剛剛說到「知」，這都是離開「見聞覺知」的，所以如實的知，就不是妄心的知，而是寂知。這個從怎麼樣去體會、去修持？還是從持咒、持名下手最容易。這是經典的話：以這個凡夫的生滅心，要來入諸法實相，唯有持名最容易。現在我加上一個持咒，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了。你只要是真正誠誠懇懇、老老实實的念，念來念去，你就自然而然哪，你就是……，誠懇了嘛，當然就把別的這些東西都放下了。你不能全放下，你總有幾句念的時候，它就離開了這些世間的攀緣、這些計較、這些分別，這個完全可以做到。

所以現在最近常常有人說，說我這個……，美國有一個人說：「我現在是下意識就能念了。」他這個下意識能念，其實就是他的語言，實際的語言就是「不念自念」，我不要去念，而自己念了。

但是就有人他又出了錯誤，到了「不念自念」這個境界，他就以為是「無念而念」。這個不行，能分別這個地方的人很少。這個不行，你們能分別嗎？「不念自念」只是代表你念純熟了，你不要起心去念，自己就念了，這個念還不是離念的念。

離念的念大家可能還體會不到，最多能體會到「不念自念」，代表一種純熟的情況。能夠不念自念，這個念就容易成片兒！所以不要求一心，就先求「成片」吧。成片，先成小片啊。就這幾句念得很清淨，沒有別的，這叫成片。這小片、小片、……，慢慢就成大片了。在成大片之中，這一片裏頭，他慢慢就能夠把能所都忘了，（忘了）誰是能念的我、所念的是什麼。就剩這一句了，這就能離開能所了。你常常離開能所，就能夠證入一心。當然證入一心還有事一心、理一心，證入事一心比較容易，證入理一心比較難。

在這種情況還能證入事一心，還是可以的，這個路子還是可以達得到的，不是高不可攀的，但是確實還是不容易，就是這。

所以「如實知自心」，不等於說是你知道我自心跟佛心一樣，如何如何，這個都是鸚鵡學舌呀。你得離開了你這個妄，而如真實的；如真實的在這個你所知的時候，你是離開了妄。所以在這個妄心之中，你就不可能見哪，所謂真正見這法身哪。這法身所顯現的你可以見，真正見法身的本體，你見了也不認識！就在這兒，你見了也不認識！那麼從這個地方……，所以就是從持名這個地方入，先叫他念得很熟，慢慢成片。慢慢念得好時，離開能所，那麼真正把這個能所都離了之後，就有機會能夠一心相契。先相契，然後再談證。證到一心的時候，你見思惑就沒有了，這是事一心。你證到理一心，無明就破了，那就是即生成就。你不要以為淨土宗就不能

即生成就，一樣即生成就。但若不是很勤奮，發大菩提心，這樣這個事情就……。

這「昭昭在目前」哪，這法身就在你眼前哪，「覓就不可見」，你想找就沒有啊，哈哈……，處處都是法身哪，就是你不認識。這就是說，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這句話是對的。有人認為法身不可見，（因為）你不認識。那麼先作如是觀，就這樣先作如是觀。作如是觀還不行嘛，先作如是想，這個想可以。想了之後，你的路子走對了，一步一步地，就純熟了。先慢慢地一步一步地，希望能夠平等一些，能夠分別少一些。所以這根有利鈍，有人一下子，擦一下子，就軋掉一塊，有人拿個小剷子一點點蹭，半天才能蹭掉一點點渣。但是不管怎麼樣，你只要能去掉一點點東西，都是可貴的。不是添東西，你添東西就不可貴了。現在學法的人都在想

添東西，所以成功的人少！

慈悲喜捨，要捨，去！「以無所得故」，《心經》啊，你老想得，你這還叫般若啊？你背道而馳啊，十個有九個半都是想得啊，得神通，得禪定，得什麼什麼，那就得驢年哪，所以他就是根本上有差別、有錯誤。所以我們要從根本這個地方明（白）起，所以這些地方很重要，要體會這個「捨」字，慈悲喜捨。大家這個「慈悲喜」很容易體會，這個「捨」字往往就體會錯了，以為肯布施就是捨。那還用你說，還擱在第四這兒？你慈悲就不布施嗎？你不布施還什麼叫慈悲？布施早在裏頭了。這個捨是大平等捨，一切不平等東西都捨！

慈悲喜捨是「四無量心」，它還是在前頭的事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。所以現在大家就是一樣，總知道慈、知道悲、知道歡喜，

都是好的嘛，（但）就是在這個捨上……。先捨什麼？先捨這個我見，慎勿信汝見，汝見不可信。這樣的話，就不是拿自己的這個思想，在那兒批判接受善知識，以及佛、以及經典中的意見，「我覺得這個對這個好，這個也是對這個也是好，我就接受。」這個叫批判接受，是我在那兒批判。你別看這差這一點，就差多了！

而是要倒過來，以佛法與善知識好來批判自己。不是我在那兒批判這個誰誰什麼什麼，我這兒在選擇，我在抉擇在什麼，而是把這些東西拿來批判我自己。你能批判到我自己就是捨了，「通達無我法者，是名菩薩。」所以孫某說的話，「信不及，就在『我』字當頭啊，如聾如盲啊」，小孩的話很好，小孩的話你不可輕視；大人有時說不出，大人他是污染更多了，不是越活越進步了有時候是。

所以我們這一切一切，就先是「人無我」、「法無我」嘛。這

一點就是一年要算算帳，明白一點沒有、慈悲一點沒有？這兩個都得「去我」呀！你單有「我」字在這兒，我的孩子得吃好的，別人孩子我就不管，那叫什麼慈悲啊？沒有我了，這就大慈大悲嘛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。你要慈悲也就無我，所以投身飼虎啊。偉大的佛是我們的導師，我們學習呀。學習不到，那景仰啊！你努力往那兒去做，做不到不要緊，慢慢來啊，要知道這個方向。你要明白，更得沒有我了，所以「無我者明，無私者公。」這中國的話，你不要明白一點嗎？什麼才能明白？中國的話「無我者明」，沒有我才能明白呢！沒有私才公，一有私心就不公正了。所以就是嘛，這諾那祖師說年終要結帳，這檢兩個方面都要成就。

這引《金剛經》的話來結束吧。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這幾句確是《金剛

《經》很殊勝的話。這個比那別的話更容易理解，就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這要言就不繁，不是一大堆，繁言就不要，就說到這兒。

九、開示龍樹菩薩中觀見

一九九一年於北京蓮舍

「龍樹菩薩《中論》：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

C居士問：問題就是關於中觀見，龍樹菩薩的中道也是依著那個意思嘛，中道就是他講的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……是名中道義。」但是是該如何攝心，我總是理會不出，合不上，我總做不了中觀。如何才能中觀？第一個主要是這個問題。

我一直記得很清楚，一直都記住貢師講過這麼一句話，說是：

兩邊都不住，中道也不居。我說那是中觀見。

黃老答：這個是真正的中觀。

C居士問：好，可是如何建立好這個中觀？是不是有一個辦法，還有要如何做？我現在是多聽、多看，就這麼樣子的兩個多，但總覺得有個路子可循，所以請大師兄開示這個路子。

黃老答：先從龍樹大士這四句說吧，你引了三句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復是假有」，也是假有，「是為中道義。」這就是中道。你得先把龍樹這四句琢磨一下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個接受了沒有？

C居士問：這個問題，說「即是空」這個空字，從知解上看，

好像還不行。「即是空」，延續上次咱們談的那個問題，那就是煩惱即菩提，一切事（究竟）堅固，講起來是這樣，但是就不能夠在這幾句話上，而融會這個「因緣所生法」。這一切法……

黃老答：一切法，所謂因緣所生的，不是因緣所生的不在其內。

C居士問：當然是了，不在其內是對的，但是問題就在，所謂一切這個法……

黃老答：不是一切法，一切因緣所生的法。像這個大圓滿就是非因緣所生了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它這個道理，再補充兩句，你再考慮考慮。為什麼這緣生法就是空，又說是假有？這一切因緣所生是「緣生故有，緣生故空」，就解釋了，龍樹菩薩這意思就解釋了。

這一切法是因緣所生，咱們世間所有這一切法是因緣所生的，因為緣生，所以它有啊，沒有它生個什麼啊？但它到底是個什麼？它不過就因緣所生，它哪兒真的啊，所以空。就這兩個字，同一個前題，「因緣所生」。「因緣所生」，所以我說它有，所以我說它是空，這個意思就在這兒，所以這就是中道。

不過是因緣所生，它有什麼實際東西啊？這是假有，它是空，所以中道啊，又空又有、又有又空，就是中道了。落在有邊是一邊，落在空邊是一邊，所以就是中道了。但是你把兩邊跟中道對立起來，那麼兩邊都錯，中道就對，抓住了中道你又有了一邊。所以中道也不居，這個又進了一步。

第一步，先從「緣生故空」這兒下手，凡夫先從這兒下手，先把它看空。看的是有，你天生就看的是有，你不用再作觀了。現

在要看的是你看空它，這一切你能認為它是空，你就大大的進了一步，你就很有受用啦。

你為什麼要生氣？你是認真了，哈哈哈哈……。罵你一句，你就受不了，你就火冒三千丈，你要把這罵黃某某是王八蛋，「你這王八蛋」、「黃某某」這個都擱在一塊，加上個「是」字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哪一個是真實的？黃某某是誰？王八蛋是什麼？王八蛋何嘗壞？哈哈哈哈哈……，這有什麼關係？都是假，都是空谷迴聲，所以這《谷響集》啊，你有什麼可頂真的，可什麼的？不就是空、不就是響啊，所以這名字我認為還可以，因為空谷迴聲啊。所以說空谷迴聲是無心之應，就沒有說我要預留一個心，我要想回答什麼、想寫一本書，那就不叫《谷響集》了。空谷迴聲嘛，你這一喊，別人當成迴音壁，這會兒一說，那會兒聽見一句，就是這，所以就先

從空下手。

但是不要落到頑空。最近有個人，她有她的來頭，她一入定什麼都沒有了。我說「你別入頑空」，她最近體會了頑空的錯誤，進步很快。這個人進步的很快，很年輕的一個人，一個女的。所以有人她就可以快的進步。我還沒有回她的信，所以說可以進步的，人都是可以進步的，就是說只要你路子對。先從空下手。

空，是空這一切相。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、有闊有窮、有好有壞、有走運有倒霉，這些是現象，這都是虛幻的。不是說根本沒有，不是說根本是兔的犄角、烏龜毛，那就根本沒有。這都是虛幻的，都不是真實的，都不常存，都是當時就滅，當時就滅盡！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」，都是生滅法。我們為什麼看見它有個你？剛才那個你已經死了，這會兒的你又出來了，就是電影，一片接

一片，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。」都跟哪兒去了？這是因為它是生滅法，它滅了又生，又生又滅，就無窮無盡在那兒生滅。極高的速度，是你的慣性，眼睛的慣性看成了「刑警抓小偷」，其實都一片片的，都是死的，沒有誰在跑，也沒有誰在追，也沒有誰要開槍，也沒有誰被打死，每個照片都是一片的，哪有這些啊？這一些是你眼睛的慣性把它連續起來的，就是你的妄心的作用，所以這個能空！

但不是說這一片一片兒根本都沒有出生過，那這又叫做什麼？所以這個剎那，我們要真知道剎那就好了，就剎那出生剎那滅，滅到哪兒去了？我們可以從這頭想，從那頭想也可以明白。我起了一念，再起一念，前頭的念全沒了。你第二念一起，第一念全沒了，哪兒去了？滅盡了。何處去？無去而去。下一念怎麼來呢？無來而

來。從哪來？到哪兒去？有什麼蹤跡？但相續不斷啊，那就是這樣。所以要知道這個生滅，它這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滅盡啊。妄念也當處滅盡，這個世界也當處滅盡。

實際剛才那個你，那些個細胞那些個什麼，已經死了好多細胞，又出生很多細胞。……那麼多細胞的你已經死了，又長出新細胞的你又生出來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。就是這樣嘛，它剎那地在變，就靠著這個。

這電視都是如此，不過是一個點兒跟那跑，一個光點兒啊！所以要調協，要同步。這個點兒的經過跟它那個經過是一模一樣，因此加上你的慣性，加上儀器的慣性，你看出了「哦，這是賽球，那是幹什麼幹什麼的」，它傳播的只是一個點兒。就好像咱們拿語言講佛經是一樣，你只是一個點兒啊！所以這個語言你是抓不住的，

你要是同步才行。而同步，抓住一看，嘩啦嘩啦就是這，這還琢磨著「我懂了好些東西」？其實只是嘩啦嘩啦，什麼都不是。你能同步，愧一下也行了嘛。愧，你知道我的機器不壞，調好了你就享受。

C居士問：是不是老在同步中，所以有生死流轉？現在從同步中我抽出腳步來，是不是這樣？

黃老答：不，還不同。我這「同步」說的是「相應」，跟這個「真」相應。我這比方打的同步，是跟這個「真」的相應。反正就是說，咱們老是在嘩啦嘩啦之中，嘩啦嘩啦不是跟它跑了，就是那個電視什麼也看不見，就是一道一道一道，就是黑白道，那個光導的光晃啊晃，反正我們就在這個之中。

因為譬喻很難全面，不能從另外一方面再把它說清楚，所以我們用剛才那些譬喻說什麼呢？就是說這個……，都是當處滅盡的，因為你的這個慣性，所以它才連續。它在連續，所以它才有生老病死，有這一生一生，有了這個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是連續的，從小到大，總覺得我一直活到現在，沒死啊，是不是？這個連續，是靠你自個兒的妄念在那兒連續起來的，說明這個東西。實際這個東西上我們不需要……，我們只要能把這些都給認識，這一切一切都不真實，都是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，這句話就可以解決那個話了。當處出生就有，當處滅盡就空，當處當時，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」，所以中道義。

C居士問：要作如是觀，作如是觀之後，練習熟了，就要如是

對待它，是不是這樣？

黃老答：觀就是對待。

C居士問：那就可以放下了。觀就是對待，那更直截了當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所以這地方要聽哪，善聽，這地方總是聽著落在一個自個兒那個程度上頭，就差點勁。

黃老答：它這裏你不這麼看，這問題你不這麼看，你這不都灌火了？你就歡喜了。獎金來了一千塊，你就趕緊去吃好的去了，就高興了，就不認識這是空啊，是不是？這一下子失業了，就唉呀，發愁了，就這些假的事，就把自個兒迷惑住了。如果這些事情都看得很平淡，所以顏回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居陋巷」，就喝一瓢水，吃剩飯，住破房子裏頭，好的根本就……，睡覺枕頭也沒有，樂在

其中，就不靠這物質生活了。所以儒教，「顏回死，聖道絕。」三月不違仁，他這個「仁」能三個月不間斷，其餘，間或而至。（註一：《論語》雍也第五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）其餘的弟子，像子夏等等，人家偶而到一到。這個孔學很深哪，所以為什麼他們批孔，我說：「你們批的是孔子的街坊。」哈哈哈哈哈……，他沒找到孔子。他不知道孔子是誰。

這個中道，天臺就是三止三觀，所謂空觀、假觀、中觀。所以上來先修是修空觀，那麼修假觀，最後修中觀，這叫次第三觀。圓頓三觀呢，就圓融了，就不必要分成階段，這一切東西就是中、就是空、就是假，就是這樣、就是如此。所以這個很不容易。

【《無量壽經》：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迴，

自然轉變最勝。」

底下呢，你這個念佛，它就自自然然的，就從容。所謂從容中道，是個很高的境界啊，就是你很從容就在中道上頭。不是我要作一點觀，我要中觀，我這麼去看，這已經就落到好……，不是落二落三，是落七落八了。是自然在中道之上，這是一個自然的事，所以用力量要勉強，都是離題很遠哪。所以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迴。自然轉變最勝。」一連續的自然哪。

這念佛之妙，也用不著再加上個什麼中觀，你就是老實念就對了。問題就在於不老實，就是在你這個「散亂固成病，分別引魔軍。」就是喜歡分別，我念得怎麼樣呢？好一點還是壞一點？怎麼才對？怎麼又不對？就老在那兒分別，不踏實。踏踏實實就這麼念，就是自念自聽，沒有附帶任何囉嗦！不是我在念佛之中還要加

一個中觀。你能這麼老實念，自然就是中觀，就是中道，而且從容中道，而且中道第一義。此心了不可得，空！禪宗；可是能念的心靈明不昧，我這能念哪，雖然心了不可得，我能念哪，所念之佛也本空，哪兒生的佛見？可是這一句佛號歷歷分明，這還不是中道？是極殊勝的中道啊。

這個道理在我二十歲的時候，第一遍念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我就體會了。所以「無住生心」這個殊勝，那就是這麼殊勝，不可思議。而那次看經確實是無數次的醍醐灌頂。那無數次的醍醐灌頂，那個安樂，那個是不可形容啊，而且體會到要無住生心，凡夫最好的辦法就是念佛。後來又想到一句「念咒可能更好」，那個時候為什麼要覺得可能更好？因為那時候傳說我大舅學了密，但傳的都是反面的話，哈哈……，所以對於密法大家那時候是很反感的，傳

的都是反面的話，說我舅父學了密就開葷了，我那個舅母坐在帳子裏修財神法，不許人看，有人偷偷往帳子一看，裡頭做凶惡之相。她在觀想哪，觀本尊，白財神、黃財神都是威猛相，哈哈……。那時大家不清楚，就傳來這些片斷，所以這密法當時是不理解的，雖然不理解，可是還體會到可能持咒更好。這「更好」從哪兒來呀？我當時的思想，那時候我剛還不到二十歲，或者剛剛二十歲了，當時就想「你念佛，阿彌陀佛還有個佛字；念咒你完全沒有講，可能更好。」那時候的認識就認識到這兒。

那人到了五台山文殊道場，真見文殊了。進了金剛洞，那有個大殿上，就是有個佛座，沒佛，所以就請問文殊（他當時不認識文殊，後來才知道是文殊），問說：「怎麼沒佛像？」「我這兒用不著。」這個事，通愿法師知道這個西藏人招待他的，西藏人一聽，

這西藏人就說：「哪有這個人、哪有這個事？我們就沒這個地方，還有這麼些喇嘛、這麼些和尚，沒有，沒有這個地方。」他還不信，「翻給你看。」導遊圖什麼什麼地方，根本沒這個地方。「我親眼看見金剛洞，我進去了，我到了大殿，我見了老方丈。」後來那人說：「你碰見文殊菩薩了吧！」大哭，飯也不吃了，本來那人留他吃飯。就連夜拜，一步一頭，一步一頭，又拜到中臺了，拜到發現這金剛頂的地方，來回找，找不著了，天都亮了，怎麼找也找不著，這個地方沒有了。你再一步一頭也不行了，哈哈……。

所以它這個就是這樣，第一步就是要恭敬佛、拜佛，從這兒開始，這都是對的。至於文殊就仗劍，文殊的這個像就是仗劍，那個劍是智慧劍。那個在法上表示什麼？就是去掉（佛見），文殊當時殺佛啊。這就很難懂了，不是要殺，佛有什麼叫生死、有什麼叫

殺呀？佛還能被殺嗎？就丟掉大家這些佛見、分別見，眾生跟佛就有分別，不能知道他不二。所以佛法它最高是中道，一切也都是如此，都不在兩邊上。墮落在兩邊，所以就沒完，都是對立的，兩邊就是對立的嘛。好跟壞是對立的，正跟邪就是對立的，有跟無就是對立的，一切一切都是對立的，貧跟富就是對立的，佛跟眾生就是對立的，都是二啊。

有二它就站在了某一邊上，反對另一邊，所以老子也懂得這個道理，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」聖人要不死，強盜是完不了的，這是對立啊。「棄聖絕智」，所以老子比孔子高，聖不要、智不要。當木頭去呀？不是啊，他高一步，少這些分別。所以很多人，就是「這孔門就反對二事」，其實不知道他很淺，他不懂得老子這些道理。

下手處還就是這樣，就還是跟那個某某講的，首先要出離心。世間的事情不要去貪戀，這是假的、空的，都是因緣所生之法，轉眼就沒有了。那天在電視，那個張某某，唉呀，看了這婆娘可怕，哈哈……。他們說：「張某某從來是這樣。」我說：「可不是這樣，年輕的時候，我在重慶見她的時候，可不是這樣。」昔日的張某某沒有了，哪兒去了？空了，可是大家不知道，轉眼就什麼什麼都沒了，就是這麼回事。要有出離心啊，而且這六道輪迴確實是苦啊，這刀山劍樹都是真的，這油鍋等等的刑罰，佛經所說的。佛嚇唬人幹什麼？你做，佛也……，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文錢，那錢都是住持和尚拿去了，釋迦牟尼佛要你什麼？不要你一文錢哪，也不拉你一張選票嘛，為大家嘛。所以就都要信佛的這些話，出離。底下就是慈悲，要普度廣度，再進一步就是發菩提心了。

所以我們就是先從空觀，也就是出離；假觀就是慈悲，要度眾生；最後還要落於菩提，才是中道，哈哈哈哈哈……，也就是這麼一個層次。你首先不能貪戀世間，雖然世間事都是要斷離，到了討厭世間就不對了。這一切都厭離，我要當魯賓遜，我要跑到荒島上去，人我都不願見，都討厭，這個什麼什麼，這種討厭的心，就娑婆世界處處都有反感，這個也又是矯枉過正了。就是不要貪戀，處處不要貪戀，我要慈悲救度，眾生太可憐憫了，我要去救度。其實說到實際，哪裏有眾生？也就是從空觀是出離，從假觀就要救度，你就有假觀了。那麼就要雖度而無度，雖修而無修，雖證而無證，中道啊。

那麼你這要一步一步來是可以的，是鈍根；一超直入也是可以的，直接就是中道，都隨其人、都隨其人哪。而你一會兒次第三

觀，一會兒圓頓三觀，也可以。就好像坐電梯，你上到五樓就下來了，轉一圈，等會兒又坐電梯上八樓，到八樓又下來了。這裏有頓有漸，這頓漸交叉也可以，都不是死的嘛！不是死拘一格，一定要有個什麼轍，什麼法子，都是瞎整。所以我們就還是諾那祖師的話：到年終結算結算，自己是不是更明白了一些、更慈悲了一些？這話非常好！再有一個話，就是你絕對不要忘記咒和種子字，至少不要忘記一樣。這話都是絕對絕對的，不容易做到。不容易做到，那你一定要有一樣不要忘記。

這夏老師他做到了，而他也不是就這一句咒，他說：「我這可以在任何時、任何處，我總是沒有離開佛。可以念咒、可以結手印、可以想著經文、可以怎麼怎麼，反正是沒有離開佛。」這也行！所以夏老師這個也行。夏老師這個是為什麼呢？它更切合咱們

居士身的修行。諾那祖師他們因為是喇嘛，他們出家，他們閉關，那個要求就又……，實際說是最底的，其實在我們這兒是高不可攀。

（註：以下最後有將近四分鐘的錄音，難以聽清楚，唯恐有誤，故筆錄無法完成，敬請見諒！）

附錄一：我的外公我的恩師我的人生導師

2020年3月17日

編者按：此篇文章是一代佛教大德黃念祖居士的外孫華真居士所著，內容真實、親切、感人，特於農曆二月二十四日，黃老示寂二十八年，公佈於世以結有緣。更祈願黃老能早日再化現塵世，入歸娑婆來度含識。

我今年虛度光陰五十有二，可謂年過半百了，回想這52年的人生，世法上雖有諸多的不如意，但在出世法上，我是特別的如意，甚至在睡夢中都會自己笑醒，因為我有一位極其了不起的外

公，他就是我心中的佛！回想在老人家身邊這24年的時光，每一瞬間都是幸福的，都是值得去珍藏的。我太幸運了！

一、從學渣到學霸，奇跡真的會發生

記得小時候，我曾經是一個低能兒，天資很差，當時我的心智是散亂的，行為上表現得好像每時每刻都處在精神亢奮的狀態中，總是閑不住，全身總是在動。為此父母還帶我去過安定醫院，大夫診斷我有多動症。

小時候，若我太淘氣了，姥姥對我的懲罰就是罰坐，坐在那裡半個小時不讓動。難得有一次，不是受懲戒，而是我主動靜坐了一個小時，而且還是在很清淨地念佛。外公聽到後很高興，即興賦詩一首：

閑將靜坐半時辰 喜聞真孫放衛星

我於微塵知世界 頓見黃河萬里清

上課經常走神，注意力不能集中，這是小時候困擾我學習的主要原因，也是主觀原因。客觀原因是我沒上過幼稚園，所以進入小學後，學習就跟不上，尤其數學是特別的差。就這樣勉勉強強上了一個學期，之後還因故輟學了兩年，跟父親去了包頭，在那裡也沒上學，回京後就直接插班在三年級，學習更是越發地跟不上了。天天被老師留下來，罰抄錯題、改卷子，每天都是直到天黑才能回家。

當時我感覺每天都很疲憊，但成績就是不見任何起色，在班裡

一直是穩居最後幾名，總被老師和同學看不起，還經常被挖苦貶低諷刺，小小年紀的我已經感受到了人生的迷茫，甚至是無望。正當我打算放棄的時候，是外公挽救了我！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身邊，語重心長地跟我長談了一次，核心思想是：若要想改變命運，只有好念佛！由於受外公人格魅力的感染，使我對老人家的慈悲教誨產生了堅定的信心。

這次談話後，我靜下心來，在修持上真下了一番功夫。每天下了學，一坐就是幾個小時，念佛念咒四五萬。若是寒暑假或週末，一天能念七八萬佛號，從早到晚地念佛。沒有人給我下達命令，佈置任務，就是自己想念。說來真奇！小學平時考試都經常不及格的我，（甚至在五年級時還差一點兒就蹲班），卻在小學升初中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考試中，有如神助般地超水平發揮，語文

數學兩門考試科目的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，考入了自己理想的中。這一結果，令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和同學都大為震驚！我非常感動，心裡明白，那完全是靠佛菩薩和外公賦予我的加持力呀！

只有當自己真正努力了，才能感受到外公的加持力原來這麼強、原來無所不在。令我原來不能集中注意力的心能逐漸集中起來，而且能感受到上課聽講的效率在明顯地提高。到初中的時候，我就由小學時的全班倒數後幾名，躍居班級中上游的行列。高中時成為班內的優等生，到大學時更成為全校全系最優秀的學生。尤其是小學時最差最不開竅的數學，在大學時反而成為我的強項，幾乎每次考試必拿第一。大學畢業後我成為一名高中數學老師，工作的前些年是在一所普通中學任教，我帶的第一屆高考畢業班，就創造了這所學校幾十年以來（有史以來）高考的最佳戰績。由於高考成

績突出，後來我調到了多少人夢想的單位，在那裡我能更好地施展自己之所學，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，能為國家為民族盡一點綿薄之力。

二、從學習上的飛躍，到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

人生能打這樣的翻身仗，我發自肺腑地感恩外公！沒有外公，可能我至今都還沒有信佛呢。他老人家對我的關懷，無所不至。記得1989年夏，上大學時，我遇到一次不公正對待，全系成績排在第一的我，竟然沒有拿到一等獎的獎學金。從學校騎車回家的一路上，越想心裡就越憋屈，剛推車進到家裡的院子，就聽見外公在書房叫我。一進門，外公根本沒問我發生了什麼，但從外公給我的談話中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外公已經預知了，他都知道我為什麼在

煩惱和鬱悶，老人家真的有他心通！

老人那天對我的開示，就完全圍繞著我的癥結所在而展開。我記得外公那天對我開示了很多，從人必須要經得住挫折、受得了委屈，談到文革時外公所受的遭遇；從肯定我學業上的翻身仗（由劣等生到優等生的轉變），到應該要追求人生中更高的境界；評價一個人，不是就看考試的分數，要看的是「德、才、學、識、量」這五個方面的造詣如何。「德」，指的是品德、德行。「才」，是才華與才幹，工作能力、領導能力。「學」，做學問的能力、科研攻關的能力。「識」，就是常說的「遠見卓識，慧眼識人」的這個「識」；見地如何、看人準不準，都是在這個裡面。「量」，指的是一個人的心胸氣量，俗話說的宰相肚裡能撐船哪！

三、外公的開導，如甘露灌頂

從外公對我春風化雨般的教誨中，從外公那直指心靈深處的開示中，從外公那特有的爽朗笑聲中，（世間難有，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第二個人有外公那樣的爽朗笑聲），我原來所有的煩惱和負能量，都跑得無影無蹤。多少年來，如果遇到有什麼難過的坎，不順心的事，就特別想向外公傾訴，只要聽完外公的開導後，立刻神清氣爽，元氣滿滿，充滿正能量！外公的開導，常令聞者的內心一掃陰霾，撥雲見日。

不僅是我，外公周圍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。記得當年孫老居士（我叫孫奶奶）經常來見外公，來的時候，多數是黑著臉，氣哼哼的，帶著一股怨氣，她那是在家裡被兒媳婦給氣的。經過外公的一

番開導，她往回走的時候，就能心平氣和，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。92年外公走後，孫奶奶跟我說：「黃老走了，自己的人生導師走了，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？」沒過多久，孫奶奶就非常安詳地往生了。她最後的時光，我們就在她旁邊助念。孫奶奶走之前沒有任何疾病，囑咐身邊的兒子說：「不用給我做飯了，我不需要了。我走的時候，請黃老的家人給我助念。」孫老居士，真修行！真灑脫！真了不起！

2003年，我經歷了人生三件不幸的事：媽媽癌症住院；妻子跟我鬧離婚；我的所有積蓄被盜賊洗劫一空。在這人生最艱難的時刻，外公托夢給我老父親，讓他勸我要堅強，要能經受住考驗，發生的這些事，若跟生死大事來比，都是小事。聽到這些，我的淚水立刻奪眶而出！我感受到了，外公並沒有走，他就在我身邊，在

看著我，在關心著我，在加持著我！

四、大德住世，教化一方、造福一方

一位大德的住世，總能感染教化一方、造福一方。我們院子裡胡同裡的鄰居，什麼樣的人都有，什麼樣的種性根器的人都有，但甬管信不信佛，只要提起外公來，就沒有一個不打工心裡佩服的，都說老人好像自帶光環，把我們都感化攝受了。

說到老人放光，不禁想起一件事。那是在小廣（我姨的閨女）剛上小學的時候，一日下午放學，小廣非要擠在外公的書房（是個玻璃房，實際上就是把外公房間的屋簷用玻璃圈起來，搭成的長不過4米、寬不過1米的簡易房）裡寫作業，所以外公就沒地寫書了，就坐在書桌旁邊的藤椅上念咒，院子裡很靜。小廣寫著寫著作

業，突然一抬頭，發現外公全身放光，她開始還以為是幻覺，揉揉眼再看，外公完全是由光組成的，換一個角度再看，依然清清楚楚。

通願老法師當年帶著弟子來見外公，兩位大德一見如故，交談甚歡。從黃府出來，走在歸途的路上，通願老法師與弟子們講：幾次我夜觀天象應該有災，最後都沒有應驗，還在納悶，今天得見黃老，終於有答案了，不奇怪了，北京原來有這樣一位大德住世，他造福一方，他替眾生消了多大的共業和災難呀！

外公圓寂前半年，我在佛堂念佛時，都莫名的聽見有人在哭泣，很是清晰，但出來找聲音的源頭又找不到。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，直到外公去世。當時我覺得很奇怪，一直到事後才明白，原來外公很快將不再住世了，六道眾生有能預知的含靈，他們

提前預知到大德要走了，無法繼續加持超度他們了，所以哭泣。

五、天龍八部，護法護佑

說起天龍八部、眾多護法，有很多事例。記得我弟很小的時候，也就是剛剛會說話，晚上睡著半截覺，突然就跑到外公屋裡來，指著屋裡的屋頂跟大家說：「有龍，有老虎，獅子，在飛，在奔跑！」說完自己就又跑回屋睡覺去了。外公後來跟我們家人說：大家好好修，這個道場很難得，天龍八部、諸多護法都在守護。

記得有一年剛剛入冬，外公屋裡已經生起了爐火，但窗戶還沒有糊好，外公要和媽媽一起糊窗戶，因為窗戶很高，需要人站在桌子上來糊。媽媽本來要自己上去糊，可外公堅持要自己上去，讓媽媽在下面打下手。外公站在桌子上，把舊的卷窗去掉，打掃乾淨，

糊上新的窗紙，媽媽在下面裁紙，遞漿糊刷子……。幹了好一會兒才糊完，正準備下來的時候，外公突然腳一軟，整個身體瞬間傾倒，就要摔下來。媽媽見況急忙伸手去扶，打算把外公抱住，可是外公的身體多重呀，又是從高處摔下來，加上自上而下的衝擊力，以媽媽的力量，是根本托不住的。急得一閉眼，大喊：「啊！我撐不住了！」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媽媽突然感覺外公的身體變輕了，輕的就像一片樹葉一樣，再睜開眼，外公已經利利落落、順順當當的站在地上了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。再看眼前，一片狼藉，因外公的突然傾倒，一下子把桌子旁邊原先安好的煙囪給帶倒了，煙囪還和旁邊生著火的爐子連在一起，煙囪一倒，滾燙的爐子也隨著倒了，爐子裡面是燃著火的紅彤彤的蜂窩煤，撒了一地。媽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非常後怕，這要是剛才外公真的摔下來了，肯定是

摔在了爐子上，這樣連摔帶燙，後果不堪設想啊！事後媽媽覺得非常神奇，不可思議呀，問外公是怎麼回事？外公說，就在跌倒的那一瞬間，眼前出現了韋陀，他在空中托住了外公。

六、除障拔苦，悲憫眾生

廣東省一位大和尚座下的兩位弟子，一日專程從廣東到北京，當時神情慌張，臉色慘白來見外公，更準確的說是向外公求救。見到外公之後又連夜趕火車回廣東了，行色匆匆。我當時很納悶。92年，外公圓寂的消息傳出，二位比丘尼聞訊趕來，當我這次再見到她們時，驚訝地發現她們好像變了一個人，氣色紅潤，神態安詳。沒等我開口，她們就主動說起了事情的經過。原來她們在荒郊野外，不幸被外邪附體。晚上睡不著，白天精神不振，神情恍惚，

只要一念佛，身上的附體就讓她們頭疼欲裂。她們求師父，大和尚為她們寫了介紹信，讓她們來找外公，這樣她們才有了上一次來找外公求救的事。外公給她們慈悲開示，說即使頭再痛也要念，拼命念！據兩位比丘尼回憶，那次來見外公，還有一個插曲，說來也奇怪，那兩個附體本來跟她們是形影不離的，這次來見外公，當她們走到外公住所的胡同口時，兩個附體就不敢再跟了，而是在胡同口等著。等她們從裡面出來後，這兩個附體就再跟上。在回廣東的火車上，兩位比丘尼就遵照外公的囑咐，努力念佛。開始的時候也是跟以前一樣，一念佛就頭疼，而且越念越疼，但是想到外公的開示，就咬著牙，皺著眉，把這句佛號堅持了下去。沒多久，兩位比丘尼都看見外公在空中顯現，在向她們微笑。這時她們再念就感覺頭不那麼疼了，信心大受鼓舞，就這樣念了一路。到了廣東，就已

經感覺好多了，又堅持了一段時光，就完全好了。所以，就有了後來我見她們時的氣色紅潤，神態自若。聽聞外公走了，她們是專程趕來謝恩的。外公幫助過的人很多很多，這兩位比丘尼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個事例而已。

七、家風薰陶，人生追求

（外公樹立了我的三觀：人生觀、價值觀、世界觀）

在我的家風中，從來不會以進仕途做官為榮，也不會以經商成為百萬富翁為榮，而是以心地光明純正為榮，為見地的超凡脫俗而喝彩。我從小的記憶中，只有當寫出了有見地的文章，方可能得到老外公的表揚。記得有一次，我跟媽媽在院子裡有一番對話，當時媽媽教初三化學，面臨中考，各種壓力襲來，導致媽媽焦慮緊張，

好像時時刻刻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掐她的脖子一樣，讓她透不過氣來。我跟媽媽說：壓力都是自找的，只要您能看得開，沒有人能掐您的脖子！「我自無心于萬物，何患萬物常圍繞」。〔實際上，當時我只能意識到，但我也做不到。當了老師後，我更深切地體會到，媽媽確實不容易〕。當時外公在屋裡聽到了我們的對話，罕見地把我叫到屋中，給予表揚和肯定。

從我記事起，外公經常帶我去的公園，就是故宮，而且每次去故宮必看歷代名家書畫展，欣賞著在高山流水、世外桃源，隱士般的生活。慢慢的薰陶下，我也開始嚮往那樣的生活。「修清滌俗，安貧樂道」，植入心田，成為一生的座右銘。

八、黃老講法，具有非凡的感染力

說到「德、才、學、識、量」，外公是我所見到的，唯一的一位在這五個方面樣樣突出的大德！他老人家在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取得極高的成就。我曾見過自己水準挺高、修持也很好的大修行人，但講不出來。而外公是宗說俱通，修持成就極高，講法又能達到酣暢淋漓，出神入化的境界。聽外公講法，多少次令我毫毛豎立，熱血沸騰！尤其外公在家裡講法，可以大暢本懷，那直指心靈深處的感染力，多少次令座下的聽法者當眾大哭！我記得余家某叔曾多次當眾大哭；臺灣的一位蓮舍同修也曾當眾大哭；香港的蔣居士和女兒來向外公請教佛法，外公給她們講了四個小時，她們自始至終就哭了四個小時；美國的一位居士，也是這樣，還有很多很多……。

九、念公的氣度與胸襟

這麼多年來，我接觸到很多在講佛法的人。都是在講佛法，但很多聞者他們聞法後的反映是這樣的：「黃老講的法為什麼與眾不同？為什麼有這麼強的『磁場力』呢？」我覺得這不僅僅是一個口才的問題，那是老人「德和量」的感召力呀！記得文革時期，紅衛兵造反派來家裡抄家，打砸佛堂裡的佛像，把家裡所有的佛像全部抄走。家裡人氣的全身顫抖，而外公還竟然馬上為這批造反派修法回向，替他們懺罪！這是何等的心胸！何等的慈悲呀！

今天談了這麼多，實際上，外公最讓我感动的地方，還沒怎麼談呢，若有緣，將來會再單獨寫一篇文章。我在老人身邊24年，外公有太多的事蹟令我感動，因篇幅有限，暫時先寫到這裡吧。本

人水準有限，文筆拙劣，沒能寫出外公的神韻來，請讀者見諒！我覺得我就是黃老身邊的侍者，勤務兵，對於念公修持達到的極高境界，不敢妄加評論，（非得是開悟，明心見性這樣的大修行人，才可能知道外公的造詣有多高），但僅憑我對外公行持方面的初步瞭解，就足以令我頂禮膜拜了！他老人家對我的身教勝於言教，他老人家教導我們的，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。他就是我崇拜的偶像！我早在佛前發下誓願，願生生世世追隨黃老！

2020年外公忌辰
華真於北京黃老故居

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

【書籍】

- 淨土資糧附谷響集
- 心聲錄
-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
- 大乘無量壽經白話解
- 淨修捷要報恩談 校訂本
- 莖草集(一)—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
- 莖草集(二)——黃念祖居士漫談篇
- 莖草集(三)——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
- 莖草集(四)——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
-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 附抉擇見
- 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
- 黃念祖居士詩集
- 顯密圓通集
- 黃念祖居士親友往生實錄
- 黃念祖居士開示親聞記
- 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

【CD光碟】

- 無量壽經白話解（69片）
- 淨修捷要報恩談（6片）
- 從金剛經到無量壽經（6片）
- 般若為導淨土為歸（1片）
- 淨語三偈（1片）
- 介紹大經解（2片）
- 彌陀真實五願（1片）
- 往生正因（1片）
- 十念必生（1片）
- 首楞經觀音圓通章（2片）
- 淨宗心要（1片）
- 介紹角虎集（1片）
- 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（2片）
- 淨土資糧（6片）
- 無量壽經大意（12片）
- 華嚴念佛三昧論（7片）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

歡
迎
翻
印
功
德
無
量

法界諸含識	風雨常調順	現眷咸安樂	讀誦受持人	悉皆盡滅除	所有刀兵劫	增長諸福慧	願以此功德
同證無上道	人民悉康寧	先亡獲超昇	輾轉流通者	人各習禮讓	疾疫飢饉等	圓成勝善根	消除宿現業

免
費
贈
閱
嚴
禁
販
售



黃念祖居士

短篇開示集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印 贈 ■ 高雄淨宗學會

出版 設計 ■ 高雄淨宗學會 出版組

贈送處 ■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36號

電 話 ■ (07)521-9988

郵 撥 ■ 41635731

戶 名 ■ 高雄市淨宗學會

網 址 ■ www.khamtb.com



承印者 ■ 白石文化出版社 0917551061